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西班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著

血的婚礼

——加西亚·洛尔卡诗歌戏剧精选

赵振江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1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的婚礼：加西亚·洛尔卡诗歌戏剧精选/(西班牙)洛尔卡(Lorca,F.G.)著；赵振江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4.1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36-4

Ⅰ.血…

Ⅱ.①洛…②赵…

Ⅲ.①诗歌-西班牙-现代-选集②戏剧-西班牙-现代-选集

Ⅳ.I551.155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2.5印张　5插页　266千字

1994年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30

定价 7.15 元

序　言

他在自己的心里
带来中国海的一条鱼
——加西亚·洛尔卡

当赵振江教授建议我选这本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诗集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些诗篇，我几乎可以背诵。我少年时代的目光，曾沿着这些纯净的诗句攀上奇异的云朵，也曾坠入苦闷的深渊。然而这是诗人神秘的记忆在我生命中留下创伤的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出生在格拉纳达——加西亚·洛尔卡的格拉纳达，我父母当年常常在比斯纳尔的一个别墅消夏。这个村子正是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天凌晨，法西斯分子杀害诗人的地方。当时的比斯纳尔是一个沉浸在寂静中的穷山村，高压令人心惊胆战，因为从内战一开始，背叛共和国的势力就把村子的四周变成了杀人场。在那些年的夏天，时常会有轿车停在村中的广场上，车上的人向坐在酒馆门口的农民打听诗人埋葬在什么地方。谁也不做声。炎热的上午，在枝残叶破的树荫下，在抽泣的泉水边，恐怖的气氛更加紧张；在几个世纪以前阿拉伯人就给那清冷的泉水取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字：阿雅纳达玛尔——泪泉，真是名副其实。然而早在很久以前，诗人神秘的记忆就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创伤。

我母亲年轻时学过钢琴；她出生在格拉纳达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与另一个同样住在该市的罗萨莱斯家族保持着某种友谊，后者与诗人之死是密切相关的。在罗萨莱斯家的聚会中，我母亲经常演奏她喜欢的诸如贝多芬、肖邦、德彪西的作品。当时这个省城的下午是宁静的，但不久以后就变成了鲜血和死亡的风暴。我曾听母亲讲过这样的轶事：在一次聚会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在场，他也是钢琴家，于是他们便互相认识了，并且四手联奏了几首曲子。母亲是怀着骄傲和痛苦的心情讲述此事的。

母亲的一位弟弟是医生，他那时每天都到圣维森特果园去，为诗人的父亲——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舅父曾讲过他与费德里科的交谈，诗人是从马德里回来与家人一起度假的。据舅父讲，后来加西亚·洛尔卡被捕时，他曾与另外一些人去格拉纳达市政府为诗人斡旋。在同我舅父一起去的人中，就有罗萨莱斯弟兄中的一位。在军事叛乱时，他们都是长枪党的头目。诗人正是在罗萨莱斯家中被捕并被带到比斯纳尔惨遭杀害的。不幸的圆圈就这样形成了，它在我生命中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事出偶然吗？不：这是历史。

这个选集是严格遵循我个人的标准的。许多人肯定会认为我随心所欲。我不会后悔。因为这样的选法是为了避免连篇累牍的注释和说明。我唯一的想法是把加西亚·洛尔卡那些最使我着迷的诗篇，把他那些使我最受启迪的诗篇，把那些永不磨灭地铭刻在我的记忆和心灵中的诗篇，选入这个集子。我确信，这些诗句，无须评注，就是对诗人历史的最好见证和说明。以上是与我个人经历有关的一些闲话，然而也正是这个序言的意义所在。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集入选的诗篇，除《诗人在纽约》中的

作品选自欧蒂米奥·马丁的版本(阿列尔出版社，巴塞罗那)以外，其余皆选自马里奥·埃尔南德斯的版本(联盟出版社，马德里)。

读者先生，我认为，呈现在你面前的是当代诗歌百花园中一些最美丽的花朵。

哈维尔·埃赫亚

一九八九年四月于格拉纳达

加西亚·洛尔卡：一位“既古老又年轻”的诗人

这是西班牙现代著名作家加西亚·洛尔卡的诗歌、戏剧精选本。对中国读者来说，加西亚·洛尔卡的名字并不陌生。早在三十年代，以“雨巷诗人”闻名我国诗坛的戴望舒先生就翻译了他的作品；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洛尔迦诗抄》，在文学爱好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既然已经有了一个优秀的译本，为什么还要进行重复的劳动呢？在此有必要向读者交代几句。

一九八七年七月，我应邀赴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讲学，主要任务是协助该校修订《红楼梦》的西班牙文译本。工作之余，许多朋友——他们中有好几位是诗人——都建议我翻译一部加西亚·洛尔卡的选集，并叫我去找当地颇有名气的诗人哈维尔·埃赫亚，说他可以帮我编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集子。我和哈维尔一说，他果然欣然接受，并表示愿意写一篇简短的序言，而且答应将入选诗作全部打印出来。朋友们的鼓舞和帮助，使我有了信心，打算进行尝试性的翻译。一九八八年四月，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妹妹伊莎贝尔·加西亚·洛尔卡回到故乡格拉纳达，住在阿拉罕伯拉宫对面的维多利亚花园。这是一座阿拉伯式的庭院，古木参天，芳草遍地，四季有不谢之花，终年有长流之水，宛若人间仙境；人事代谢、斗转星移，这座美丽的花园成了格拉纳达大学接待访问学者和客座教授的地方。

在格拉纳达工作期间，我一直住在那里，因而有幸结识了这位慈眉善目、风度翩翩的长者。她是加西亚·洛尔卡基金会主席，非常关心其兄长的诗作在中国传播的情况，而且从哈维尔·埃赫亚先生那里知道了我正在翻译一个新的选本，这就更加使我感到，将这位伟大诗人的作品进一步介绍给中国读者，对一个西班牙语学者来说已不仅是一种责任，而且也是一种使命。

当然，最使我感到义不容辞的还是加西亚·洛尔卡本人。他的人格，他的文品，都促使我要把这个集子翻译出来。

加西亚·洛尔卡于一八九八年六月五日出生在格拉纳达的郊区小镇富恩特·瓦克罗斯。那是一个风光秀丽、景色迷人的地方。在我尚未动笔翻译这个集子之前，朋友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陪我去参观了诗人的家乡和故居。那里的山川原野、花草树木至今历历在目。诗人出生在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富裕农民家庭，从小就受到多方面的艺术熏陶。然而当时的西班牙却处于一个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的时代：封建势力的束缚，宗教阴影的笼罩，统治集团的腐败，不仅使其经济发展极其缓慢，而且导致了它在与美国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将海外的最后几块殖民地丧失殆尽。战争的失利使西班牙的知识界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一批不满现实、追求变革的文学青年通过各自不同的文学领域和艺术风格，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使他们恢复民族的自信心。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作家群体，在西班牙文学史上称之为“九八年一代”，又称为“半个黄金世纪”或“苦难的一代”。加西亚·洛尔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诞生的。这种家庭和时代的基因，在铸就加西亚·洛尔卡的人格和文品的过程中，无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加西亚·洛尔卡从小就表现出对文学艺术浓厚的兴趣和超

常的天赋。八岁时就能背唱一百多首民间歌谣。如果后来不致力于诗歌和戏剧创作，他或许会成为一个画家或音乐家，就像他的朋友达里和法里雅那样。他于一九一四年入格拉纳达大学攻读法律，后改学文学、绘画和音乐。一九一九年他去马德里大学求学时，在著名的"大学生公寓"结识了不少诗人和艺术家。此时加西亚·洛尔卡已经蜚声诗坛，经常在"公寓"和马德里各地即兴吟诵他的诗歌和戏剧作品。一九二九年为了克服感情危机并寻求新的创作源泉，他前往美国，对发生在那里的摧残人性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除美国之外，他还访问过古巴、阿根廷、乌拉圭等国。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他率领"茅屋"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为没有文化的工农大众演出西班牙优秀作家的古典剧目。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八月十九日夜里，法西斯分子残酷杀害了这位正处在创作巅峰状态的伟大作家。

在短短的十八年的文学生涯中，加西亚·洛尔卡创作了一部散文、七部诗集、十二个剧本和一个电影文学脚本。此外，还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创作了数以百计的素描，做了许多次学术讲座。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游记散文《印象与风光》(1918)；主要诗作有《诗篇》(1921)、《歌集》(1921—1924，1927年出版)、《最初的歌》(1922年创作，1936年出版)、《深歌集》(1924年创作，1931年出版)、《吉卜赛谣曲集》(1924—1927年创作，1928年出版)、《诗人在纽约》(1929—1930年创作，1940年出版)、《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的挽歌》(1935)、《十四行爱情诗集》(1936年创作，1984年出版)；主要剧作有《马里亚娜·皮内达》(1927)、《古怪的鞋匠老婆》(1930)、《血的婚礼》(1933)、《老处女罗茜达》(1935)、《叶尔玛》(1935)、《贝尔纳达·阿尔瓦的家》(1936)等。

作为诗人，加西亚·洛尔卡既古老又年轻，既深深地扎根于西班牙的文化传统，又不断地吸收“现时”的艺术营养。如果说他的《诗篇》和《歌集》是具有尝试性的作品，还具有现代主义和“九八年一代”诗歌的遗风，那么《深歌集》和《吉卜赛谣曲集》则充分体现了他在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风格。“深歌”是一种古老的吉卜赛人谣曲。至于它究竟是在西班牙土生土长的还是外来的，学者们还在争论。但它在西班牙南方广泛流行，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笔者本人在西班牙期间对此就深有体会。令人叫绝的是洛尔卡把这种深切感人的古老形式与紧贴现实的新奇意象结合起来，从而创作了既有传统风韵又有新生活力的作品。在《吉卜赛谣曲集》中，诗人进一步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其中的《梦游人谣》、《不贞之妇》、《西班牙宪警谣》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尤其是最后这首谣曲，对西班牙宪警惨无人道的形象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此外，洛尔卡还仿照阿拉伯民歌的形式，创作了许多短小精悍、轻快活泼的作品。洛尔卡在创作中，不仅从民间歌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而且借鉴了“黄金世纪”、“九八年一代”等西班牙的经典作品，同时也没有忽视当时风靡欧美文坛的先锋派技巧。因此，他的诗歌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神韵，因而使他成为西班牙“二七年一代”诗人中统领风骚的佼佼者。

加西亚·洛尔卡的创作生涯正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正是先锋派诗歌的黄金时代，然而他既不盲目追求，也不盲目排斥，而是将“传统”与“创新”结合起来。学传统而不复古，创新路又不趋时，所以他的作品既有人民性，又有神秘感，既易于传播，又耐人寻味，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洛尔卡对待传统与创新的态度从他写给希利亚·伊·埃斯卡兰特的信(1923)中可以一目了然：

昨天牧羊女阿玛丽斯①来拜访我，她来自我为其歌唱的十四行诗之夜，她老态龙钟，颤颤巍巍，头上戴着破布花朵的王冠。她来自对极端派的拜访；然而这些极端主义者，由于正和未来派的夏娃打得火热，对她自然不理不睬……可我却同情她！我对她细心照顾；给她一杯牛奶咖啡并答应让她在一首诗中复活。在这首诗中，她将带着满身的蝉翼和萤火虫，在水仙和清泉的田野上歌唱。

正当那些热衷于“纯粹诗歌”的极端主义者们津津乐道地礼赞都市生活的时候，加西亚 洛尔卡却在讴歌大自然并让阿玛丽斯在理想的巴罗克风格的田野上放声歌唱。然而作为诗坛巨擘，他从不拒绝接受新的技巧，《诗人在纽约》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正是这部诗集，使那些认为他只是个会写吉卜赛谣曲的“时髦诗人”的评论家们瞠目结舌。因为这部诗集在“现代”技巧方面，比任何一部同类型的诗集都毫不逊色，然而可贵的是诗人利用这种“超现实”的手法，无情地揭露了所谓美国文明的丑恶与残暴，抒发了自己心中难以名状的压抑、愤怒和痛楚。《诗人在纽约》与《吉卜赛谣曲集》风格迥然不同，内含又何其相似，同工异曲，相得益彰，都是加西亚·洛尔卡灵魂的诗的体现。正如另一位“二七年一代”诗人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②所说：“对我们这些爱他、与他朝夕相处的人来说，他总是同一个人，却又是变化着的人，就像变化着的大自然一样。”巴勃罗·聂鲁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这样描述这位伟大的西班牙诗人：“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在寂静中，无论在人群里还是在独处时，他都是美的多重体现。我从未见过谁有如此奇妙的双手，我从未有过如此快乐的兄弟。他欢笑、歌唱、演奏、跳跃、创新，光芒四射。”

① 罗马诗人维吉尔《牧歌》中的人物。

② 阿莱克桑德雷是一九七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一段话引自他的《回忆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

其实，以自由为天性，以诗歌为生命的加西亚·洛尔卡并非总是那么快乐，因为他在当时的社会，无论是在西班牙还是在美国，都感到各种各样的非正义的压力。一九三五年他在一次会见中说：

“有时，当看到世上所发生的事情时，我便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而写作？不过总要工作罢了。工作和帮助值得帮助的人。工作，尽管明知道是白费力气。把工作当成抗议的一种形式。因为一个人的动力就是每天一醒来就向着充满各种苦难和不公正的社会呐喊：我抗议！抗议！抗议！”

同年他曾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这个世界上，我一向并将永远站在穷苦人一边。永远站在一无所有的人一边、站在甚至连空洞无物的安宁也没有的人一边。”一九三六年四月，他又说：“饥饿消失的那一天，世界将会产生人类空前未有的精神大解放。”对他来说，文学、诗歌、音乐、艺术都是一种服务性的天职，而他所始终不渝地追求的正是人的自由、解放、幸福以及永恒的美与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分子对他的杀害绝非出于偶然，尽管“二七年一代”的另一位著名诗人阿尔维蒂认为是死神找错了人，加西亚·洛尔卡是替他而死的。

在介绍加西亚·洛尔卡的诗歌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忘记他于一九三四年创作的《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的挽歌》。它被誉为西班牙文学中最优秀的哀歌之一。诗中以叠句的形式一再重复斗牛士被顶死的时刻：“在下午五点钟”（在这一节的五十二行诗句中，重复达十三次之多），仿佛一个颤抖的声音在永不停息地回荡，从而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加西亚·洛尔卡的戏剧作品具有更鲜明的人民性和社会性，而且同样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产物。我的朋友埃赫亚本来只选编了洛尔卡的诗作，但考虑到他的剧作在西班牙文坛同

样占有重要地位，我便选译了三个剧本:《马里亚娜·皮内达》、《血的婚礼》和《叶尔玛》。

《马里亚娜·皮内达》并不是加西亚·洛尔卡最优秀的作品，然而却使他在剧坛第一次获得了成功。剧本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却又具有鲜明的浪漫色彩。我在格拉纳达工作时，西班牙正在转播同名的六集电视连续剧，女英雄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加上我时常从马里亚娜广场经过，皮内达的塑像至今屹立在那里，因此使我萌生了把这个剧本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念头。《血的婚礼》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是加西亚·洛尔卡具有代表性的剧作。剧本的情节非常简单，它取材于格拉纳达地方报纸上的一段新闻报道:在阿尔梅里亚的一个村庄里，当举行婚礼时，新娘被她原先的情人抢走……这则简短的新闻激起了诗人的创作灵感。

西班牙"九八年一代"作家乌纳穆诺曾把作家分为"卵生"和"胎生"两种类型。前者的创作过程是在主体之外完成的，而后者的创作过程是在主体之内完成的。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区别，加西亚·洛尔卡显然属于后者。《血的婚礼》从那则新闻报道开始，孕育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才在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来，可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血的婚礼》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在马德里贝娅特丽斯剧院首次公演，它奠定了加西亚·洛尔卡作为诗剧作家的地位。他那将诗歌和幻想融于戏剧中的艺术模式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在这部剧作中，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高雅与通俗得到了很好的结合。这也正是加西亚 洛尔卡的成功之所在。对此，只要把《血的婚礼》与《羊泉村》中的婚礼场面比较一下，只要把剧中大量的谣曲与安达卢西亚乡村流传至今的民歌比较一

下，就无须本人在这里浪费笔墨了。

《血的婚礼》中的形象和色彩也很有特点。在所有的人物中，虽然只有莱奥纳多有具体的名字，虽然有死神、月亮神这些具有神话色彩的艺术形象，然而读者和观众并不会因此而怀疑悲剧故事的“现实性”。这难道不正是该剧艺术魅力的充分体现吗？当然，作者所以作这样的安排，是与他的创作意图分不开的：他要表现的正是大自然的难以驾驭的意志和人类的难以克服的本性，而种种传统礼教、世俗偏见和民间陋习却又压抑着人们去与它们做违心的对抗，这自然也就只能产生悲剧的结局。在洛尔卡的三部悲剧中，《血的婚礼》中的色彩是最丰富的，红色无疑是它的底色，它象征着鲜血和火一样的激情。

《叶尔玛》是加西亚·洛尔卡的另一部农村题材的悲剧。悲剧的情节虽然与《血的婚礼》不同，但它们的本质却是相通的。在此已无须赘述。

最后，我愿再一次感谢我的朋友哈维尔·埃赫亚、伊莎贝尔·加西亚·洛尔卡，感谢西班牙文化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期待着读者和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赵 振 江

1992,11,27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目　录

《吉卜赛谣曲集》

《深歌集》

组　歌

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的挽歌

《塔马里特短歌集》

十四行诗

《诗人在纽约》

《诗　　　篇》

(1918—1920)

风　标

南方的风。
黝黑、滚烫，
吹拂我的肌体，
给我带来
炯炯目光的种子，
饱含着桔花的芳香。

你染红了月亮
使被俘的白杨
抽泣，但是你来得
太迟了！
我已将我的传奇之夜卷起
放在书架上！

竟没有一丝风，
莫对我无动于衷！
心灵啊，转动，
转动吧，心灵。

北方的风。
雪白的熊！

吹拂我的肌体
闪着北极的黎明
身披鬼首的斗篷
向但丁的呐喊
投诚。
啊，你使星星纯净！
然而你来得太迟了！
我的柜橱长满了苔藓
而且钥匙已经失踪。

竟没有一丝风
莫对我无动于衷！
心灵啊，转动！
转动吧，心灵！

微风，矮小的精灵
和不知来自何处的风，
花瓣呈金字塔形
玫瑰的蚊蝇，
在粗大树木之间
自立的信风，
暴风雨中的笛声，
请你们放开我！
我的记忆
带着严酷的锁链
而鸟儿已被俘获——
它正描绘着暮色

用抖颤的啼鸣。

世人皆知
往事难再生，
清风中
抱怨又有何用。
对吗？山杨，清风的导师？
抱怨又有何用！

竟没有一丝风，
莫对我无动于衷！
心灵啊，转动，
转动吧，心灵。

1920年7月
富恩特·瓦克罗斯①

---

① 诗人家乡，在格拉纳达市郊。

北　斗　星[1]

看见这辆车
既没有马
又没有车夫
多么令人痛苦。

看到你
在天上梦想
有一条金路
和几匹北极的马
会引起一缕忧伤。

啊，天上的车
在黑色上闪烁，
当下雨的时刻
你的灯盏被锈遮住
那时你在做什么？
难道你从未想过
到车棚里去躲一躲？

① 北斗星系指大熊星座，我们说它像一把勺子，加西亚·洛尔卡把它比作一辆车。

某一天晚上，我会
将两头大白牛套上你的车。

（选自《阴影》）

魂　影

我灵魂的影子
沿着字母表的黄昏
逃遁，语言
和书本的迷雾沉沉。

我灵魂的阴影！

我抵达这样的境界
那里中断了怀念之情，
哭泣的泪滴，心灵的结晶，
它在变换自己的面容。

我灵魂的阴影！

痛苦的棉团
消耗殆尽
但理智尚在
精华犹存：
它属于我昔日中午的双唇
和眼神。

朦胧繁星
纷乱的迷宫
使我几乎枯萎的思绪
纠缠不清。

我灵魂的阴影！

一种幻觉
榨取我的眼睛。
我看见了那个字眼：
崩溃的爱情。

夜莺啊！
夜莺！
你还在啼鸣？

1919年12月于马德里

梦

我的心栖息在寒冷的泉边。

(忘却的蜘蛛啊
使冷泉布满丝线。)

泉水的歌声注入我的心田。

(忘却的蜘蛛啊
使冷泉布满丝线。)

我清醒的心灵在倾吐爱情。

(寂静的蜘蛛啊
用玄妙将它遮笼。)

泉水在迷惘地聆听。

(寂静的蜘蛛啊
用玄妙将它遮笼。)

我的心倾泻在寒冷的泉水上。

(远方洁白的手啊，
别让泉水流淌。)

泉水已将我的心儿带走并快乐地歌唱。

(远方洁白的手啊，
水上空空荡荡！)

于1919年5月

老 蜥 蜴

（1920年7月于苏海拉谷地）

在酷热的小路上
我碰到好心的蜥蜴——
鳄鱼的泪滴
深思熟虑。
身穿魔鬼教士
绿色的长衣，
道貌岸然，
衣领儿熨得整齐，
俨然是一位年长的教授
心中充满悲戚。
一双憔悴的眼睛
在暮色中
沉迷，
像一位艺术家
平生怀才不遇。

朋友，这是您
傍晚的散步吗？
蜥蜴先生，
您拄着手杖

老态龙钟，
村里的顽童
会叫您吃惊。
视力微弱的哲学家，
您在路上寻找什么，
是不是八月的傍晚
那捉摸不定的魔影
打碎了地平线的造型？

是向垂死的天空
乞求蓝色的施舍
还是乞求一厘米星星？
或者在探讨拉马丁
要么是喜欢聆听
鸟儿悦耳的啼鸣？

（请看那夕阳，
你的眼睛在闪亮，
啊，青蛙之龙！
具有人类之光。
思维的小舟
没有船桨
在你烧糊的虹膜上
渡过黑水茫茫。）

或许您在寻找
美丽的蜥蜴娇娘，

她浑身碧绿
宛如五月的麦苗，
又像睡泉的秀发一样，
她是不是将您藐视
离开了您的田庄？
啊，在清新的三棱草上
甜蜜的恋歌已经解体！
但是活着简直是见鬼！
您对我多么和气。
“我反对毒蛇”的信条
在大主教肥厚的下巴上
赢得了胜利。

太阳
已经溶解在山巅，
羊群
使道路乱成一片。
是该走的时候了，
请您离开那狭窄的小路
别再深思熟虑，
当观察过星星
当蠕虫蚕食您的肌体
您会有处可去。

请您回家去吧
在那蟋蟀村庄的下边！
蜥蜴先生啊，

朋友，晚安！

田野已经没有人影，
群山已经没有声息，
道路上一片寂静。
只有从杨树林的叶丛中
不时传来
一只杜鹃的啼鸣。

#《歌　　集》

(1921—1924)

天　平

夜总是那么平静。
昼来去匆匆。

夜高深并已死亡。
昼有一只翅膀。

夜下面是明镜
而昼上面是风。

狩 猎 者

高高的松林！
四只鸽子在飞翔。

四只鸽子
飞来飞往。
带着四个影子
俱已受伤。

矮矮的松林！
四只鸽子落在地上。

砍伐三棵树

——致埃尔内斯托·阿尔弗特尔

三棵。
（白昼带着它的斧头来到世上。）

两棵。
（拖地的翅膀闪着银光。）

一棵。

一棵没剩。
（只有赤裸裸的水塘。）

欧洲的中国歌谣

——致我的养女伊莎贝尔·克拉拉

小小的姑娘
走在桥面上
手中拿着折扇
河水多么清凉。

诸位先生
华服盛装
桥上无栏杆
他们在张望。

小小的姑娘
穿着花边裙
手中拿折扇
意在找夫君。

那些先生们
都已结过婚
金发苗条女
洁白的语音。

蟋蟀叫叽叽
声音来自西。

小小的姑娘
足踏绿草地。

蟋蟀叫声声
藏在花丛中。

(那些先生们
都向北方行。)

致演奏六音阶钢琴的小姐

黛莱西塔·纪廉

雄蜥蜴和雌蜥蜴
双双在哭泣。

蜥蜴先生和夫人
身穿白围裙。

他们两个粗心大意
不知把订婚戒指丢在哪里。

啊，他们那铅的戒指
啊，他们的戒指镀着铅皮！

辽阔的天空，没有人影
让鸟儿骑在它的穹隆。

天上的太阳，圆形的长官，
身上穿着缎子的坎肩。

你们请看那一对蜥蜴，
老态龙钟，上了年纪！

他们哭啊，哭啊，不停地哭泣，
多么伤心啊，泪下如雨！

骑 手 之 歌

(1860)

在强盗
黑色的月亮上
马刺在歌唱。

黑色的马儿啊
将死去的骑手带向何方？

强盗不会动
马刺多坚强
他已经不能牵动马缰。

寒冷的马儿啊
利刃的花朵多么芬芳！

在黑色的月亮上
莫莱纳的山梁
鲜血在流淌。

黑色的马儿啊
将死去的骑手带向何方？

夜晚
将星光
刺在它黑色的两肋上。

寒冷的马儿啊
利刃的花朵多么芬芳！

篝火的角
和一声叫嚷
在黑色的月亮上！

黑色的马儿啊
将死去的强盗带向何方？

我的女孩儿到海上

我的女孩儿到海上
去数石子和波浪
但是很快却到达
塞维利亚河岸旁。

在夹竹桃和钟之间
荡漾着五条船
水上在划桨
风中在扬帆。

塔楼将塞维利亚装潢
谁在楼中眺望？
五个声音在回答
宛如戒指圆润响亮。

威武、潇洒的苍穹
跨在河岸上。
在玫瑰色的空中
五枚戒指在摇晃。

骑手之歌

科尔多瓦
遥远，孤单。

马儿黑黑，月儿圆圆，
我的褡裢装着橄榄。
尽管我熟悉路径
科尔多瓦，却到不了你身边。

沿着平原，驾着长风
马儿黑黑，月儿红红。
死神在向我张望
从科尔多瓦的塔顶。

啊，路途多么遥远！
啊，马儿多么剽悍！
啊，死神将我等待
在到达科尔多瓦之前。

科尔多瓦
遥远，孤单。

真　　实

啊，要表现出多么爱你
对我是多么吃力！

为了你的爱情
空气、心灵和礼帽
统统都是苦痛。

是谁为我
买下这宝石的指环，
还有织手帕
用的悲伤的白线？

啊，要表现出多么爱你
对我是多么吃力！

魏尔兰[1]

我永远不会
吟咏的歌
已经在我的双唇
入梦。
这首歌
我永远不会吟诵。

在金银花上
有一只萤火虫
月亮用一线光芒
将水面刺伤。

那时在梦中获得
我永远不会
吟咏的歌。

那是充满远方的沟壑
和双唇的歌。

---

① 魏尔兰(1844—1896)，法国诗人，其作品对象征主义以及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人有较大影响。

那是充满在黑暗中
失去的时光的歌。

那是在永恒的白昼
生气勃勃的星星的歌。

对一位姑娘的耳语

我本来不想。
什么也不想对你讲。

在你的眼中
我曾见两棵疯狂的小树。
那是清风、黄金、笑声。

它们在摆动。

我本来不想。
什么也不想对你讲。

小 夜 曲

（为纪念洛佩·德·维加而作）

在河的两旁
黑夜水汪汪
在萝丽塔的胸脯上
花枝为爱情而枯黄。

花枝为爱情而枯黄。

在三月的桥上
赤裸的夜在歌唱。
萝丽塔在沐浴
用盐水和夜来香。

花枝为爱情而枯黄。

茴香和白银的夜晚
在屋顶上闪光
小溪和明镜是白银。
你白皙的大腿是茴香。

花枝为爱情而枯黄。

哑　童

孩子将他的声音寻觅。
(它在蟋蟀之王的手里。)
孩子在一滴水里
将他的声音寻觅。

我喜欢这声音并非为了开口
我在用它做一枚戒指
让它将我的沉默
戴在他小小的指头。

孩子在一滴水里
将他的声音寻觅。
(那被俘的声音，在远方
身穿蟋蟀的衣裳。)

自　尽

（或许由于你不懂几何学）

小伙子将自己遗忘
那是十点钟的早上。

他的心渐渐充满
抹布似的花朵和折断的翅膀。

他感到自己的嘴上
只剩下一句话未讲。

当他摘下手套
从手上落下柔软的灰烬。

从阳台上看见一座塔楼
他感到阳台和塔楼就是自身。

他无疑看到棺材中的手表
在怎样将自己观瞧。

他看到自己的影子舒展安详
在洁白丝绸的长沙发上。

僵硬的、几何形的青年
用斧头将镜子打烂。

当打烂它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阴影
充斥了虚无缥缈的房间。

在中学和大学

第一次相遇
我不认识你。
第二次相遇
对你已熟悉。

空气是否对你说
请你告诉我。
寒冷的早上
我多么惆怅
事后我真想
痛快地笑一场。
我对你陌生
你却熟悉我。
我已熟悉你
你却对我陌生。
现在你我之间
时间无动于衷
一个月宛如一座
灰色的屏风。
第一次相遇
我不认识你。

第二次相遇
对你已熟悉。

塑像的渴望

传闻。
尽管只剩下传闻。

芬芳。
尽管只剩下芬芳。

但是请从我的身体
抹掉昔日的色彩和记忆。

悲痛。
面对魔幻和活生生的悲痛。
战斗。
在真正和肮脏的战斗中。

但是请让那永久地
包围着我家的看不见的人群离去！

《吉卜赛谣曲集》

（1924—1927）

梦游人谣

——致葛罗丽亚·吉内尔与
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①

绿色，我多么喜欢的绿色。
绿色的风。绿色的树枝。
船在海上行驶
马在山中奔驰。
她在栏杆旁入梦
腰肢笼罩着阴影。
绿色的肌肤，绿色的头发，
凉丝丝白银般的眼睛。
绿色，我多么喜欢的绿色。
在吉卜赛人的月光下，
她看不到万物
而万物都在看她。

绿色，我多么喜欢的绿色。
冰霜结成的硕大的星星
与那黑暗的鱼儿一起到来

---

① 这一对夫妇是洛尔卡家的好友。他们的女儿拉乌拉是费德里科的朋友，后与其兄弗朗西斯科结婚。

那鱼儿在将黎明的道路开通。
无花果用枝条的砂纸
磨砺着黎明的风，
而山头，那偷窃成性的公猫
竖起它尖利的龙舌兰的丝绳。
但是谁会到来？来自何方？……
她依然在栏杆旁，
绿色的肌肤，绿色的头发，
沉浸在苦涩海洋的梦乡。

“老兄，我愿用自己的马
将您的住房交换，
我愿换您的镜子，用我的马鞍，
我愿用自己的刀换您的绒毯。
老兄，我来自‘山羊’码头①
浑身血迹斑斑。”

“小伙子，如果我力所能及，
早做这笔交易。
然而我已不再是我，
住房也不再是我的住房。”

“老兄，我只愿体面地
死在自己的床上。

---

① 该地区位于科尔多瓦与格拉纳达之间，在上个世纪，是“强盗”出没的地方。

如果可能，用荷兰麻布的床单
用钢做的床。
您没见我的伤口
从喉咙直到胸膛？"

"在你洁白的衣襟上
三百朵黑色的玫瑰在开放。
在你的腰带周围
鲜血在发腥、流淌。
然而我已不再是我
住房也不再是我的住房。"

"请你们至少让我
爬到那高高的栏杆上，
让我上去，让我上到
那绿色的栏杆旁。
水在那些
月亮的栏杆上荡漾。"

两位干兄弟
向高高的栏杆登攀。
留下泪痕点点，
留下血迹斑斑。
在瓦房的屋顶上
铁的灯盏在摇晃。
千百个玻璃手鼓
在将黎明刺伤。

绿色，我多么喜欢的绿色。
绿色的风，绿色的树枝。
两位干兄弟登上了高高的栏杆。
长风将胆汁、薄荷
和芳草的怪味留在了嘴边。

老兄，她在哪里？
你痛苦的女儿在哪里？
请对我明言。
她等了你多少次！
等了你多少时间！
乌黑的头发，鲜艳的俏脸，
在这绿色的栏杆！

吉卜赛姑娘
在水面上摇荡。
绿色的肌肤，绿色的头发，
眼睛里闪着凉丝丝的银光。
月亮的冰柱
将她撑在水上。
黑夜变得亲密
像一座小广场。
醉醺醺的宪警们
敲得门儿乱响。
绿色，我多么喜欢的绿色。
绿色的风，绿色的树枝。

船在海上行驶。
马在山中奔驰。

不 贞 之 妇

——致莉迪娅·卡伯雷拉和她的黑人小姑娘①

我将她带到河旁
自以为是个姑娘
谁知她早已拜堂。

几乎是为了履行诺言
那是在圣地亚哥节日②的晚上。
路灯已经熄灭
蟋蟀开始歌唱。
在最偏僻的角落
我抚摩她熟睡的乳房。
它们顿时为我开放
宛似风信子的花儿一样。
她浆洗过的衬裙
在我的耳边作响，
好像十把刀子
划在丝绸上。

---

① 前者是一位古巴民间艺术家，加西亚·洛尔卡在《吉卜赛人谣曲集》出版之前结识的朋友；后者是卡伯雷拉家中的侍女，会作诗，本诗作者对她颇有好感。

② 圣地亚哥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其节日在七月二十五日。

树冠失去了银光
却好像往高里增长，
离河岸很远的地方
无数的狗儿不停地汪汪。

走过灯心草和荆棘，
走过黑莓丛丛，
我在她发髻下面
压出了一个泥坑。
我解下领带。
她脱掉衣裙。
我解下带枪的皮带。
她脱掉四层紧身的背心。
无论常青藤还是晚香玉
都没有她那么细嫩，
就连月光下的水晶
也没有她那么光润。
像两条受惊的鱼儿，
她的大腿不停地闪动，
一半充满火星，
一半充满寒冷。
那一夜我跑过了
世上最好的路程，
骑着螺钿的小母马
不用镫也不用缰绳。
作为男子汉，我不愿说出
她对我讲的事情。

理智的光辉教我
做人应该谦恭。
亲吻和泥沙将她弄脏
我带她离开了河旁。
百合花的剑柄
正在随风摇荡。

我的表现一如既往，
像真正的吉卜赛儿郎。
送她一个大针线包
缎面像麦草儿一样。
但不愿与她相爱
因为她早已拜堂。
当我把她带到河旁，
却告诉我是个姑娘。

绰号坎坡里奥的
小安东尼奥[1]之死

——致何塞·安东尼奥·卢比奥·萨克里斯坦②

死的声音回响
在瓜达吉维河旁。
这古老的声音笼罩着
雄性石竹的叫嚷。
他咬住他们的靴子
宛似野猪一样。
像涂了肥皂的海豚
在搏斗中跳荡，
对手的鲜血
洗涤了殷红的领带，
但他也四次
被匕首刺伤。
当天上的星星
将银针刺在灰色的水面，
当幼小的公牛
梦见紫罗兰的躲闪③

① 小安东尼奥是格拉纳达的一个吉卜赛人，一天夜里从马上摔下，被随身携带的利刃刺死，即《吃惊》一诗中所提的死者。在本诗中他显然已经包含作者虚构的成分。

② 加西亚·洛尔卡的朋友，曾与他住在同一宿舍。

③ 原诗中的词意是一种斗牛的动作。

死的声音回响
在瓜达吉维河旁。

安东尼奥·托雷斯·埃雷迪亚，
鬈毛坚硬的坎坡里奥
绿色月亮的黑汉
雄性石竹的呐喊：
是谁让你命丧黄泉
在瓜达吉维河畔？
我的四个埃雷迪亚家的表兄弟
贝纳梅希村的子弟。
同样的事物，对别人不会
对我却会妒忌：
蓝色的鞋，
象牙的宝盒
和这用橄榄与茉莉
美化的面皮。
人称坎坡里奥的小安东尼奥，
当之无愧啊，
哪怕和一位皇后结为夫妻！
请你把圣母牢记
因为你要死去。
啊，费德里科·加西亚
请把宪警叫来！
我的身躯，如同玉米杆儿
已经解体。

三次血淋淋的打击
使他侧身死去。
就像一枚永远不会
再出现的有生命的钱币。
一个英俊的天使
将他的头颅放在软垫上。
另一些满脸倦容和羞愧的天使
将一盏灯点亮。
当四个表兄弟
抵达贝纳梅希
死神在瓜达吉维河畔
已经销声匿迹。

西班牙宪警谣

——致诗神总领事——胡安·諾雷罗①

黑色的马。
黑色的铁蹄。
斗篷上闪着
墨汁和蜡油的痕迹。
铅水铸成的头颅
从来不会哭泣。
他们从公路上来临
带着漆黑的灵魂。
夜间出动，驼背躬身。
哪里有活跃的气氛
他们就到那里布下
细沙般的恐惧，
黑色橡胶的沉闷。
他们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头脑中藏着手枪的天体
风云莫测，扑朔迷离。

① 此人是穆尔西亚市"诗歌与散文"的出版者。洛尔卡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给他的信中亦称他为"诗神总领事"。

啊，吉卜赛人的城市！
街头彩旗飘飘。
月亮和南瓜
还有罐装的樱桃。
啊，吉卜赛人的城市！
谁能不记在心头？
痛苦和麝香的城市
还有桂皮的塔楼。

当夜幕降临
黑夜，黑夜沉沉，
吉卜赛人在炉中
煅造箭和太阳。
一匹身负重伤的马
呼唤各家的门。
边境的雪利酒城①
玻璃的雄鸡在啼鸣。
赤裸的风
在吓人的街头转身，
沉沉夜，沉沉黑夜，
夜沉沉，黑夜沉沉。

圣母与圣何塞②
丢失了他们的响板，

---

① 位于加的斯市附近，以产雪利酒而闻名。

② 圣何塞即圣约瑟，这表明是在吉卜赛人的圣诞节。

去问吉卜赛人
看能不能找见。
圣母来的时候身穿
巧克力纸
做成的市长太太的衣衫，
脖子上戴着杏子串成的项链。
圣何塞的双臂
在丝绸的斗篷下动弹。
佩德罗·多梅克①跟着他们，
三位波斯王紧随后边。
半圆形的月亮，在梦想
白鹳的快乐陶然，
旗帜和灯盏
在屋顶上迷漫。
在许多镜子上面
失去胯骨的舞女们
泣啼涟涟。
在雪利酒城，
黑暗与水，水与黑暗。

啊，吉卜赛人的城市！
街头彩旗飘扬。
“有功之臣”②来了
快熄灭你绿色的灯光。

---

① 安达卢西亚地区有名的牧场主。

② 人们送给宪警的“雅号”。

啊，吉卜赛人的城市！
见了你谁会遗忘？
你们将她撇在大海的远方，
没有梳子将发绺梳妆。

奔向狂欢的城市
他们排成两行。
在蜡菊丛中
子弹盒窸窣作响
他们成两路前进，
夜色双倍地漆黑
天空来放马刺
他们为所欲为。

无所畏惧的城市，
打开所有的门廊。
四十个宪兵警察
一齐往里闯。
时钟停止了走动，
白兰地的酒瓶
为了不引起怀疑
装成十一月的面容。
一片嘈杂的喊声
在风标上飞行。
马刀劈着清风，
铁蹄也将它欺凌。
街上一片漆黑，

老妇们四处逃命。
熟睡的马匹牵在手里，
装钱的陶罐抱在怀中。
沿着街道的陡坡
漆黑的斗篷在冲锋，
他们在身后留下
剪刀飞快的旋风。

在伯利恒①的门厅
吉卜赛人在集中。
圣何塞遍体鳞伤
在装裹一位姑娘。
顽固、尖利的枪响
将整个黑夜震荡。
圣母用星星的唾液
为儿童医治创伤。
然而宪警队
边走边把火放，
青春和天真的想象
通通在那里烧光。
坎坡里奥家的萝莎
坐在门口呻吟，
被割下的乳房
放在托盘上。
其他姑娘在奔跑

① 《圣经》中耶稣的诞生地。

辫子在身后摇荡，
黑色火药的玫瑰
在空气中怒放。
当所有的屋顶
变成地上的田垄，
在岩石长长的侧影中
升起晃着肩膀的黎明。

啊，吉卜赛人的城市！
当烈火在你身边燃烧，
宪警们越走越远
沿着寂静的地道。

啊，吉卜赛人的城市！
见了你谁会忘记，
让他们在我的前额上寻找你。
月亮和黄沙的游戏。

多变的玫瑰

当她在清晨开放
红得像鲜血一样。
露珠不敢碰她
害怕被她烧伤。

当她在中午开放
硬得像珊瑚一样。
太阳靠近玻璃
为了看她闪光。

当鸟儿在枝头
开始啼鸣歌唱
当黄昏斜挂在
海面的香堇花上
她也变得鲜艳洁白
像盐的面庞
当夜色
将柔和的金角弹拨
当星星在运转，风儿
沿着黑暗的轨道吹过
她的枝叶便开始凋落

（选自剧本《老处女罗茜达》）

《深　歌　集》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①

他曾将自己神奇的想象
丢失在无垠的白色
雪花、晚香玉和盐矿。

如今白色走在
鸽子羽毛
织成的无声的地毯上。

它经受着一场梦
没有眼睛，没有动静。
但是内心却在颤动。

他曾将神奇的想象
留在无垠的白色上
那是多么纯洁的漫长的创伤！

在无垠的白色上。
雪花、晚香玉、盐场。

① 西班牙著名诗人(1881—1958)，一九五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三 水 谣①

——致萨尔瓦多·金特罗②

瓜达吉维河
穿过桔树林和橄榄园。
格拉纳达的两条河
从雪山到麦田。

啊，爱情啊
一去不复还！

瓜达吉维河
蓄着石榴般鲜红的长髯。
格拉纳达的两条河
一条泪汩汩，一条血斑斑。

啊，爱情啊，
随风到天边！

塞维利亚的水路

① 诗人在将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的地理风貌进行对比。瓜达吉维河流经塞维利亚市；达罗河与赫尼尔河流经格拉纳达市，但前者只是一条小溪，后者河床虽宽一些，眼下却已终年无水。

② 加西亚·洛尔卡的朋友，也是诗人。

帆船可航行
格拉纳达的水面
叹息是桨声。

啊，爱情啊，
一去不回程。

瓜达吉维河，高耸的塔楼
桔林的清风。
达罗与赫尼尔，小小的塔楼
池塘中葬生。

啊，爱情啊
随风去远行！

谁说河水只带走叫喊
愚蠢的火焰！

啊，爱情啊，
一去不复还！

安达卢西亚，将桔花和橄榄
送到你的海面。

啊，爱情啊，
随风到天边！

过　后

孩子们
注视着远方的一点。

熄灭灯光。
一群失明的姑娘
质问月亮
而哭泣
在空中盘旋而上

群山
注视着远方的一点。

路　　口[①]

东风；
路灯，
匕首
刺在心中。
街上
绷紧的弦
在颤动，
像一只
巨大的麻蝇。
我看见
到处
都有匕首
刺在心中。

① 这首诗最初发表时题为《街上》。

吃　惊

他死在街上
匕首刺在胸膛。
谁也不认识他。
路灯在摇晃！
娘啊娘，
小小的街灯
怎样在摇晃，
那时是黎明。他的双眼
瞪着严酷的天空，
眼中未出现任何人的身影。
谁也不认识他，
他死在街上
匕首刺在胸膛。

六弦琴

六弦琴
使梦
啼哭。
迷惘心灵的
哭泣
从圆形琴口
逃出。
像蜘蛛
为了捕捉叹息
编织一颗巨大的星
因为叹息声
就在黑色的琴箱上浮动。

记　住[1]

当我命丧黄泉
将我葬在沙滩下
放上我的吉它。

当我命丧黄泉
将我葬在桔林
与薄荷之间。

当我命丧黄泉
如果你们情愿
请将我埋在风标上边。

当我命丧黄泉！

---

① 原文是拉丁语。

科尔多瓦的市区

（夜曲）

将星星抵抗
在自己家中。
夜从天而降。
屋内一个死去的姑娘
将一朵粉红的玫瑰
在秀发上隐藏。
六只夜莺
为她哭泣
在栏杆上。

伴随打开的六弦琴
人们哀叹悲伤。

吉它之谜

——致雷吉诺·萨因斯·德·拉·玛萨①

在圆圆的十字街心
六位姑娘舞姿动人。
三个是肉色
三个是银身。
昔日的梦幻
将她们找寻，
可她们却拥抱着
金色的独眼巨神②。
吉它琴！

---

① 加西亚 洛尔卡的朋友，吉它演奏家。

② 希腊神话中的独眼神波吕摩斯。

油　灯

啊，油灯的火苗
多么庄重地思考！
像印度的托钵游僧
注视自己金色的心灵，
一边焚烧一边憧憬
没有风的天空。

白热的鹳雀
从自己的巢中
啄食沉沉的阴影，
颤抖着窥视
死去的吉卜赛儿童
圆圆的眼睛。

受刑的吉卜赛人之歌

二十四个耳光。
二十五个巴掌。
后来，我的母亲
将我放在夜晚的银纸上。

路上的宪警，
请给我几口水喝，
水啊，水啊，水啊，
鱼儿在游，船儿在过。

啊，宪警的司令
你在高高的客厅！
我哪有丝绸的手帕
将脸上的血痕擦净！

组　歌

(1921—1923)

门　廊

水
将它的银鼓
敲响。

树木
编织着风，
玫瑰
又给它添上了芬芳。

一只
巨大的蜘蛛
绣着星星
沐浴着月光。

眼　　睛

眼睛里开出
无止境的小路。
那阴影的
两个埋伏。
死神总是
来自隐蔽的场所
（像园丁
掐断泪水的花朵。）
瞳孔的视野
没有界限
我们在那里迷途
像林海上的小船。
人们
沿着彩虹铺设的大道
却走向
有去无回的城堡。
失去爱情的小伙子哟，
上帝使你摆脱了
红色常春藤的缠绕！
绣领带的小艾莱娜哟，
对游客小心为妙。

沉睡明镜的催眠曲

睡吧。
不要怕
游荡的目光。
快快入梦乡。

蝴蝶
语言
从锁孔
偷偷进来的光
都不会伤害你。
快快入梦乡。

明镜
你恰似
我的心灵，
你是一座花园
那里有等着我的爱情。

快睡吧，别担心，
但一定要醒来
当我的双唇
失去那最后的吻。

模　　糊

我的心灵
是你的心灵？
谁又能将我的思想反映？
谁赋予我
这没有根的激情？
我的衣服
又为何将颜色变更？

一切都处在十字路口！
你为什么会在泥坑
看到那么多星星？
兄弟，是你
还是我？
这是那个人的手吗，
如此冷冰冰？
我沐浴在黄昏里
而蚁群一样的人们
漫步在我心中。

室　内

我从自己的房间
倾听那喷泉。

葡萄藤的手指
和太阳的光芒
都指向我的心房。

驾着八月的风
白云飞向远方，
我梦见自己
没有在喷泉里
畅游梦乡。

国度

梦幻中的喷泉
无水
也无源！

人们用眼梢
互相看
从不面对面。

宛如
所有的理想
只能在死神
纯洁的空白上摇荡。

旁　白

夜的血
在喷泉
动脉里奔流。

啊，这颤抖
美不胜收！

我在想
那些敞开的窗
既没有钢琴
也没有姑娘。

一瞬间！
灰尘还在
蓝色上摇荡。

顷刻间
我若没记错
已过几万年！

花　园

四位骑士
手持水的宝剑
夜色漆黑一片。
四把宝剑
刺伤玫瑰的世界
也会刺伤你的心田
别降临花园！

色　　彩

巴黎的月亮
闪着紫光
在死亡的城市
却由紫变黄。

在所有的神话里
都有个绿色的月亮，
蜘蛛网
和破碎玻璃的月亮，
它在沙漠上，
深深地淌血浆。

然而白色的月亮
是真正的月亮
它只在村庄
宁静的墓地闪光。

七颗心的小伙子

我有七颗心。
但哪颗属于我
却无法找寻。

母亲，在高高的山顶
我碰见了风。
七位姑娘都有长长的手
把我带进她们的明镜。

我曾用七片花瓣的口
在世界上歌唱。
我那些苋菜的船只
无缆也无桨。

我曾将
异乡的风光游览。
喉咙周围的秘密渐渐公开
我却未能发现。

母亲，在高高的山顶
我碰上了风。

（我那回声上的心灵
在一颗星的册子中。）

我有
七颗心。
但哪颗属于我
却无法找寻！

告　别

我将告别
在十字路口。
我爱慕的人
曾赶来啼哭。
我将告别
在十字路口。
为了踏上
心灵的征途。
回首着往事
和倒霉的时候，
我将到达自己
白色歌声的
小小果园，并像
晨星一样颤抖。

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的挽歌

(1934)

* 加西亚·洛尔卡的好友，著名斗牛士，曾资助和保护西班牙"二七年一代"诗人。

献给我亲爱的朋友
恩卡尔纳雄·洛佩斯·胡尔维斯[1]

① 洛佩斯·胡尔维斯是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的情人。

一 抵伤与死神

下午五点钟。
刚好是下午五点钟。
下午五点钟
一个孩子带来了裹尸的白绫。
下午五点钟
一筒石灰已经备用。
下午五点钟
惟有死神在，其余万事空。

疾风卷走了棉絮
下午五点钟。
铁锈播下了镍和水晶
下午五点钟。
下午五点钟。
雕鸽与金钱豹抗衡
下午五点钟。
大腿被绝望的角刺中
下午五点钟。

六弦琴以大弦演奏
下午五点钟。

迷雾和毒药的钟声轰鸣
下午五点钟。
街头的人群沉默不语
下午五点钟。
孤独公牛的心口朝向天空
下午五点钟。
雪的汗水缓缓流到
下午五点钟。
斗牛场被碘酒遮得密不透风
下午五点钟。
死神在伤口上产卵
下午五点钟。
刚好是下午五点钟。
刚好是下午五点钟。

床榻变成带轮子的棺木
下午五点钟。
骨骼和笛子在他耳中奏鸣
下午五点钟。
公牛在他的前额吼叫
下午五点钟。
卧室化作挣扎的彩虹
下午五点钟。
恶疽从远方奔来
下午五点钟。
绿色的腹股沟开出喇叭形的百合
下午五点钟。

伤口像燃烧的烈日
下午五点钟。
刚好是下午五点钟。
啊，多么可怕的下午五点钟！
所有的时针都指在五点！
下午五点笼罩在阴影中！

二 流淌的血

我不想看那鲜血流淌！

请唤来月亮，
告诉她：我不想
看见伊格纳西奥的鲜血
流淌在黄沙上。

我不想看那鲜血流淌！

月亮门户开放，
浮云的骏马
和宛似梦幻的斗牛场
垂柳棵棵在头排座位上。

我不想看那鲜血流淌！

我的记忆在冒着火光。

请对开着白色小花的茉莉
将我的心思转告！
我不想看那鲜血流淌！

“旧世界”的奶牛
用痛苦的长舌
舐着血的嘴巴
这血
在黄沙地流淌
而吉桑多的公牛
几乎僵死，几乎像岩石一样，
它们似乎吼叫了两个世纪
已不愿将四蹄踏在地上。
不。
我不想看那鲜血流淌！

伊格纳西奥走上阶梯
将死神背在身上。
他在寻找黎明
而那并不是曙光。
寻觅自己固定的身影
梦却使他迷失方向，
他寻觅自己健美的体魄
却找到鲜血流淌。
别让我看到那鲜血！
我不愿感到那血流
越来越没有力量；

那照亮看台的血流
倾泻在渴望的人群
灯心绒和皮革的衣服上。
谁让我探头，谁向我叫嚷？
别让我看那鲜血流淌！

看到公牛的双角靠近
他没有将眼睛闭上，
但那些可怕的母亲
却抬头仰望上苍。
一阵隐隐的呼唤
越过一座座牧场
苍白如霜的牧工头领
向着天上的公牛叫嚷。

塞维利亚的王子
岂能与他相提并论
既没有他那样的宝剑
更没有他那样的赤心。
他神奇的力量
宛如一条雄狮的河流
他谨慎的举止
宛如一尊大理石的雕像。
安达卢西亚的罗马丰姿
使他的头颅闪着金光
他脸上的笑容
是一朵高雅与智慧的夜来香。

作为斗牛士，他多么伟大！
作为山民，他多么善良！
他对谷穗多么温柔！
他对马刺多么刚强！
他对露珠多么体贴！
在游艺会上闪烁光芒！
他多么威武啊，当他将黑暗
最后的带着小旗的扎枪刺在公牛的背上！

但他已经长眠。
青苔和绿草
用坚实的手指
使他头颅的花朵开放。
他的血液开始歌唱：
沿着僵硬的牛角流淌，
歌唱沼泽和牧场；
他的灵魂在迷雾中徘徊，
宛似一条黑暗、痛苦的长舌
和千百只牛蹄相撞，
为了在星星汇成的瓜达基维尔河旁
开出一座挣扎的水塘。
啊，西班牙白色的城墙！
啊，黑色的该死的牛！
啊，伊格纳西奥顽强的血！
啊，他的血管的夜莺！
不。
我不想看那鲜血流淌！

没有圣杯将它存放，
没有燕子将它品尝，
没有闪光的冰霜将它冷藏，
没有歌声和盛开的百合，
没有玻璃为它披上银装。
不。
我不想看那鲜血流淌！

三　眼前的躯体

岩石是一个前额，梦幻在那里呻吟
没有弯弯的流水也没有冰冻的松林
岩石是一个脊背：为了背走时间
还有眼泪的树木以及绸带和星辰。

我见过灰色的雨水向波涛流去
将千疮百孔的娇嫩的手臂举起
为了不被铺开的岩石捕获
它正伸展肢体而没有吸收血滴。

因为岩石将种子和乌云收藏
还有云雀的骨架和阴险的豺狼，
但却没有声音，没有结晶，没有火光
而只有斗牛场，斗牛场，无墙的斗牛场。

应运而生的伊格纳西奥已在岩石上。

他已经结束。出了什么事！请看他的形像：
死神给他涂上了苍白的硫磺
将黑暗的弥诺陶洛斯①的头颅给他安上。

他已经结束。雨水滴进他的口腔。
气息像发疯似的离开他深陷的胸膛
而眼泪似雪水一般的爱神
在牧场的顶峰心潮激荡。

他们在说什么？一阵难闻的寂静。
我们面前的躯体正在消溶，
那是一个清晰的形体，它曾有许多夜莺
而现在却充满了无底的空洞。

谁在将裹尸布揉弄？他说的不是真情！

这里没有歌唱，角落里也没有哭声
没有人使用马刺也没人将毒蛇惊动；
我在此只需要睁大的眼睛
好将那永不平静的躯体看清。

我在此想看到声音坚定的人们，
他们将烈马驯服，让河水顺从：
他们用充满岩石和阳光的口腔歌唱，
他们的骨架发出铮铮的响声。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牛头人身怪。

我想在此看到他们。在岩石面前。
在这躯体面前，他已将羁绊打破
我愿他们能告诉我
这位名将如何将束缚他的死神挣脱。

我愿他们教我一种哭泣，宛似一条江河
有着甜蜜的雾霭和高耸的河岸
好将伊格纳西奥的躯体带走并让它消失
再也听不到公牛双倍的气喘。
让他消失在月亮的圆形的广场
当她像伤心的少女却将静默的公牛妆扮，
让他消失在没有鱼儿歌唱的夜晚
消失在冻雾白色的灌木中间。
我不愿人们用方巾盖住他的脸
让他对身上的死神感到自然。
去吧，伊格纳西奥。别听那热烈的吼叫。
睡吧，飞翔，安息：连大海也会流入黄泉！

四　消逝的灵魂

公牛与无花果不认识你
还有你家的蚂蚁和马匹。
孩子和傍晚不认识你
因为你已永远地死去。

岩石的脊背不认识你
还有黑绸，尽管你在那里解体。
沉默的记忆已不认识你
因为你已永远地死去。

秋天带着海螺到来，
还有雾的葡萄和聚集的山峰，
但谁也不愿再看你的眼睛
因为你已经永远地丧生。

你已经永远地死亡
像地球上所有的死者一样，
像所有的死者，
在消沉的狗群中被人遗忘。

谁也不认识你。不。但我要为你歌唱。
为了未来我要歌唱你的高雅和你的形象。
歌唱你学识非凡的成熟，
歌唱你双唇的雅兴和对死的向往。
歌唱你勇敢的欢乐所具有的悲伤。

一个如此鲜明
如此富有传奇色彩的安达卢西亚人
如果可能，也要过很长的时间才会再次出生，
我用呻吟的语言歌唱他的丰采
并牢记那吹拂着橄榄树的悲风。

《塔马里特短歌集》*

(1940)

* 塔马里特是诗人家里一个果园的名字，这是一组以阿拉伯诗歌形式创作的短歌。

可怕情况之歌

我愿风儿失去山谷。
我愿流水失去河床。

我愿黑夜失去眼睛
我的心失去黄金花朵的芳香，

愿耕牛与硕大的叶子讲话
愿蚯蚓因阴暗而死亡，

愿骷髅的牙齿闪光
愿黄色泛滥在丝绸上。

我会看见痛苦、受伤的黑夜
蜷着身体与正午较量。

我忍受绿色有毒的黄昏
和一座座破旧的拱门——那里有受难的时光。

然而你不要炫耀纯洁的裸体
宛如一棵黑色仙人掌在灯心草上开放。

让我将黑暗的星球渴望
别让我将你鲜艳的腰肢观赏。

绝望爱情之歌

黑夜不肯垂下幕帐
使得你不能来
我不能往。

然而我将前往
冒着像蝎子一样蜇着双鬓的骄阳。

然而你会到来
哪怕舌头被含盐的雨水灼伤。

黑夜不肯垂下幕帐
使得你不能来
我不能往。

然而我将前往
将我残存的石竹向那些蟾蜍献上。

然而你会到来
沿着黑暗、污浊的地方。

黑夜和白昼都不肯赏光

为了让我为你而死
让你为我而亡。

死孩儿之歌

每天下午都有一个孩子
死去，在格拉纳达。
每天下午河水都坐下来
与它的朋友们谈话。

死者生着绿苔的翅膀。
乌云的风和纯净的风
是两只山鸡在塔楼之间飞翔
而白昼是一个受伤的儿郎。

空中没有云雀的踪影
当我在酒的洞穴中遇到你。
地上没有云彩的痕迹
当你在河水中淹溺。

一位水的巨人降落在山巅
山谷携带着狗群和百合花滚滚向前。
你的身体是一位寒冷的天使，
带着我双手紫色的影子死在岸边。

黑暗死神之歌

我愿进入苹果的梦乡，
远远离开坟墓的喧嚷。
我愿进入那儿童的梦乡
他要在远海刺伤自己的心房。

我不愿人们反复地对我讲
说什么死者不会失去血浆
腐烂的唇儿仍在将水渴望。
我不想知道青草散发的痛苦
和长着蛇嘴的月亮
黎明前在劳作奔忙。

我愿睡上片刻，
一小会儿，一分钟，一个世纪，
然而要让大家知道我仍是活着的生命，
我的双唇上有一个黄金的畜栏，
我是西风小小的朋友，
我是自己泪水的无垠的阴影。

请为我给黎明蒙上面纱
因为它会向我把蚂蚁抛撒，

并用凛冽的水将我的鞋子打湿
好让它那蝎子的双钳从上面滑下。

因为我想进入苹果的梦乡
学习哭泣——它为我洗掉泥浆，
因为我想和那黑暗的孩子一起生活
他要在远洋中刺伤自己的心房。

树枝之歌

在塔玛里特的树丛中间
铅灰的狗群在等待
树枝儿落下
并自己折断。

在塔玛里特的树上
一个苹果在哭泣。
一只夜莺将叹息收集
而一只山鸡却正驱使它们从尘埃中逃离。

然而树枝快乐、高兴，
然而树枝与我们相同。
它们不在思念雨水并已睡熟，
它们似乎顿时变成了树木。

两条山谷流水潺潺
坐在膝盖上等候秋天，
昏暗迈着大象的步伐
推动着树枝和树干。

在塔玛里特的树丛中间

有许多孩子，用面纱蒙着脸，
等候着我的枝条落下
等候着它们自己折断。

卧女小曲[1]

看见你的裸体就会想起大地，
光洁的大地，没有马匹，
没有灯心草的大地，纯净的形体，
封锁着前途：白银的天际。

看见你的裸体就会理解雨水的渴望：
它在寻觅面孔无垠的海洋
柔弱的腰身或激情
却没找到它面颊闪烁的光芒。

血液将在卧室中回响
并将带着宝剑到来，闪着寒光，
但是你却不会知道
蟾蜍的心或紫罗兰在何处躲藏。

你的腹部是根的纷争。
你的嘴唇是无边的黎明。
死者在呻吟，等候自己的时刻
身上是床榻温柔的玫瑰花丛。

---

① 原诗是一种阿拉伯诗体。

露天之梦小曲

茉莉的花朵和砍下头颅的公牛。
无垠的路面。地图。客厅。竖琴。清晨。
小姑娘梦见一头茉莉花的公牛
而公牛是一个吼叫、淌血的黄昏。

如果天空是一个男孩儿
茉莉就会有半个黑暗的夜晚
和蓝色竞技场上没有斗牛士的公牛
以及一颗心在立柱旁边。

然而茉莉是没有血液的水
天空是一头大象，
小姑娘是夜晚的花枝
在漆黑无垠的路面上开放。

在茉莉和公牛之间
或是熟睡的人们或是象牙的弯钩。
在茉莉上面是云彩和一只大象
而牛背上是小姑娘的骷髅。

难得之手小曲

我只要一只手，
一只受伤的手，假如可能，
我只要一只手，
就是过上一千个没有床的夜晚也行。

那将是一株苍白的石灰的百合，
那将是一只鸽子系在我的心上，
那将是我度过夜晚的卫士
绝对禁止闯入月亮。

我只要那样的手
作为日常的食油和垂危时洁白的床帐。
我只要那样的手
作为死亡的一只翅膀。

其它一切都正在过去。
已是无名的羞涩，永恒的星。
其它是另一回事：悲伤的风
当树叶纷纷飘零。

金色姑娘小曲

一

金色的姑娘
在水中沐浴
水也变得金黄。

水藻和树枝的影子
为她布下阴凉
夜莺为洁白的姑娘
婉转歌唱。

明亮的夜色降临
像劣质的白银一样朦胧
还有光秃秃的山岭
迎着浑浊的风。

湿漉漉的姑娘
在水中洁白漂亮
水也闪闪发光。

纯净的黎明降临
生着上百头奶牛的脸庞。
僵硬地将结冰的花环

裹在自己身上。

泪流满面的姑娘
沐浴着火光
夜莺在哭泣
带着烧焦的翅膀。

金色的姑娘
是一只洁白的鹭鸶
水使她变得金黄。

黑鸽小曲

——致克劳迪奥·纪廉

我看见两只黑鸽
落在桂树枝上，
一只是太阳一只是月亮。
“亲爱的邻居，”我对它们讲，
“我的坟墓在何方？”
月亮说：“在我的喉咙里。”
太阳说：“在我的尾巴上。”
当时我正在赶路
腰上带着泥土。
我看见两只雪白的鹰
和一个裸体的姑娘。
两只鹰一模一样，
可姑娘却哪一个也不像。
“亲爱的鹰啊，”我对它们讲，
“我的坟墓在何方？”
月亮说：“在我的喉咙里。”
太阳说：“在我的尾巴上。”
我看见两只黑鸽落在桂树枝上。
两只黑鸽一模一样
却又什么都不像。

十四行诗

（1924—1936）

悼何塞·德·希里亚·伊·埃斯卡兰特

谁能说曾见过你并在什么时候？
被照亮的黑暗令人痛心疾首！
钟表和风同时发出声响
当失去你的黎明升起在东方。

沾满灰尘的晚香玉错乱的神经
在你脆弱的头脑中肆意横行。
男子汉！激情！光的痛苦！记住。
归来啊，化作月亮和空空的心灵。

归来吧，化作月亮：我要用自己的手
向河上抛掷你的苹果
而红鱼和夏天使河水混浊。

而你，高高在上，碧绿而又寒冷，
忘掉我！忘掉这毫无意义的星球，
苦不堪言的焦孔多[①]，我的朋友。

---

① 焦孔多(1433—1515)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著名的建筑师。

诗人请求情侣给他写信

心灵之爱啊，活着的死神：
我徒劳地恭候你的回音，
看着凋零的花朵我在考虑
要失去你先要失去自身。

空气不会死亡。岩石没有感情
既不认识阴影也不追求光明。
内在的心灵啊，不需要月亮
将它那冰冷的蜜汁倾泻在其中。

我在撕裂血管，为你而悲伤，
老虎和鸽子在你的腰肢上——
利齿与芳香在进行殊死的较量。

请让我的疯狂充满语言
或者让我生活在夜的寂静
让黑暗永远笼罩我的心灵。

致飞翔的梅尔塞德斯

你在高高的岩石上
是一把冰冷、僵硬的提琴。
一个没有喉咙的黑暗的声音
既响彻四方又默默无闻。

你的思想是雪花片片
在洁白无垠的荣誉上滑翔
你的身影是永恒的烧伤
你的心灵像鸽子展开了翅膀。

请你在自由的天空歌唱
清晨芳香的乐章，
歌唱光的山岗和百合的疮伤。

我们将在这里，不分黑夜白天
在痛苦的街头
制造忧伤的花环。

不眠爱之夜

伴着圆圆的月亮，咱俩沿黑夜而上，
我哭泣悲伤，你笑脸飞扬。
你俨然像个上帝，我的哀怨
是被镣铐锁着的鸽子和时光。

咱俩沿黑夜而下。痛苦晶莹闪亮：
你在哭泣，徘徊在幽深的远方。
我的痛苦是一阵阵挣扎
在你沙子般绵软的心上。

曙光使我们在床上结合，
在两张嘴的下面
一股冰冷的血无休止地流淌。

阳光从关闭的阳台射入
而生命的珊瑚的花枝
在我装殓起来的心中开放。

甜蜜的怨言

我怕失去你雕像一般
美妙的眼神和你内心
孤独的玫瑰
在我的面颊上呼出的诗韵。

作为岸边没有枝条的树干
我感到心酸，又没有花朵、
汁液或粘土献给自己苦难的蠕虫
我尤其感到遗憾。

如果你是珍藏的宝贝
如果你是我的十字架和痛苦的深渊
如果我是你麾下的犬

请不要让我失去已经赢得的东西
请用我着迷的秋天的叶片
将你河中的流水装点。

爱情安睡在诗人的怀抱

你永远不会懂得我对你的爱恋
因为你安睡在我的怀抱里边。
我隐藏着你，泣啼涟涟
一个刺人肺腑的声音将我熬煎。

震撼肉体和星宿的形式
穿透了我痛苦的心房
含糊不清的话语
咬伤了你严酷灵魂的翅膀。

人群在花园里跳上跳下
等候着你的身体和
我在光的马匹与绿色鬃毛上的挣扎。

然而你仍在安睡，我的生命。
请听我破碎的血液在琴上的声音！
请看有人仍在窥视着我们！

《诗人在纽约》

(1929—1930)

一九一〇

（间歇）①

我那双一九一〇年的眼睛
没见过将死人埋葬
没见过在黎明中哭泣的人那骨灰的市场
以及那像小海马一样在角落里颤抖的心脏。

我那双一九一〇年的眼睛
看见过女孩儿们撒尿的白墙，
公牛的拱嘴，有毒的蘑菇
和一个不可思议的明月，将角落里
在硬黑的酒瓶下面一块块干枯的柠檬照亮。

我那时的眼睛注视着母马的脖颈，
注视着沉睡的圣罗莎痛苦的胸间，
注视着幽灵的阁楼：那里有舞女和油垢
注视着花园：猫儿将青蛙美餐。

阁楼上多年的灰尘覆盖着青苔和塑像，
被吞食的螃蟹的寂静在盒子里存放。

---

① 面对令人惶惑的纽约，诗人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一九一〇年诗人十二岁，故在此用"间歇"二字。

那里有我小小的眼睛。
梦想与现实在那里碰撞。

什么也不要问我。我看到当事物
寻找脉搏而找到的却是自己的空虚。
在无人的空中有一种空洞的痛苦
而在我眼里的婴儿没有赤裸的身体！

在门冬[1]的童年

"是的，你的童年：已是源泉的童话。"
——豪尔赫·纪廉[2]

是的，你的童年：已是源泉的童话。
火车和那充满天空的女人。
你的孤独在旅店中藏匿
而你纯洁的假面是另一种标记。
那是大海的童年和你的沉默——
明智的玻璃在那里解体，
那是你僵硬的无知：我的躯干
在那里受着火的局限。
我曾给你爱的方式，阿波罗的肩膀，
和痴迷的夜莺结为伴侣的哭泣，
然而，破产的牧草，为了短暂
游移的梦幻，你在将自己磨砺。
面前的思想，昨天的光芒，
意外的象征和标记。
你不平静的沙子的腰肢

---

① 门冬是法国"蓝色海岸"的一个小村庄。

② 豪尔赫·纪廉(1893—1984)，西班牙"二七年一代"诗人。

只照顾不会攀登的痕迹。
然而我带着被捕获的阿波罗的痛苦——
我曾用它打破你的面具，
在各个角落里将你温柔的灵魂寻觅——
它失去了你而且并不理解你。
那里有雄狮，那里有天空的怒火，
我将让你在自己的面颊上吃草；
那里有我疯狂的蓝色的马
星云和分针的脉搏。
我要寻找蝎子的石头
和你年幼母亲的衣衫，
夜半的哭声和月亮从死人的太阳穴上
取下的破碎的黑斑。
是的，你的童年：已是源泉的童话。
我的血管的空洞而又奇异的灵魂，
我要寻找你，你幼小而且没有生根。
永恒的爱，从未有过的爱！
啊，是的，我爱。爱情啊！爱情！请让我如意随心。
在雪地上寻找农业之神的麦穗
或在天上阉割牲畜的人们，
解剖的诊所和森林，
不要封住我的双唇。
爱，爱，爱。大海的童年。
你那失去了你而且并不理解你的温柔的灵魂。
爱，爱，爱是一种母狍
在那洁白无垠的胸脯上的飞奔。
你的童年，爱情啊，你的童年。

火车和那充满天空的女人。
不是你，不是我，不是空气也不是树叶。
是的，你的童年：已是源泉的童话。

死 神 舞

鬼脸船标！请看那鬼脸船标
如何从非洲来到纽约！

胡椒树和小小的磷光钮扣
已经走远。
肌肤撕裂的骆驼和天鹅
用嘴撑起的光的山谷不再回还。

那是干枯事物的时刻。
它属于眼中的谷穗和轧扁的猫，
属于大桥的铁锈，
和软木塞最后的寂寥。
这是死兽的大聚会，
它们都被光的剑刺穿。
这是长着灰烬的蹄子的河马
和喉咙里含着蜡菊的羚羊
永恒的狂欢。
在没有波浪的枯萎的孤独中
干瘪的船标在舞蹈。
世界的半边是沙滩。
另外的半边是水星，还有太阳在睡觉。

鬼脸船标！请看那鬼脸船标！
纽约的沙滩、鳄鱼和恐惧！

石灰的夹道束缚着空荡荡的天
死者的声音在那里的棕榈树下回旋。
一个纯洁明净的天空，以它无形的山峦
那尖尖的百合以及汗毛表明自己的特点。

让歌声最脆弱的细茎告终
它走向包装起来的汁液的洪峰
经过最后的形象的休息
用尾巴举着破成碎片的明镜。

当中国人在屋顶上哭泣
找不到他女人的裸体
当银行行长观察着压力表
它正测量着沉默、残酷的钱币
恰在此时到达华尔街
那船头的鬼脸船标。

古银币长着黄色的双眼
对舞蹈并不觉得稀罕。
从狮身女妖到财源茂盛的银库
一条绷紧的线将所有穷苦孩子的心刺穿。
原始的激情和机器的激情一起跳舞，
愚昧者沉浸在光怪陆离的狂欢。

如果车轮忘记了自己的形状
便会和马群一起赤裸裸地歌唱，
如果冰冷的计划被火焰点燃
天空定会逃离窗前的混乱。

此地对舞蹈并不稀罕。我这样讲。
另一个鬼脸船标将在山洞上跳舞
那里充满过时的床。
鬼脸船标只有母鸡的最简单的词汇，
野蛮的美国横卧在冰雪的边境上！

鬼脸船标！请看那鬼脸船标！
纽约污泥和萤火虫的波浪涛涛！

我在窗户上与月亮搏击，
杂乱无章的窗户使夜的大腿满目疮痍，
天上温顺的奶牛在我的眼睛上畅饮，
划着长桨的微风敲打着
百老汇沾满灰尘的玻璃。

为了伪装成一个苹果的死去的种子
血滴在将星球的胚芽寻觅。
平原的空气，在牧民的推动下
像失去外壳的软体动物一样颤栗。

然而跳舞的并不是死去的人
我对此完全相信。

死者们醉意沉沉
将自己的双手生吞。
跳舞的是其余的人，
用鬼脸船标和六弦琴。
他们是另外的人，
是醉汉，儿童，寒冷的猫，
他们在大腿与冷酷
火焰的交点上睡觉，
他们在层层台阶的景色中
将蚯蚓寻找，
或者在街头巷尾
将黎明的小小金字塔咀嚼。

但愿教皇
国王
蓝色牙齿的百万富翁
教堂里毫无表情的舞女
古老的红色的鬼脸船标
都不要来。
只要一只苍蝇
只要一只在永恒的挣扎中窒息的苍蝇
和一个在华尔街寂寞的天空
照着它的放大镜。

鬼脸船标！请看那鬼脸船标！
它在喷吐树林的毒液
沿着纽约不完美的烦恼！

呕吐人群之景

（科尼艾兰①的傍晚）

胖胖的女人来了，她走在前边，
拔着草根并弄湿羊皮的鼓面。
胖胖的女人将挣扎的章鱼
翻过来，使它们与正常的姿势相反。

胖胖的女人是月亮的对头
沿着街巷和无人居住的楼层奔跑，
将鸽子小小的头骨丢在角落，
使最后若干世纪的筵宴的怒火燃烧，
沿着清扫过的天空的丘陵
将面包的魔鬼呼叫
让一缕热望的光芒
渗入地下最深的循环渠道。

那是些坟茔。我知道。那是些坟茔
和埋在黄沙下面的厨房的苦痛。
那是另一个时刻的死者、山鸡和苹果
他们在推动我们的喉咙。

① 科尼艾兰是美国纽约市的娱乐区。

从呕吐的森林传来嘈杂的人声
伴随空洞的女人和热蜡的儿童，
发酵的树木和不疲倦的堂倌
他们在唾液的竖琴下面
端来一盘盘的咸盐。

毫无办法，我的儿子。呕吐！毫无办法。
这不是骑兵们的呕吐——
在妓女的乳房上面，也不是猫儿的呕吐——
它不慎将青蛙吞咽，
他们是另外的人！他们用土地的双手
抓着火石的门，乌云和饭后点心在那里腐烂。

胖胖的女人来了，她走在前面，
轮船、酒巴和花园里的人们跟在后边。
呕吐轻轻地摇动自己一面一面的鼓
在一些祈求月亮神庇护的血色的女孩儿中间。
我真倒霉！我真倒霉！我真倒霉！
这目光过去是我的而现在已不属于我。
这目光由于酒精而赤裸裸地抖颤
并从港口的海葵中间将难以置信的船只驱赶。
我用这目光捍卫自己
它从黎明也会生畏的光波中喷出。
我，没有双臂的诗人，
迷失在呕吐的人群中间，
没有热情洋溢的马

将我两鬓浓密的绿苔斩断。

然而胖胖的女人依然走在前面
热带的苦涩稳稳地站在那里
人们在那里寻找药店。

只有当人们升起旗帜，当第一批狗到达时
整个城市
才在码头的栏杆涌现。

不夜城

（布鲁克林桥①的夜曲）

在天上没有人睡觉
没有，没有。
没有人睡觉。
月亮的孩子们
嗅着一间间草房
并将它们围绕。
活的蜥蜴
会来咬不眠的人们
而那个带着破碎的心逃跑的人
冒着星宿温和的抗议
会在街头碰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平静的鳄鱼。

在世上没有人睡觉
没有，没有。
没有人睡觉。
在最远的墓地有一个死者
整整三年满腹牢骚
因为在膝盖上有一种干枯的景色

---

① 布鲁克林桥是跨纽约市伊斯特河连接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悬索桥。

而今天早上埋葬的那个孩子不停地嚎啕
以致要招来狗群才能使他停止吵闹。

生活并非梦乡。
注意！注意！注意！
我们跌倒在阶梯上
为了将潮湿的泥土品尝，
或者攀上雪的锋刃
带着死去的大理花的合唱。
没有忘却也没有梦。活生生的肌体。
在一团新生的血管中
亲吻束缚着双唇
为自己的痛苦而痛苦的人将会永远痛苦
而畏惧死神的人将把死神扛在肩上。

有一天
马群将在酒巴里生活
愤怒的蚂蚁
会向躲在奶牛
眼中的黄色的天空
发起攻击。

另一天
我们将看到蝴蝶标本的复活
并沿着一个
灰色海绵和沉寂船只的风景跋涉
我们将看到戒指在闪烁

看到从我们的舌头上涌出玫瑰的花朵。

注意！注意！注意！
他们依然保留着
泥泞和暴雨的痕迹！

那个小伙子
由于不知道桥的发明而哭泣
或者那个死者
只有头颅和一只鞋，没有别的东西
一定要把他们带到墙边
鬣蜥和蛇等在那里
还有熊的牙
孩子的手
而那骆驼的皮
由于一阵蓝色的冷汗而毛发耸立。

在天上没有人睡觉。
没有，没有。
没有人睡觉。
然而如果有人闭上双眼，
孩子们，叫他尝尝皮鞭！
要有一个睁着的眼睛
和痛苦、燃烧的溃疡的景观。

在世上没有人睡觉。
没有，没有。我已经奉告。

没有人睡觉
然而如果有人在夜晚
两鬓带着过多的苔藓
你们就打开门扇
让他看清月亮下边
所有剧院里的骷髅头、毒品和虚伪的杯盏。

斯坦顿

——你喜欢我吗？
——是的，你呢？
——当然，当然。

当我孤身只影
只剩下你十岁的年龄，
三匹瞎马，
你的十五张脸和那被石块击中的面孔
还有小小的狂热在玉米叶片上的冰冻。
斯坦顿，我的孩子，斯坦顿。
巨蟹① 爬出走廊，
在午夜十二点
与各种证件
那些空洞的蜗牛攀谈，
异常活跃的巨蟹充满
云朵和温度计，
带着苹果纯洁的渴望任夜莺来鸽。
在巨蟹栖息的家里
洁白的墙壁在天文学的昏乱中崩坍



① 在西方语言中，巨蟹和癌是同一个词，这里的巨蟹是癌的象征。



而在最小的畜栏和林中的十字路口
多少年来闪烁着烧伤的光焰。
我的痛苦在下午汩汩流血
当你的双眼是两堵墙壁，
当你的双手是两个国度
我的身躯是草儿的绵绵细语
我的挣扎在寻找自己的礼服，
满身灰尘，被狗咬伤
你没有颤抖，陪伴它
直到昏暗的水的门廊。
啊，我的斯坦顿，
小动物中漂亮的傻瓜，
村里的铁匠们使你母亲筋骨损伤
一个兄弟被压在拱门下面
另一个被蚁群吞下
而那没有铁丝网的巨蟹在一个个房间跳荡！
有一些保姆给孩子们
绿苔的河流和脚的苦涩
而另一些黑女人走上楼层去分享
雌老鼠那激发爱情的迷魂汤。
的确，人们要把鸽子
往下水道里驱赶
而我知道那些在街上按住我们手指的人們
在将什么期盼。
斯坦顿，你的无知是一座狮子的小山。
那一天，当巨蟹将你痛打
并在寝室里唾你的脸，

宾客们由于瘟疫而在那里丧命，
巨蟹打开它柔软的双手
和干燥玻璃的破碎的玫瑰
为了使航海者的眸子溅上泥斑，
而你曾在草上寻觅我的挣扎，
我的挣扎正与恐怖的花朵作伴，
当那愿与你躺在一起的粗鲁而又不会说话的巨蟹
沿着苦涩的床单
将红色的风景化为粉末
并将硼酸冰冻的小树放在棺木上边。
斯坦顿，到树林去吧，带着你犹太人的竖琴，
去学习你天堂的语言
它们在树干、龟背、云端、
在熟睡的狗身上、在船上、在风中、
在醒着的百合、在不会抄袭的水上安眠，
去吧，我的孩子，
去把你的人民忘却的东西钻研。

一旦出现战乱不安
我将在办公室里给你的狗留下奶酪一片。
你度过的十年时光
将像十朵柔弱的硫磺的玫瑰
在我黎明的肩上开放。
而我，斯坦顿，我将独自在忘却中，
嘴上带着你枯萎的脸庞
呼喊着进入那些疟疾绿色的雕像。

纽　　约

（办公室与揭露）

——致费尔南多·维拉

在乘法下面
有一滴鸭子的血。
在除法下面
有一滴海员的血。
在加法下面
有一条稚嫩的血的河流，
一条在城郊宿舍
歌唱的河流，
在纽约骗人的黎明
宛似白银、水泥、轻风。
我知道，有重重山岭，
有智慧需要的望远镜。
然而我并非来看天空。
我来看浑浊的血液，
它给瀑布运去机器，
给眼镜蛇的舌头添上魂灵。
在纽约，
每天要屠宰四百万只鸭子，
五百万口猪，

要杀两千只鸽子使垂危者满足，
还要杀一百万头牛、
一百万只羊羔
和二百万只鸡，
把苍天搅得破碎支离。

与其在黎明
任凭无休止的牛奶列车
无休止的血的列车
和香料商人
成捆的玫瑰花的列车
通行，
不如去猎场捕杀狗群
或者呜咽着磨利刀锋。
鸭子和鸽子，
猪和羊羔的血液
在乘法下面滴注，
受宰割的奶牛的可怕的叫声
使谷地充满了痛苦。
哈德逊河在那里喝醉了油污。

我要向所有的人揭露，
他们不知道另一半人，
那无法挽救的一半，
在被遗忘的小动物
心跳的地点
为他们建起水泥的山峦，

在那里，我们都将倒在
钻机最后的狂欢。
我要唾你们的脸。
那另一半在吞食、歌唱，
在自己的纯洁中飞翔，
在倾听我的发言，
像门房里的孩子们
用小棍儿捅着洞眼，
昆虫的触角生着锈斑。
这不是地狱，是街道。
不是死神，是水果商店。
在那只猫被汽车轧碎的爪子下面
有一个世界，
那里有破损的河流
和无法测量的距离，
我听到蚯蚓的歌声
回响在许多女孩的心里。
锈斑，酵素，震颤的大地。
大地啊，在办公室的号码里游泳。
我将做什么？整理形形色色的风景？
安排将变成照片、木块
和一股股血液的爱情？
不，不，我要揭露。
我要揭露冷漠的办公室的阴谋，
它们不播放垂危的痛苦，
它们抹掉森林的节目，
当受宰割的奶牛的惨叫

响彻河谷，
当哈德逊河喝醉了油污，
我情愿被那些受宰割的奶牛
吞入饥腹。

黎　明

纽约的黎明
拥有四根淤泥的立柱
和一阵将臭水
拍得哗哗作响的黑色鸽群的飓风。
纽约的黎明
沿着无限的台阶呻吟
在艺术家中间
将描画苦恼的晚香玉找寻。
黎明降临世上，没有人用嘴将它迎接
因为那里既没有明天也没有任何希望。
有时钱币像发狂的群蜂
刺伤并吞噬那些被遗弃的儿童。
首先出来的人们从心眼儿里
懂得那里没有天堂也没有剥去叶片的爱情，
懂得他们将去做毫无艺术性的游戏，
去白白地流汗，走向数字和法律的泥坑。
光明被锁链和喧嚣埋葬
在没有根的科学
厚颜无耻的挑战中。
人们在市区失眠地徘徊
好像刚刚从一场血的灾难里逃生。

向罗马呐喊

（发自克莱斯勒大厦① 塔楼）

被一把把小巧的银剑
轻轻刺伤的苹果，
被戴着一颗火红杏仁似的珊瑚的手
撕开的云朵，
砒霜的鱼群宛似鲨鱼，
鲨鱼就像使人群失明的珠泪颗颗，
刺人的玫瑰
和安装在血管中的针，
敌对的世界
满身蠕虫的爱
都将在你身上降落。
这一切都在那伟大的穹顶降落
它在军人的舌头上将圣油涂抹
那里有人在耀眼的鸽子上撒尿
并唾着捣碎的煤渣
煤渣被成千上万的铃铛包裹。

因为已经没有人分发面包和葡萄酒

① 克莱斯勒大厦是纽约市的一幢摩天大楼，建于一九二六——一九三〇年。诗人写这首诗时，帝国大厦尚未建成，这座楼是世界上的最高建筑（319.4米）。

没有人在死者嘴上将百草种植
没有人将宁静的船帆张开
没有人为那些大象的伤口而啼哭。
只有一百万木匠
打制没有十字架的棺材。
只有一百万铁匠
为将要出世的孩子们煅造锁链。
只有怨声载道的人群
敞开衣服等待着枪弹。
在鸽子上撒尿的人本应该说话，
本应该赤裸裸地在立柱中间呐喊，
为了患麻风病应当给自己注射一针
并如此可怕地流泪
以致使他钻石和戒指的电话机溶解在里面。
然而身穿白衣的男子
不懂得谷穗的奥秘，
不懂得分娩的呻吟，
不懂得钱币会烧坏奇迹的亲吻
会给山鸡愚笨的喙涂上耕牛的血痕。

老师指给孩子们
一种来自山顶的美妙的光明，
但来到的却是一团污垢
从那里发出霍乱的黑暗仙女的叫声。
教师们崇敬地指出那些烟熏过的巨大的穹顶
然而在那些雕像下面并没有爱情，
在那些毕竟是玻璃的眼睛下面没有爱情。

爱情在被渴望撕裂的肉体
在与洪水抗争的茅草棚里。
爱情在堑壕，饥饿的发怒的人们在那里搏斗，
爱情在痛苦的海洋——它在将海鸥的尸体摇荡，
爱情在枕头下面黑暗、刺人的吻上。

但是那位具有半透明的双手的老人
会说：爱情，爱情，爱情，
为千百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发出呼声；
会说：爱情，爱情，爱情，
在柔情激荡的金线银线的织物中；
会说：和平，和平，和平，
在刀子和雷管的痛苦中；
直到人们为他装上银的嘴唇
他一直会说：爱情，爱情，爱情。

与此同时
端出痰盂的黑人们，
在校长苍白的恐怖面前颤抖的孩子们，
在矿物油脂中窒息的女人们，
锤子、提琴或云彩的人群，
要呐喊，尽管会在墙上碰得脑浆迸裂，
要呐喊，在那些高耸的穹顶面前，
要带着火的疯狂呐喊，
要带着雪的疯狂呐喊，
要用充满粪便的头颅呐喊，
要呐喊，宛如所有的黑夜聚在一起

直至城市都像女孩儿们一样抖颤
并把储藏油和音乐的仓库打烂。

因为我们想要每天吃的面包
想要桤木的花朵和永久坦诚的温存，
因为我们要求大地的意志能够实现：
将它的果实分给所有的人。

马里亚娜·皮内达

（三幕民间谣曲）

献给伟大的女演员
马卡丽塔·希尔古

人　　物

马里亚娜·皮内达

石竹花伊莎贝尔(简称石竹)*

堂娜安古斯蒂娅斯(简称安蒂)

安帕萝

卢西娅

男孩儿

女孩儿

修女卡门

年轻修女甲

年轻修女乙

修女

堂佩德罗·索托马约尔(简称佩·索托)

费尔南多

众女孩儿，众修女

佩德罗萨

阿莱格里托(简称阿里托)

同盟者甲

同盟者乙

同盟者丙

---

* 这是译者为书写方便而简化的，原作中没有这种简称。下同。

同盟者丁

持大蜡烛女人

序　幕

格拉纳达，幕代表库恰拉斯已经消失的阿拉伯式的拱门和比巴兰伯拉广场的景色，台上呈黄色，宛似一幅古老的画面，在黑色墙壁的背景下，被映成蓝、绿、黄、玫瑰及天蓝色。在可见的房屋中，有一座上面绘着海上景色和水果的花环。月光。深处，女孩子们有伴奏地唱着民间谣曲：

啊！格拉纳达的日子多么悲痛
连石头也会发出哭声
当看到亲爱的马里亚娜
死在断头台，就因为她不肯招供。

马里亚娜坐在房间里
一刻不停地在考虑：
“难道佩德罗萨看见了我
在绣自由的旗。”

啊！格拉纳达的日子多么悲痛，
教堂的钟声响个不停！

〔一位手持点着的大蜡烛的女人从一个窗户中探出身来。合唱停止。

女　人　小姑娘！没听见吗？

女孩儿　（从远处）我就去！

〔从拱门下出来一个女孩儿，身穿一八五〇年的时髦服装，她唱道：

像剪百合那样剪下百合，
像剪玫瑰那样剪下花朵，
像剪百合那样剪百合花
她留下最美丽的魂魄。

〔她缓慢地走进自己的家。深处，合唱继续。

啊！格拉纳达的日子多么悲痛，
连石头也会发出哭声！

幕缓缓落下

第　一　幕

马里亚娜的家。白色的墙壁。深处，粉刷成暗色的小阳台。桌子上，一个盛满榅桲果的玻璃盘。整个屋顶上挂满这种水果。衣柜上，大把的绸玫瑰花。秋天的下午。幕启时，马里亚娜的义母堂娜安古斯蒂娅斯坐着阅读。身穿深色衣服。表情冷漠，同时又充满母爱。石竹花伊莎贝尔，三十七岁，市民装束。

第　一　场

石　竹　（进来）

姑娘呢？

安　蒂　（放下书本）

耐心地绣呀绣呀。

我是从锁孔里看清。

手指间的那根红线，

宛似刀伤飘在空中。

石　竹　我有点怕！

安　蒂　别说！

石　竹　（好奇地）

人家会知道吗？

安　蒂　当然，格拉纳达不会有人知道。

石　竹　为什么要绣那面旗？

安　蒂　她告诉我，

自由派的朋友要她那样做。

（有意地）

尤其是堂佩德罗；因此她才冒险去做……

（痛苦地）

那事情我根本不愿记得。

石　竹　要是像从前那么想，我会说她……

中了魔。

安　蒂　（迅速地）

堕入爱河。

石　竹　是吗？

安　蒂　（茫然地）

谁晓得？

（抒情地）

笑容几乎使她变得苍白，

就像绣的花朵在织物上绽开。

她应该放弃这些诡秘。

街上的事情与她有什么关系？

如果要绣，就为女儿绣几件衣衫

等她长大时好穿。

如果国王不是个好国王，就随他去，

女人们又何必为此忧虑。

石　竹　她这一夜都没有休息。

安　蒂　简直活不了了！记得吗？……昨天下午……

〔一阵快乐的铃声。

安　蒂　是法官的女儿们。别出声。

〔石竹迅速地离开。安蒂走到右边的门口。

安　蒂　马里亚尼塔①，出来，有人来找你。

第　二　场

最高法院法官的女儿们大笑着进来。她们穿着荷叶边的长裙，戴着头巾，梳着当时时髦的发型，每个鬓角上插着一朵石竹花。卢西娅是个金发女郎；安帕萝，黑黝黝的，目光深邃，行动敏捷。

安　蒂　（张开双臂，过去亲吻她们）

坎皮里奥的两位佳人

光临这个家！

安帕萝　（吻堂娜安古斯蒂娅斯，对石竹说）

石竹花！

你的丈夫雄石竹可好哇？

石　竹　（走开，不高兴地，似乎怕开更多的玩笑）

凋谢了！

卢西娅　（指责地）

安帕萝！

（吻堂娜安古斯蒂娅斯）

安帕萝　（笑着）

别急躁！

不过雄石竹要是不放香

就要把它从花盆里砍掉！

卢西娅　堂娜安古斯蒂娅斯，您觉得怎么样？

---

① 马里亚娜的爱称。

安　蒂　（微笑）
总是这样令人欢畅！

安帕萝　当我的姐姐
将一本一本的小说阅读，
或者在绣花布上
绣着玫瑰花、鸟儿和字母，
我打着响板边唱边跳
赫雷斯的哈雷奥舞蹈：
比多、奥雷、索龙戈，
太太啊，但愿我
永远爱唱歌。

安　蒂　（笑着）
淘气的姑娘！

〔安帕萝拿起一个榅桲果并咬着。

卢西娅　（生气地）
你安静点！

安帕萝　（被水果酸得含含糊糊地说话）
多好的榅桲果！
（酸得她直打冷颤，并挤眼）

安　蒂　（用双手捂住脸）
我可看不了！

卢西娅　（有点憋气）
你不害臊吗？

安帕萝　难道马里亚娜不出来吗？
我到她的门口去叫她。
（跑过去叫）
马里亚尼塔，亲爱的，快出来！

卢西娅　请原谅，太太！

安　蒂　（温柔地）

让她叫吧！

第三场

门打开，马里亚娜出现在那里，浅紫色衣服，鬈式发型，耳后戴着发梳和一朵大玫瑰花。只在左手上戴着一枚钻石戒指。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随着对话的深入，越来越局促不安。马里亚娜一进场，两个姑娘跑着迎上去。

安帕萝　（吻马里亚娜）

你真能磨蹭！

马里亚娜　（亲切地）

姑娘们！

卢西娅　（吻她）

马里亚尼塔！

安帕萝　再吻我一下！

卢西娅　也再吻我一下！

马里亚娜　真漂亮！

（对堂娜安古斯蒂娅斯）

捎信来了吗？

安　蒂　没有！

（沉思）

安帕萝　（抚摩马里亚娜）

你，总是年轻、标致。

马里亚娜　（苦笑）

我已年过三十！

安帕萝　可你像只有十五！

〔三人坐在一个长沙发上，两姊妹坐在两边。堂娜安古斯蒂娅斯收拾起书本并整理衣柜。

马里亚娜　（总是带着一缕忧伤）

安帕萝！

我已是有两个孩子的寡妇！

卢西娅　孩子们怎么样？

马里亚娜　刚刚放学归来。

大概在院子里面。

安　蒂　我去看看

我可不愿他们在泉水中

弄湿衣衫，姑娘们，再见！

卢西娅　（总是那么文雅）

再见！

〔堂娜安古斯蒂娅斯离去。

第　四　场

马里亚娜　你哥哥费尔南多，好吗？

卢西娅　他说

要来找我们，实际上为了问候你。

（笑着）

他在穿自己蓝色的长礼服。

他觉得你什么都美丽。

他想让我们穿的衣裳和你的一样。

昨天……

安帕萝　（总有话说，打断卢西娅）

昨天他还说你。

〔卢西娅表情严肃。

安帕萝　眼睛里有……有什么来着？

卢西娅　（生气）

你让不让我说话？

（欲说）

安帕萝　（迅速地）

我想起来了！他说你的眼睛

里面总有一个鸟儿的队形。

（捧着马里亚娜的下巴，看她的眼睛）

宛似清澈的水，一种神圣的颤动，

总是在爱神木的笼罩下受怕担惊，

或者像鱼缸上月光的波动

缸里有一条银白色的鱼儿幻化出红色的梦。

卢西娅　（摇晃着马里亚娜）

你看！后面的全是她的发明。

（笑）

安帕萝　卢西娅，他是那么说的！

马里亚娜　你们这小姑娘的快乐

使我多么高兴！

就像茁壮的向日葵

感受的快乐，当旭日初升，

它看到在黑夜的茎上

金黄的葵花绽开在天空。

（拉着两位姑娘的手）

就像老婆婆感到的快乐

当太阳在她的手中进入梦乡

她抚摩着太阳，心想那黑夜与寒冷
再也不会包围她的住房。

卢西娅　我觉得你很悲伤！

安帕萝　你怎么了？

〔石竹进场。

马里亚娜　（迅速地站起）
石竹！
来了？快说！

石　竹　（伤心地）夫人，没人来！
（从场上穿过，离去）

卢西娅　如果你在等人，我们走吧。

安帕萝　你说是，我们就走。

马里亚娜　（紧张地）
姑娘们，我可要生气了！

安帕萝　你连我在龙达的情况都没问。

马里亚娜　真的，你去那里了，高兴吗？

安帕萝　很高兴。整天都在跳舞。

〔马里亚娜神色不安，满怀惆怅，注视着门口，心不在焉。

卢西娅　（严肃地）
咱们走吧，安帕萝。

马里亚娜　（由于场外发生的什么事情而局促不安）
告诉我！你是否看出
我多么需要你清新的笑声，
我多么需要你青春的可爱。
我的灵魂与你的衣裙有着相同的色彩。
（依然站着）

安帕萝　你的话多么美丽，亲爱的马里亚娜。

卢西娅　要我给你带一本小说来吗？

安帕萝　给她带来

光辉龙达的斗牛场。

〔都笑了。站起来并走向马里亚娜。

安帕萝　坐下！

〔马里亚娜坐下，吻她。

马里亚娜　（无可奈何地）

你去看斗牛了吗？

卢西娅　她去了！

安帕萝　在古老的龙达

这一场斗牛热闹无比。

五头乌黑的公牛

绿色与黑色的标记。

我总在想着你；

想我伤心的朋友，

我的马里亚娜·皮内达，

多么想和你在一起！

姑娘们坐在彩车上面

一路上高兴地叫喊

手中拿着团扇

镶嵌金银的花边。

龙达的小伙子

骑着的小马色彩斑斓，

宽宽的灰色礼帽

直遮到眉毛上面。

斗牛场，热闹非凡

圆帽和高高的发鬈
宛似黑色与白色的笑声
构成的“迷宫”① 在旋转。
当伟大的卡耶塔诺
穿过稻黄色的沙地
服装像苹果一样鲜艳，
丝绸的花边银光闪闪，
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间，
他风度翩翩，分外显眼，
他面前的纯黑色的公牛，
西班牙在自己的大地上饲养，
就连那一天的下午
都映着黑色的光芒。
如果你能看到他
双腿的动作多么潇洒！
如果你能看到他
挥舞“卡帕”和“幕来挞”②
那平衡的姿态多么伟大！
无论贝贝-伊约还是谁
都没有他斗得那么优雅。
他杀掉五头公牛；
五头，都闪着绿色和黑色的光华。
在他剑的顶端

① 原文中“为黄道十二宫”。

② “卡帕”是斗牛士逗牛时用的类似斗篷的花布；“幕来挞”是斗牛士在斗牛时用的带横杆的红布。

有五朵花儿开放，
时时刻刻蹭在那猛兽的拱嘴上，
就像大蝴蝶长着金黄的翅膀。
在整个下午的斗牛场，
在血的气味中
火山的气味
强烈地动荡。
我总在想着你；
想我伤心的朋友，
我的马里亚娜·皮内达，
多么想和你在一起！

马里亚娜 （激动，站起）
我将永远爱你
就像你爱我一样！

卢西娅 （站起身）
我们走吧；如果你继续
听这位女斗牛士往下讲，
过一会儿这里就成了斗牛场。

安帕萝 你说：现在高兴了吗？
因为这个脖子，啊，多么漂亮！
（吻马里亚娜的脖子）
天生就不该有悲伤。

卢西娅 （在窗前）
在帕拉潘达地区乌云密集，
就要下雨了，不管上帝愿不愿意。

安帕萝 这个冬天会阴雨连绵！
我将不能一展容颜！

卢西娅　轻浮！
安帕萝　马里亚娜，再见！
马里亚娜　姑娘们，再见！
〔互相亲吻。
安帕萝　要更高兴一点！
马里亚娜　天色已晚，可愿意
石竹送你们一段？
安帕萝　谢谢！我们很快会再来。
卢西娅　别下来，别！
马里亚娜　回头见！
〔两姊妹下场。

第　五　场

马里亚娜快速地穿过舞台，在一个当时那些金色的大钟上看时间，憧憬着当时和整个世纪的最美的诗。探身向玻璃窗，看到傍晚的余辉。

马里亚娜　如果傍晚
像一只大鸟一样，
多少支冷酷的箭
射向它，要封死它的翅膀！
浑圆、昏暗的时刻
重量落在我的睫毛上。
古老的启明星的痛苦
阻塞在我的喉咙上。
明星理应
出现在我的窗前

为自己缓缓地开路
沿着寂静的街巷。
为了给格拉纳达以光明
要花费多么大的力量！
不是在柏树丛中纠缠
就是在水底下隐藏。
不会来了，今天晚上！
(痛苦地)
可怕而又憧憬的夜晚；
你已从遥远的地方
用长长的剑将我刺伤！

费尔南多 (在门口)
下午好。

马里亚娜 (吃惊)
谁？
(恢复常态)
费尔南多！

费尔南多 我吓着你了？

马里亚娜 没想到是你
(恢复常态)
你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费尔南多 我的妹妹都走了吗？

马里亚娜 刚走。她们忘记
你要来找她们。

〔费尔南多穿着华丽的时装。注视和说话时满怀激情。他十八岁。声音不时颤抖，常常不知所措。

费尔南多 我打扰你了吗？

马里亚娜　你坐下。

〔两人落座。

费尔南多　（抒情地）

我多么喜欢你的家，

还有这榅桲果的芳香。（吸气）

你的房屋多么漂亮……

像一座充满船只和花环的画廊。

马里亚娜　（打断他）

街上的人多吗？

（神情不安）

费尔南多　（微笑）

你为什么问这？

马里亚娜　（茫然）

不为什么？

费尔南多　街上的人是很多。

马里亚娜　（不耐烦地）

你说什么？

费尔南多　当我从比巴兰伯拉走过

看到有两三群人

缩在斗篷里

忍受着风儿吹过，

坚定地观察

那场风波。

马里亚娜　（急于知道）

什么风波？

费尔南多　你指的是怀疑什么？

马里亚娜　共济会的事情？

费尔南多　有一个上尉叫作，

〔马里亚娜就像悬在空中。

费尔南多　我已不记得……自由党，

一个重要的囚犯

从法院的监狱里逃脱。

（看着马里亚娜）

你怎么了？

马里亚娜　我为他乞求上帝。

可知道会搜寻他？

费尔南多　在我来这里之前

一队士兵已经出发

奔向赫尼尔河和各座桥头

看能不能找到他，

在通往阿尔布哈拉[1]的路上

很容易将他捉拿。

这是多么悲哀！

马里亚娜　（充满痛苦）

我的上帝呀！

费尔南多　人们在怎样地忍耐。

先生们，太过分了。

那个囚犯，像个幽灵，

已经逃走；可佩德罗萨

将找到他的喉咙。

佩德罗萨知道

哪里的血管最粗，

---

① 格拉纳达省境内一个有名的山村。

哪里喷出的血最浓。

简直是豺狼！你认识他吗？

〔光线移开舞台。

马里亚娜　从他到格拉纳达的时候。

费尔南多　（微笑）

马里亚尼塔，你有个凶狠的朋友！

马里亚娜　我认识他真是不幸。

他对我却一片温情

甚至来登门造访

想避免全都不成。

他要进来谁能阻挡？

费尔南多　小心，他可是个老色狼！

马里亚娜　他是个令我恐惧的男人。

费尔南多　多么伟大的刽子手市长。

马里亚娜　我不敢看他！

费尔南多　他使你非常害怕？

马里亚娜　怕极了！

昨天下午我去萨卡丁。

从圣安娜教堂回来，

安安静静，可突然

与佩德罗萨相逢。

他走近我，后面有两个

法院的随从，

在一群吉卜赛人当中。

那副神气和那种宁静！

他看出我颤抖不停！

〔舞台笼罩在柔和的昏暗中。

费尔南多　当派他来格拉纳达时
国王清楚这里的事情！
马里亚娜　（站起）
已经黑了。石竹，点灯！
费尔南多　现在西班牙的河流
已变成长长的水的锁链，
而不再是河流。
马里亚娜　所以要
高高地昂起头。
石　竹　（拿着两个烛台进来）
夫人，蜡烛！
马里亚娜　（十分苍白，窥视）
放下！
〔有人大声叫门。
石　竹　有人叫门！
（放下蜡烛）
费尔南多　（看到马里亚娜手足失措）
马里亚娜！
你为什么抖成这样？
马里亚娜　（对石竹，低声叫喊）
快开门，上帝呀，快去！
〔石竹离去。马里亚娜在门口伫望，费尔南多站着。

第　六　场

费尔南多　我心中感到自己会令人厌烦……
马里亚尼塔，你为何这样？

马里亚娜　（痛苦而又不失高雅地）

在等候，

时间一秒一秒地

不可抗拒地延长。

费尔南多　要我下去么？

马里亚娜　一匹马

正从街上走远。你可听见？

费尔南多　正奔向平原。

〔停顿。

马里亚娜　石竹已经关上侧门。

费尔南多　会是什么人？

马里亚娜　（茫然无措，克制着内心的痛苦）

我说不上？

（旁白）

连想都不敢想！

石　竹　（进来）

一封信，夫人。

〔马里亚娜贪婪地拿过信。

费尔南多　（旁白）

会是谁？

石　竹　一位骑手给我的。

他一直遮盖到眼睛。

我心里很害怕。

他放开缰绳，纵马驰骋

直奔广场的黑暗中。

费尔南多　我们在这里都有感觉。

马里亚娜　你和他可曾说话？

石　竹　我们谁也没说。

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沉默。

〔费尔南多用袖子擦礼帽；神色不安。

马里亚娜　（拿着信）

真不想打开！啊，在这样的现实中

谁还会做梦！

主啊！别让我最爱的人丧生！

（将信撕开，读）

费尔南多　（对石竹，满怀渴望）

我不清楚。真是莫名其妙！

你知道内幕。发生了什么事情？

石　竹　我已经说了，我不知道。

费尔南多　（谨慎地）

我保持沉默。

不过……

石　竹　（接着说）

我可怜的堂娜马里亚娜！

马里亚娜　（激动地）

过来，石竹，蜡烛！

〔石竹跑着过来。费尔南多慢慢地将斗篷披在她的肩上。

石　竹　（对马里亚娜）

上帝保佑我们，我生命的夫人！

费尔南多　（惊慌不安）

请允许……

马里亚娜　（欲恢复平静）

你要走吗？

费尔南多　我走了。

　　我去明星咖啡馆。

马里亚娜　（温柔并乞求地）

　　请原谅

　　我这样焦躁不安……

费尔南多　（有尊严地）

　　你需要什么？

马里亚娜　（克制地）

　　谢谢……这纯属家庭事宜，

　　要由我自己处理。

费尔南多　我愿看到你高兴。

　　我会叫妹妹到这里来一会儿，

　　但愿我能帮助你。

　　再见，愿你好好休息。

　　（与马里亚娜握手）

马里亚娜　再见。

费尔南多　（对石竹）

　　晚安。

石　竹　走吧，我送送您。

　　〔两人下场。

马里亚娜　（当费尔南多离开时，她任凭自己的痛苦宣泄出来）

　　我的命根子佩德罗！不过谁又能去？

　　苦涩的日子已经将我的家包围。

　　这颗心灵，会将我带到哪里？

　　我连自己的孩子都已忘记。

　　时间不用多久，我就剩孤身一人！

　　我自己也惊奇，对他竟爱得这样深！

倘若我曾对他说，他会不会理解？
主啊！为了你肋上的伤痕！
（哭泣）
为了他碧血的石竹花，
请把士兵的黑夜搅浑。
（在一阵冲动中，看到时钟）
必须这样！我要敢做敢当？
（跑向门口）
费尔南多！

石　竹　（进来）
他在街上，夫人！

马里亚娜　（迅速地探身窗口）
费尔南多！

石　竹　（双手交叉）
哎，堂娜马里亚娜，
您在怎样地失去健康！
自从您把美丽的双手
放在自由党人的旗帜上，
那石榴花的色彩
就已不在您的脸庞闪光。

马里亚娜　（恢复常态）
将门打开，
对我的刺绣要尊重和热爱。

石　竹　（向外走）
上帝会说：时间会带来变幻的风云。
上帝会说：耐心，耐心！
（下场）

马里亚娜　然而我必须冷静，十分冷静

尽管我的内心充满了颤抖和哭声。

第　七　场

费尔南多出现在门口，戴着手套的双手拿着装饰着飘带儿的高高的礼帽。他跟在石竹的后面。

费尔南多　（走进，充满激情）

你想要什么？

马里亚娜　（坚决地）

和你谈一谈。

（对石竹）

你可以走了。

石　竹　（走开，克制地）

明天见！

（茫然地离去，温柔而又伤心地看着自己的女主人）

费尔南多　快说吧。

马里亚娜　你是我的朋友吗？

费尔南多　你为什么问呢，马里亚娜？

〔马里亚娜坐在一把椅子上，侧对着观众，费尔南多在她旁边，并非完全面对面，构成一幅那个时代的古典的画面。

费尔南多　你知道我一向是你的朋友。

马里亚娜　全心全意？

费尔南多　我是坦诚的！

马里亚娜　但愿你如此！

费尔南多　你是在和一位君子说话。

（把手放在白色的胸襟上）

马里亚娜　（肯定地）

我知道！

费尔南多　你想要我做什么？

马里亚娜　也许我要求得太多

所以我不敢直说。

费尔南多　请你不要

让这颗年轻的心苦恼。

我高兴为你效劳。

马里亚娜　（颤抖）

费尔南多，要是……？

费尔南多　（迫切地）

什么？

马里亚娜　一件危险的事情。

费尔南多　（坚定地）

我去。

满怀坚定的信心。

马里亚娜　我不能对你提出任何要求！

这样做真的不成，

正如人们所说，在格拉纳达

我是个疯狂的女性！

费尔南多　（温柔地）

马里亚尼塔。

马里亚娜　我不能！

费尔南多　那你为什么叫我？你说。

马里亚娜　（一阵悲哀涌上心头）

因为我充满恐惧，

怕我一个人死在这里。

费尔南多　你死在这里？

马里亚娜　（温柔而又绝望地）

小伙子，我需要

你的帮助，为了

不停止呼吸。

费尔南多　（满怀激情）

我的眼睛注视着你，

你不要产生怀疑。

马里亚娜　可我的生命已不在这里，

在空中或在海上，

在我不愿去的地方。

费尔南多　我的血液多么幸福

如果能慰藉你的悲伤！

马里亚娜　不；你的血液

只会使我的枷锁更重。

（坚定地将双手放在胸口以把那封信掏出。费尔南多表现出期待和感动的态度）

我相信你的心灵！

（掏出书信。迟疑）

格拉纳达多么寂静！

你看，在阳台的后面

有盯着我的眼睛。

费尔南多　（奇怪地）

你在说些什么？

马里亚娜　他在将（站起身）

我美丽的喉咙观望，

我全身的皮肤都在拉长。

佩德罗萨，你能和我较量？

（突然地）

给你这封信，费尔南多。

仔细地读，仔细地领会。

救救我吧，我怀疑自己

能不能继续活下去。

〔费尔南多拿起信，打开。这时，时钟缓缓地敲了八响。蜡烛黄色和紫色的光使房间深情地颤动。马里亚娜在舞台上踱来踱去并注视着小伙子。费尔南多读信的开头，风度翩翩，但有所克制，表情痛苦而又沮丧。停顿，使人能听到时钟的声音，能体会到马里亚娜的苦恼。

费尔南多 （读信，突然惊奇而又伤心地注视着马里亚娜）

"敬爱的马里亚尼塔："

马里亚娜 你不要中断。

一颗心需要

它在信中的要求。

费尔南多 （朗读，沮丧地，尽管表情自然）

"敬爱的马里亚尼塔：感谢你如此谨慎送给我的共济会的修士服，我混在其他去参加一个死刑犯判决仪式的修士中间，今天夜里，我必须化装成走私者，去巴洛尔和卡迪亚尔，以期在那里得到朋友们的消息。在九点之前，我需要你手里的那本护照，找一位你绝对信赖的朋友，准备一匹马，在赫尼尔河堤上方等我，以使我能沿河进入深山。佩德罗萨会像他所善长的那样，缩小包围圈，如果我今晚不启程，就全完了。我现在去年迈的堂路易斯家里，不要让你家里的任何人知道此事。不要做试图来看我的努力，

因为我肯定有人在监视你。再见，马里亚娜。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神圣的母亲——自由。上帝会拯救我。再见，马里亚娜。献给你我的拥抱和心灵，你的情人佩德罗·索托马约尔。”

（痴情地）

马里亚娜！

马里亚娜　（敏捷地，把一只手放到眼睛上）

我已经想象到了！

不过，费尔南多，别做声。

费尔南多　（动人地）

你怎样切断了

我梦寐以求的路径！

〔马里亚娜用动作表示抗议。

费尔南多　这不是你的过错，不；

现在我必须帮助

一个我开始仇恨的人，

而爱你的这个人就是我本身。

这个人从小就爱你

满怀着痛苦的激情。

那时堂佩德罗

还远未能赢得你的心。

可是此时此刻

谁使你如此痛苦悲戚！

而转变我的感情，

啊，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

马里亚娜　（骄傲地）

那么我自己去！

（卑微地）

我的上帝啊！

必须马上动身！

费尔南多　我将沿着河岸

去找你的情人。

马里亚娜　（骄傲地并纠正费尔南多在说“情人”时表现出的胆怯和忧伤）

告诉你我多么爱他

不会使我脸红。

他的爱在我心中燃烧

一切都放射光明。

他对自由充满热爱，

我的热爱比他的更浓。

他的话正是我酸楚的真理，

可我却觉得它甜如蜂蜜。

哪怕是白天与黑夜混为一体

我对此也在所不惜，

靠他的精神放射出的光芒

我照样能生活下去。

这真正的爱情

在啃噬我的朴实的魂灵

为了它，我的脸色

黄得像迷迭香的花朵。

费尔南多　（坚强地）

马里亚娜，我让你

尽情地发泄你的怨言。

但是难道你就听不见

我受伤的心声——

这创伤使我痛苦不堪？

马里亚娜　（平易近人地）

倘若我的心

像透明的水晶玻璃

你可以探进身去

看到它淌着血泪在哭泣。

费尔南多　行了！把护照给我！

〔马里亚娜敏捷地走向一个柜子。

费尔南多　还有马呢？

马里亚娜　（取出文件）

在花园里。

如果你要去，

千万别错过时机。

费尔南多　（迅速而又紧张）

马上就去。

〔马里亚娜将文件交给他。

费尔南多　就是这些吗？……

马里亚娜　（闷闷不乐地）

是。

费尔南多　（将护照收在衣袋内）

好吧！

马里亚娜　朋友，请原谅！

愿主与你同在。

我这样祝福你。

费尔南多　（自然，尊严，温柔，慢慢地披上斗篷）

我希望会是这样。

夜幕已经降临。
没有月光，即使有月光，
河岸浓密的山杨
也会将它遮挡。
再见。
(吻马里亚娜的手)
擦干这泪水，
不过要牢记在心
任何人对你的爱
也没有我这样深。
我去完成这个使命
是为了解除你的苦痛，
我在扭曲自己心中
那深深的感情。
(开始退场)

马里亚娜　躲开看守和士兵……

费尔南多　(温情脉脉地注视着她)
那个地方没有人迹
我可以放心地前去。
(痛苦并富有讽刺意味地)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马里亚娜　(茫然、口齿不清地)
要小心。

费尔南多　(在门口，戴上礼帽)
我的灵魂已被俘虏；
它会排除一切恐惧。
我已成为爱情的奴隶，

这辈子都难逃这种境遇。

马里亚娜　再见。

（拿起蜡烛）

费尔南多　不用送，马里亚娜。

时间在前进，我愿

在堂佩德罗之先

过桥，明天见。

〔二人离去。

第　八　场

空场半秒钟。马里亚娜和费尔南多刚一出门，堂娜安古斯蒂娅斯就拿着一个大烛台出现在正门，秋天的榅桲果散发着馨香。

安　蒂　（手拿大烛台进来）

姑娘，你在哪儿？姑娘！

可是主啊，这是怎么回事？

你在什么地方？

马里亚娜　我和费尔南多

出去了……

安　蒂　（放下烛台）

孩子们发明的是

什么把戏！

你要训他们一顿。

马里亚娜　他们干什么了？

安　蒂　马里亚娜，你秘密

绣的那面旗……

马里亚娜　（打断她，郑重地）

你说什么？

安　蒂　他们在那个旧柜里

找到了它

两个人就在上面

假装死人躺下！

丁零当啷，外婆呀，

快叫我们的神父

带来小旗子

和迷迭香的花；

带来果园里

粉红色的石竹花。

主教们已经来了

口中不住地祈祷“安息吧”，

他们闭着眼睛

一副认真的表情。

这是孩子们的把戏，

好吧。我心里

可着实担惊！

那面讨厌的旗帜

使我怕得不行。

马里亚娜　（恐惧地）

可他们怎么会发现？

那面旗藏得很严！

安　蒂　马里亚娜，悲惨的时间

降临到这古老的家庭里，

我看它步入了歧途

没有男人，无靠无依，
四周一片静寂！
此外，你……

马里亚娜 （乱了方寸，神色悲哀）
上帝啊！

安　蒂 马里亚娜，你做了什么？
秘密的看守包围了这些墙壁。

马里亚娜 我的心已经发疯，
要做什么我也说不清。

安　蒂 忘掉它吧，马里亚娜！

马里亚娜 （满怀激情）
将它忘掉，我做不到！
〔响起孩子们的笑声。

安　蒂 （做手势，叫马里亚娜别出声）
孩子们。

马里亚娜 我们快去吧。
他们怎么会那样？

安　蒂 事情就会这样。
马里亚娜，你要为他们着想！

马里亚娜 是，是，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我没为他们着想！
〔二人出去。

幕落下

第　二　幕

马里亚娜家的大客厅。色调呈灰色、白色和象牙色，宛似一幅古老的石版画。白色的家具，皇家的风格。深处，有一扇挂着灰色帘子的门，两旁有侧门。一张靠壁桌，上面放着玻璃匣子和大束的绸花。房间中心，有一架钢琴和玻璃的烛台。夜晚，石竹与马里亚娜的孩子们在场上。孩子们穿着当年高雅的童装。石竹坐着，孩子们坐在两旁的矮凳上。环境整洁、朴实，尽管存有一些马里亚娜继承下来的豪华的家具。

第　一　场

石　竹　我不讲了。（站起身）

男孩儿　（拉着她的衣服）

再给我们讲一个别的。

石　竹　你把我的衣服扯破了！

女孩儿　（拉着她）

这衣服很不结实。

石　竹　（斥责）

你妈妈买的。

男孩儿　（笑着，拉她的衣服让她坐下）

石竹！

石　竹　（不得不坐下，也笑了）

孩子们！

女孩儿　讲那个吉卜赛王子的故事。

石　竹　吉卜赛人从来没当过王子。

女孩儿　为什么？

男孩儿　我不想让他们在我身旁。

他们的母亲全是巫婆。

女孩儿　（强有力地）

骗人！

石　竹　（训斥）

丫头！

女孩儿　昨天我还看见两个吉卜赛人

在向皇城门的基督祈祷。

他们有这样的剪刀……

还有四头毛茸茸的小驴……

眼睛向四处瞧……

尾巴总是不住地摇。

世上哪里能找到！

男孩儿　（一本正经地）

肯定是偷来的。

石　竹　没那么坏也没那么好。懂么？

〔两个孩子伸出舌头表示嘲弄。

石　竹　嘘！

男孩儿　那首刺绣的歌谣？

女孩儿　卢塞纳的公爵！怎么说来着？

男孩儿　橄榄树啊，橄榄树……在刺绣。

（似在回忆）

石　竹　我给你讲，不过讲完了，

你们马上去睡觉。

男孩儿　好吧。

女孩儿　懂了！

〔石竹划十字，孩子们模仿她，注视着她。

石　竹　至高无上的三位一体

总是造福于人，

在海上保佑海员

在山里保佑山民。

在橄榄树绿色

绿色的海岸上……

女孩儿　（用一只手捂住石竹的嘴，自己接着说）

有一位刺绣的小姑娘。

娘啊！她在绣什么？

石　竹　（对女孩儿会背诵感到欣喜）

白银的绣花针

水晶的绣花绷子，

她在绣一面旗子

口中不停地歌唱。

为了橄榄树，橄榄树，

娘啊，谁会往下讲！

男孩儿　（继续）

来了一位安达卢西亚人，

风流潇洒的美男子。

〔马里亚娜出现在舞台深处，身着浅黄衣裙，一种古老书本的黄色，倾听着谣曲，用表情体现着旗帜和死的念头在她心中引起的反响。

石　竹　"姑娘啊，绣花姑娘，

我的生命啊，别再操劳！
因为卢塞纳的公爵
在睡觉，就要睡觉。”

女孩儿　小姑娘回答：
“你说的不是实话：
卢塞纳的公爵
要去战场厮杀
让我绣这面红旗的人
恰恰就是他。”

男孩儿　在科尔多瓦街上
人们抬着他去埋葬，
躺在珊瑚的棺材里
穿着修士的服装。

女孩儿　（似入梦境）
茴芹香和石竹花
放在棺材上，
一只老的绿鸟儿
啾啾地歌唱。

石　竹　（富于感情地）
“卢塞纳的公爵啊，
再也难相逢！
我所绣的旗
再也没有用。
在那橄榄树梢
我会注意瞧
风儿吹过时
怎把叶儿摇。”

男孩儿　“再见了，漂亮的姑娘，
谷穗和灯芯草的地方，
我要去塞维利亚，
在那里我是船长。”

石　竹　在橄榄树绿色
绿色的岸旁
不停地哭啊，哭啊
一位黑黝黝的姑娘。

〔孩子们作出满意的表情。极有兴致地继续背着谣曲。

第　二　场

马里亚娜　（向前走）
该躺下睡觉了。

石　竹　（站起身，对孩子们）
你们听见了吗？

女孩儿　（吻马里亚娜）
妈妈，你带我们去睡。

马里亚娜　女儿，我不行，
我要给你缝一件斗篷。

男孩儿　给我？

石　竹　（笑着）
当然了！

马里亚娜　一顶礼帽
带一条绿色和两条桔黄色的飘带。
（吻男孩儿）

石　竹　孩子们，上岸！

男孩儿 （回来）

我要像大人那样的，

又高又大，知道吗？

马里亚娜 你会有的，宝贝儿！

女孩儿 回头你要进来；

我要你在身边。

今晚风很大，什么也看不见。

马里亚娜 （低声对石竹）

完了事，到门口去。

石　竹 很快就好了，孩子们困了。

马里亚娜 叫他们祈祷时别笑！

石　竹 是的，夫人！

马里亚娜 （在门口）

一段圣母颂

两段苦难的圣基督的祷文

好保佑我们。

女孩儿 我们背诵

圣胡安的那一段

为了保佑行人和海员。

〔都进屋。停顿。

第　三　场

马里亚娜 （在门口）

孩子啊，安静地入梦乡，

为娘我，绝望又疯狂，

（慢慢地）

只觉得胸中血的玫瑰在燃烧，
以它自己强烈的光芒。
愿你们梦在狂欢节和卡塔赫纳
清爽明亮的花园里
做着传物游戏，摇荡
在碧绿柠檬的枝头上。
孩子啊，我同样睡着，
我也在自己的梦中飞翔，
就像蒲公英轻柔的花伞
不知道随风飘向何方。

第　四　场

堂娜安古斯蒂娅斯出现在门口。

安　蒂　（旁白）

古老而又诚实的人家，简直疯了！

（对马里亚娜）

有人来拜访你。

马里亚娜　谁？

安　蒂　堂佩德罗！

〔马里亚娜跑向门口。

安　蒂　坐下，孩子！他不是你丈夫！

马里亚娜　你说得对。可我做不到！

第　五　场

马里亚娜跑到门口时，堂佩德罗正迎她而来。堂佩德

罗三十六岁。这是一个和气、镇静而又强壮的男子。衣着得体，话语温柔。马里亚娜向他伸出双臂并紧握他的双手。堂娜安古斯蒂娅斯采取一种伤心和保留的态度。停顿。

佩·索托　（热情地）

谢谢，马里亚娜，谢谢。

马里亚娜　（几乎没有说出声）

我做了该做的事。

〔在这一场中，马里亚娜表现出一种强烈而又深沉的激情。

佩·索托　（对堂娜安古斯蒂娅斯）

非常感谢，夫人。

安　蒂　（伤心地）

为什么？晚安。

（对马里亚娜）

我走了

到孩子们那儿去。

（旁白）

哎，可怜的马里亚尼塔！

〔堂娜安古斯蒂娅斯一离开，堂佩德罗就热情地挽住马里亚娜的腰部。

佩·索托　（满怀激情）

你为我所做的，有谁能报答！

啊，我多么为他担惊受怕！

由于你柔弱的心脏冒着危险，

我已获得了新生的血液，马里亚娜。

马里亚娜　（靠近，颓丧地）

佩德罗，如果你死了，我的血又有什么用场？

难道说没有空气了，鸟儿还能飞翔？……

（小声地）

我永远说不出有多么爱你；

一到你的身边就忘了所有的话语。

佩·索托 （语调温柔）

你冒着多么大的危险而又毫不气馁！

置身于歹徒之中，你多么孤单！

谁能用我的痛苦和我的生命

使你从恶人的埋伏中脱险，

多么漫长啊，深山里没有你的黑夜和白天！

马里亚娜 （将头垂在他的肩上，宛似做梦）

就这样！将你的气息呼在我的前额。

吹去我的忧伤与苦涩；

这忧伤是由于我不知向何处去，

这爱的苦涩正在将我的嘴烧灼。

（停顿。突然离开他并拉着他的双肘）

佩德罗，没有人跟踪你吗？没有人看见你进来吗？

佩·索托 （坐下）

没有人。你住在静悄悄的街上，

而黑夜又像中了魔一样。

马里亚娜 我心里非常恐慌。

佩·索托 （拉住她一只手）

过来！

马里亚娜 （坐下）

我很害怕他们会预料到，

保皇党的恶棍会把你杀掉。

如果你……

（激动地）

我也会死，会死，这你知道。

佩·索托 （激动地）

马里亚尼塔，别怕！我的女人！我的生命！

别怕！我们的结盟天衣无缝。

你绣的旗帜将在街头飘扬

沐浴着全体格拉纳达人民的热情。

你和所有的人共同渴望的自由

将用银色的巨足踏上艰辛的土地。

倘若不是这样；倘若佩德罗萨……

马里亚娜 （恐惧地）

别再说下去！

佩·索托 要是他发现我们的团体，我们必死无疑……

马里亚娜 住口！

佩·索托 马里亚娜，没有自由的人将会怎样？

没有人们心中那和谐坚定的光芒？

你说，如果没有自由我怎能爱你？

我怎能将这颗坚强的心给你，如果它不属于

我的胸膛？

别害怕；我已经在农村嘲弄了佩德罗萨，

直到和你一起将他战胜，我这样想，

因为你向我献出了你的家、你的手和你的情深意长。

马里亚娜 有件事我说不明白，然而它确实存在！

和你在一起，我多么幸福！然而尽管我感到快乐

却有一个严重的焦虑使我气愤并不知所措；

我觉得窗帘后面许多人在隐藏，

我觉得我的话在街上清晰地回响。

佩·索托 （痛苦地）

的确是这样！多么可怕的宁静！多么痛苦！

向遥远的每一分钟不停地提出的问题！

在山区我忍受了没有尽头的秋季！

这些你都不知道！

马里亚娜 告诉我：你是不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佩·索托 我几乎被送进法院，

〔马里亚娜作恐怖状。

佩·索托 但是

你送去的护照和马匹搭救了我

还有那位对我一言不发的奇怪的青年。

马里亚娜 （不安，不愿回忆）

告诉我。

佩·索托 你为什么在打颤？

马里亚娜 （紧张）

说下去，后来呢？

佩·索托 后来

我在阿尔布哈拉游荡。我知道

直布罗陀流行黄热病：去那里绝不可能，

只有隐藏起来等待时机。终于有机可乘！

靠你的帮助我终于取胜。马里亚娜啊，我的生命！

自由之神，尽管用鲜血也要呼唤所有的门庭！

马里亚娜 （精神焕发）

我的胜利就是让你坐在身边！

当你不看我时我却能将你的眼睛观看。

当你在我身旁，我会将心中的一切遗忘

我会爱世上所有的人：

甚至包括佩德罗萨和国王。

对好人和坏人一样。佩德罗，

当两人相爱时，他们会忘却时间，

只剩下你和我，已经没有黑夜与白天！

佩·索托 （拥抱她）

马里亚尼塔！

宛似两条红色寂静的河流

你的双臂束缚着我的战斗的躯体。

马里亚娜 （捧起他的头）

现在我会失去你，失去你的生命。

你就像一个驾着古老木船

永不休止地航行的海员，

作为你的恋人，我窥伺着

深不见底的波涛大海

等候着人们将你溺死的躯体带到我的身边。

佩·索托 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刻，

要敞开胸膛迎接眼前的美好光景，

一个充满麦穗和羊群的西班牙即将诞生，

人们将快乐地吃着自己的面包，

在我们广阔的永恒

和这天际与宁静的激情之中。

西班牙在埋葬并践踏她古老的心灵，

她那半岛上游动的饱受创伤的心灵，

必须尽快用双手和牙齿拯救她的生命。

马里亚娜 （激情满怀）

我是第一个渴求这样做的人。

我愿自己的阳台向太阳开放，

让地上充满金色花朵的芳香，
为了爱你，并肯定赢得你的爱，
为了无人窥伺我，就像此时此刻一样。
（感情冲动）
不过我已经作好准备！
（站起）

佩·索托 （热烈地，站起）
我喜欢你这样，
美丽的马里亚尼塔！朋友们
不会拖延多久，抬起
你勇敢的脸庞
和洁白脖颈上燃烧着的眼神，
（爱恋地）
它闪烁着光芒。
〔外面风雨声。马里亚娜示意堂佩德罗不要做声。

第 六 场

石 竹 （走进）
夫人……我觉得有人叫门。
〔堂佩德罗和马里亚娜无动于衷。石竹走向堂佩德罗。

石 竹 堂佩德罗！

佩·索托 （镇静地）上帝保佑你！

马里亚娜 你知道来的是谁吗？

石 竹 是的，夫人，我知道。

马里亚娜 暗号呢？

石 竹 没忘。

马里亚娜　开门之前

　　　　要从大的观察孔仔细看看。

石　竹　夫人，我会这样做。

马里亚娜　一盏灯火也不要点，

　　　　不过在庭院

　　　　要准备好一支蜡烛，

　　　　并把花园的窗户关严。

石　竹　我这就照办。

　　　　（走下）

马里亚娜　来多少人？

佩·索托　没几个。

　　　　不过都相关。

马里亚娜　消息呢？

佩·索托　过一会儿就会有。

　　　　到底是不是起义

　　　　我们将做出决断。

马里亚娜　别出声！

　　　　（示意堂佩德罗别说话，倾听。外面响着风雨声）

　　　　已经来了！

佩·索托　（看表）准时！

　　　　真是卓越的爱国者。

　　　　坚定的人们！

马里亚娜　上帝帮助我们所有的人！

佩·索托　会帮助的！

马里亚娜　应该帮助，

　　　　如果看一看这颠倒的乾坤！

　　　　〔马里亚娜跑着，直到门口，并拉开深处的巨大门帘。

马里亚娜　进来吧，先生们！

第 七 场

进来三位男士，身着灰色的大斗篷；其中一位留着鬓角，马里亚娜和堂佩德罗亲切地接待他们。三位男士与他们二人握手。

马里亚娜　（与同盟者甲握手）

啊，手多么凉啊！

同盟者甲　（坦率地）

天气冷如刀！

我忘了手套，

可这里很好。

马里亚娜　真的在下雨吗？

同盟者丙　（坚定地）

萨卡丁都无法通过了。

〔三人脱下斗篷，抖掉雨水。

同盟者乙　（忧伤地）

雨线，宛似晶莹的柳丝，

降落在格拉纳达的屋顶上。

同盟者丙　达罗河流淌着浑浊的泥浆。

马里亚娜　有人看见你们吗？

同盟者乙　（忧郁。说话少而又不连贯）

没有。我们各自单独地

来到这昏暗大街的街口。

同盟者甲　有可以做出决断的消息吗？

佩·索托　今天夜里到，靠上帝保佑。

马里亚娜　小声点。

同盟者甲　（微笑）

为什么，堂娜马里亚娜？

这时候人们都在睡觉。

佩·索托　我相信我们是安全的。

同盟者丙　你别肯定，

佩德罗萨对我的监视一刻也没放松，

尽管我巧妙地避开了他的跟踪，

他仍在窥伺，而且会知道些风声。

〔有人坐着，另一些人站着，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

马里亚娜　昨天他曾来这里。

〔三位男士显出惊奇的表情。

马里亚娜　由于他是我的朋友

我不愿，因为也不该拒绝他！

他夸奖了我们的城市；

他说话时，和颜悦色，

可却使劲盯着我……我不明白……

好像他知道什么！

（强调）

他似乎要看穿我的心事。

他整个下午都在这里

一直和我的眼睛顽强地对峙，

佩德罗萨可是干得出……无论什么事！

佩·索托　他不可能想到……

马里亚娜　我不大放心，告诉你们

是为了更加谨慎。

晚上，当我将窗户关闭

觉得有人在推动玻璃。

佩·索托 （看表）

已经是十一点十分。

送信者应当离这里很近。

同盟者丙 （看表）

很快就该到了。

同盟者甲 请上帝为他帮忙！

我觉得每一刻都像一个世纪一样！

〔石竹走进来，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雕花玻璃的高脚杯和一瓶红葡萄酒。将托盘放在单腿圆桌上。马里亚娜与她交谈。

佩·索托 朋友们将为通知而担心。

同盟者甲 都已经知道。无人不晓。

一切都取决于今天晚上

对我们的通告。

佩·索托 形势严重，

但也难逢，只要我们善于将这时机利用。

〔石竹出去，马里亚娜拉开窗帘。

佩·索托 要研究哪怕是最小的细节，

因为人民会毫不犹豫地响应。

安达卢西亚整个空气中

都充满着自由。这个字眼

响彻了它所有城市的心灵，

从古老的黄色塔楼

到橄榄林的树丛。

马拉加的海岸

充满了坚决要起义的人们：

帕洛的渔民、海员和大多数的士绅。
在内尔哈、维莱斯，
人民会跟着我们，
都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的来临。
他们来自崇山峻岭和辽阔的大海
因而是最自由的人群。
阿尔赫西拉斯在等待时机，
在格拉纳达，像你们
这样出身的先生都冒着生命的危险
又多么激动人心。
啊，我已经焦急万分！

同盟者丙　就像所有
真正的自由党人。

马里亚娜　（胆怯地）
可有人跟着你们？

佩·索托　（信服地）
所有的人。

马里亚娜　尽管有这种恐怖？

佩·索托　（干脆地）
是的。

马里亚娜　没有任何人
去沙龙林荫道
安静地散心，
明星咖啡馆也无人登门。

佩·索托　（热情地）
马里亚娜，你绣的旗帜
将受到费尔南多国王的尊敬，

对卡洛马尔德① 的打击却很沉重！

同盟者丙　当他已没有别的道路

就会在自由党人面前屈从，

尽管他装得无依无靠

其实他是独断独行。

马里亚娜　费尔南多不是手下人的玩具吗？

同盟者丙　还要耽搁很久吗？

佩·索托　（不安地）

我不知怎么对你说。

同盟者丙　要是他被捕了呢？

同盟者甲　不会的。

黑暗和雨水使他很隐蔽，

而且他一向警惕。

马里亚娜　现在到了。

佩·索托　我们终于能得到些消息。

〔众人站起并向门口走去。

同盟者丙　欢迎，如果他带来好消息。

马里亚娜　（激动地，对堂佩德罗）

佩德罗，看着我。你要特别谨慎，

我差一点憋死过去。

第　八　场

同盟者丁出现在门口，这是一个强壮的男子；富裕的

---

① 卡洛马尔德(1773—1842)，西班牙专制主义者，受宠于费尔南多七世，但在民间颇有恶名。

农民。穿着当年时兴的服装；头戴天鹅绒尖顶礼帽，缀着丝绸的帽穗；上衣的肘部、袖口和领口处配有各种颜色的呢料和刺绣。长裤有黑色贴边，用银扣固定，皮裹腿，一侧已打开，看得见大腿。面带一种温柔而又有男子气的忧伤。所有的人物都站在大门旁边。马里亚娜不掩饰她的忧愁，一会儿看着刚刚到来的人，一会儿又看着堂佩德罗，显出痛苦和探询的神情。

同盟者丁　先生们，堂娜马里亚娜！

（与马里亚娜握手）

佩·索托　（急不可耐）

有消息吗？

同盟者丁　像这天气一样坏！

佩·索托　发生什么事了？

同盟者甲　（愤怒地）

我几乎猜到了。

马里亚娜　（对堂佩德罗）

你难过吗？

佩·索托　加的斯的人呢？

同盟者丁　一切都是徒劳。

要及早准备好。

政府从各处将我们监视。

起义要往后推迟，

否则，或者拚命，或者死路一条。

佩·索托　（绝望地）

我不知该怎样想，因为在我的身上

有一个淌血的创伤。

先生们，我不能再等了。

同盟者丙　（坚强地）堂佩德罗，等待时机我们会胜利。

这种形势不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同盟者丁　（坚强地）

此时此刻我们只有默不做声。

谁也不愿白白地送命。

佩·索托　（同样坚强地）

我要付出很大的痛苦。

马里亚娜　（愁苦地）

声音再低些！

（踱来踱去）

同盟者丁　整个西班牙都沉默不语，但是活着！

好好地收着那面旗。

马里亚娜　我将它转到一位老朋友的家里，

在阿尔瓦伊辛，我在颤抖。

或许保存在这里更为适宜。

佩·索托　在马拉加怎么样了？

同盟者丁　在马拉加，实在可怕。

贡萨莱斯·莫雷诺的流氓……

发生的事情叫人难往出讲。

〔急切地等待。马里亚娜，坐在沙发上，挨着堂佩德罗，经过上述的全过程之后，热切地听着同盟者丁的讲述。

同盟者丁　托里赫斯①，高贵的将军，

明净的前额，安达卢西亚

的人们，在那里看到了

---

① 何塞·马利亚·托里赫斯(1791—1831)，西班牙将军，参与推翻国王统治的斗争，在马拉加海岸登陆后被处决。

公爵中的绅士，
纯银般的心，
在马拉加凶猛的海滩上
他被处以死刑。
人们将他诓骗，
他不幸相信了谎言，
满意地和他的船队，
靠近了马拉加的海岸。
真可叹那高尚的心灵
对恶人竟无防范！
保皇党人将他逮捕
当他一踏上沙滩。
巴尔特的子爵
军队的指挥官，
面对这卑劣的行径，
他应将自己的手砍断，
由于摘下了托里赫斯
腰间精美的宝剑，
水晶在剑柄上镶嵌，
用两条彩带儿装点。
杀害他和他的伙伴
在很深很深的夜晚。
公爵中的绅士，
纯银般的心。
在米哈斯的土地上
升起了大团的乌云。
大风吹动海面

船队撤离海岸
匆匆地荡桨
高高地扬帆。
行刑的枪声
回响在涛声中间，
勇敢的骑士
和他的同伴，
三处伤口流血，
死在黄沙滩。
死神，尽管是死神，
也抹不掉他的笑脸。
在所有的船上
水手们哭声不断，
最美丽的女士们
戴孝而又心酸，
同样为他哭泣
在上面的柠檬园。

佩·索托 （听完谣曲后，站起）
每个困难都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先生们，我们的工作要勇往直前。
托里赫斯的死进一步激励
我继续斗争的勇气。

同盟者甲 我也这样考虑。

同盟者丁 然而现在要镇静；
会有另外的时机。

同盟者乙 （激动）
遥远的时机！

佩·索托　但我的精力不会耗尽。

马里亚娜　（低声，对堂佩德罗）

佩德罗，只要我还在呼吸……

同盟者甲　我们走吗？

同盟者丙　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你说得有理。

同盟者丁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

仅此而已。

同盟者甲　应该有乐观主义。

马里亚娜　你们可愿喝一杯？

同盟者丁　我们接受

因为实属必须。

同盟者甲　完全同意！

〔大家起立，拿酒杯。

马里亚娜　（斟满酒杯）

雨真大呀！

〔外面雨声大作。

同盟者丙　堂佩德罗难过悲伤！

同盟者丁　像我们大家一样！

佩·索托　确实如此！

我们有理由悲伤。

马里亚娜　然而尽管有残酷的镇压

尽管有理由悲伤……

（举起酒杯）

可是"站着的水手，躺着的月亮。"

地中海地区三桅船

和帆船上的人们都这样讲。

应该像他们一样，任何时候

都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宛似在梦中）

“站着的水手，躺着的月亮。”

佩·索托　（举着酒杯）

让我们的家像船一样。

〔众人饮酒。停顿。外面传来远处的敲门声。众人手拿着酒杯呆住，在极度的寂静中。

马里亚娜　是风吹上了一扇窗户。

〔又响起敲门声。

佩·索托　听见了吗，马里亚娜？

同盟者丁　会是谁呢？

马里亚娜　（充满忧愁）

神圣的上帝啊！

佩·索托　（抚摩她）

别怕！你会看到没什么事情。

〔大家都放下酒杯，惴惴不安。

石　竹　（进来，几乎喘不过气来）

哎呀，夫人！两个蒙面人，

佩德罗萨跟着他们！

马里亚娜　（喊着，激动地）

佩德罗，走吧！

都走！圣母呀！快走！

佩·索托　（茫然地）

我们走吧！

〔石竹撤去酒杯并熄灭蜡烛。

同盟者丁　丢下她是卑鄙的。

马里亚娜　（对堂佩德罗）

你快点吧！

佩·索托　从哪儿走呢？

马里亚娜　（发疯地）

哎呀！从哪儿呢？

石　竹　他们在叫门！

马里亚娜　（恍然大悟）

从过道的那扇窗户

你很容易往外跳！

那个屋顶离地面不高。

同盟者乙　我们不应该将她

一个人抛下！

佩·索托　（有力地）

可必须这样！

否则我们在场，他们会怎么想？

马里亚娜　对，对，你马上走。

快逃出去！

佩·索托　（激动）

再见，马里亚娜！

马里亚娜　朋友们，上帝保佑你们！

〔众人从右面的门迅速离去。石竹从临街的一个阳台的缝隙向外张望。马里亚娜在门口说。

马里亚娜　佩德罗，朋友们，大家小心！

（关上右面的小门，同盟者们是从那里出去的，拉开门帘。然后，动人地说）

石竹，开门！我是

一个被系在马尾上的女人。

〔石竹离去。她迅速地走到钢琴旁。

马里亚娜　上帝啊，请不要遗忘

你的激情和双手上的创伤！

（坐下并开始演唱马努埃尔·加西亚于一八〇八年创作的歌曲：《走私者》）

我是走私者

我随心所欲

向所有的人挑战

因为我无所畏惧。

啊咿！啊咿！

啊，小伙子们！啊，姑娘们！

谁买我的黑线？

我的马疲惫不堪，

我会死于梦幻！

啊咿！

啊，巡逻队来了

已经开始枪战。

啊咿！啊咿！我的马儿，

马儿长着白色的脸。

啊咿！

啊，马儿啊，飞快地驰骋。

啊，马儿，我难活命。

啊咿！

〔要怀着令人敬重而又是绝望的感情演唱，同时倾听着佩德罗萨上楼梯的脚步声。

第 九 场

深处的帘子拉开，石竹出现，心中恐惧，一手端着有三支蜡烛的烛台，另一只手放在胸前。佩德罗萨是个冷酷的家伙，面色惨白，令人生畏地镇静。话中暗藏着讽刺，对周围的一切都仔细地观察，却不失礼，令人反感。要避免漫画式的脸谱。佩德罗萨一进来，马里亚娜便停止弹琴，从钢琴旁站起来。沉寂。

马里亚娜　进来。

佩德罗萨　（走向前来）

夫人，请不要因为我
而打断您刚才正在
演奏的小曲儿。
（停顿）

马里亚娜　（想笑）

黑夜多么凄凉
所以我要歌唱。
（停顿）

佩德罗萨　看到您的阳台上

有灯光，我便想登门拜访
如果打扰了您，请您原谅。

马里亚娜　我对此深表谢意。

佩德罗萨　雨下得多么急！

〔停顿。在这一场中同时应有不知不觉的停顿和不折不扣的静默，在此其间，两个人物的心灵在进行绝望的斗争。这是极难掌握火候的场面，切不要让夸张损害内

心的激动。在这一场应该使人觉察到，言外之意远远胜过人物的道白。雨声，适度地模拟，声音不要太大，不时可闻，以填充场上的寂静。

马里亚娜 （故意地）

是不是很晚了？

佩德罗萨 （盯着她，同样故意地）

是的！很晚。
法庭的钟
早已敲过十一点。

马里亚娜 （镇静地并指给佩德罗萨一个座位）

我没听见。

佩德罗萨 （坐下）

我从老远就已听见。
现在我将寂静的街道察看，
雨水冷得刺骨
还要忍受来自阿拉罕布拉①
那寒气逼人的灰暗。

马里亚娜 （故意地并恢复常态）

冰冷的空气
将一根根的针
刺进人们的肺和心里。

佩德罗萨 （对她报以讽刺）

可不正是这样。
我在履行艰难的职责，
而您，高尚的马里亚娜，

① 矗立于格拉纳达东南方的阿拉伯式宫殿，曾是摩尔人的王宫，如今变成了旅游胜地。

在家里，风吹不着雨打不着，

在缝花边，或绣着别的什么……

（作回忆状）

是谁对我说

您的刺绣非常出色？

马里亚娜　（害怕，但仍保持一定的镇静）

难道是罪过？

佩德罗萨　（做否定的手势）

我们的国王圣上，上帝保佑，

（屈身）

在瓦朗赛宫殿① 与他的叔王

堂安东尼奥一起刺绣消遣。

多么美的活计。

马里亚娜　（含糊不清地）

我的上帝！

佩德罗萨　对我的拜访感到惊奇？

马里亚娜　（欲微笑）

不！

佩德罗萨　（严肃地）

马里亚娜！

（停顿）

一位像您这么漂亮的女性

孤孤单单地生活就不害怕担惊？

马里亚娜　害怕？一点也不！

佩德罗萨　（故意地）

① 瓦朗赛是法国中部省份安德尔的城市，费尔南多七世曾在此居住，并于一八一三年与拿破仑签约，恢复了他的西班牙王位。

在格拉纳达有那么多
自由党和无政府主义者，
人们不能安定地生活。
（坚定地）
您早晚会知道！

马里亚娜 （尊严地）
佩德罗萨先生！
我是我家的女主人，其余的我不管！

佩德罗萨 （微笑）
而我是法官。请原谅，马里亚娜。
因此我要管这些事件。
然而三个月来我在发疯似地寻找
也未能将一个头领捉拿归案……

〔停顿。马里亚娜注意倾听并在玩弄她的一枚戒指，强忍着忧虑和愤怒。

佩德罗萨 （似在回忆，冷淡地）
一个叫什么堂佩德罗·索托马约尔的人。

马里亚娜 他可能离开了西班牙。

佩德罗萨 不；我希望他很快就落入我的手心。

〔听到此话，马里亚娜紧张得有点失态，这足以使她手中的戒指掉下来，或者是她为了避免对话而扔下去的。

马里亚娜 （站起）
我的戒指！

佩德罗萨 掉了？
（有意地）
您要小心。

马里亚娜 （紧张）

这是我的结婚戒指，请您别动，

您会踩坏它。

（寻找）

佩德罗萨　很好。

马里亚娜　好像

有一只无形的手将它摘下。

佩德罗萨　请您再镇静些。

（冷漠地）

您瞧。

（边指看到的戒指，边往前走）

就在这里！

〔马里亚娜先于佩德罗萨俯身去拾；后者站在她旁边，

当马里亚娜站起身时，佩德罗萨搂住她并吻她。

马里亚娜　（一声喊叫并向后退）

佩德罗萨！

〔停顿。马里亚娜气得哭起来。

佩德罗萨　（温柔地）

别叫。

马里亚娜　圣母啊！

佩德罗萨　（坐下）

我觉得这哭声已经没用。

马里亚娜，我的夫人，请镇静。

马里亚娜　（突然绝望地扑上去并揪住佩德罗萨的脖颈）

你对我想些什么？你说！

佩德罗萨　（无动于衷）

想得很多。

马里亚娜　我会将它们战胜。你打的什么主意？

要知道我对谁也不畏惧。

我本来像新生的泉水一样清爽。

如果你碰我，我也会将自己弄脏；

不过我会保卫自己。请你马上出去！

佩德罗萨 （坚定而又满腔愤怒）

安静！

（停顿。冷漠）

我愿意成为你的朋友。

你应该感谢我的来访。

马里亚娜 （凶狠地）

难道我能允许您污辱我？

允许您深更半夜闯进我的住处

为了……流氓！我弄不清……

（抑制住自己）

您怎么会要将我断送！

佩德罗萨 （热烈地）

正相反！

我来救您出火坑。

马里亚娜 （果断地）

我不需要！

（停顿）

佩德罗萨 （坚定而专横地，带着苦笑走近她）

马里亚娜！那面旗呢？

马里亚娜 （茫然）

什么旗？

佩德罗萨 您用这双白净的手绣的那面旗

（抓住她的双手）

为了反对国王的法律！

马里亚娜　是哪个下流货向您造的谣言？

佩德罗萨　（无动于衷地）

紫底绿字。

绣得漂亮！

在阿尔瓦伊辛，我们搜到了它，

就像你的生命一样落入我的手掌。

不过我是你的朋友，你不用慌。

〔马里亚娜气得喘不过气来。

马里亚娜　（几乎晕倒）

这是谎言，谎言。

佩德罗萨　我还知道

有许多同谋犯。

我希望你对他们的名字不要隐瞒。

（压低声音，激动地）

谁也不会知道发生的事情。

我爱你，我的宝贝儿，你可听见？

你要么是我的，要么命赴黄泉。

你一向藐视我；不过现在

我能用双手掐住你的脖子，

你会爱我的，因为我能将你的生命保全。

马里亚娜　（在绝望中，温柔而又乞求地拥抱佩德罗萨）

请您怜悯我！如果您有怜悯之情！

放我逃生。我会将对您的记忆

珍藏在我的瞳孔。

佩德罗萨，为了我的孩子们！……

佩德罗萨　（拥抱着她，多情地）

那面旗
不是你绣的，美丽的马里亚娜，
你已经自由了，因为我愿意这样……
〔当佩德罗萨的嘴唇靠近马里亚娜的嘴唇时，后者拒绝了他，并做出一种野蛮的反应。

马里亚娜　这绝不行！我情愿首先牺牲！
这会使我痛苦，但却保持忠诚。
请您出去！

佩德罗萨　（责备她）
马里亚娜！

马里亚娜　马上出去！

佩德罗萨　（冷淡而又谨慎）
很好！我继续将此事处理
您自己断送自己。

马里亚娜　有什么关系！
我亲手绣了那面旗；
就是这双手，请您看仔细！
我认识些非常伟大的志士
他们会在格拉纳达将它升起。
不过我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

佩德罗萨　在暴力下
您会揭发！刑具很可怕，
女人毕竟是女人家！
您几时愿意就通知我一下！

马里亚娜　胆小鬼！
就是把针刺进我的心中
我也不会吭一声！，

（突如其来地）

佩德罗萨，我就在这里！

佩德罗萨　咱们走着瞧！……

马里亚娜　石竹，掌灯！

〔石竹进来，恐惧地，双手交叉在胸前。

佩德罗萨　没必要，夫人。我以法律

的名义逮捕你。

马里亚娜　以什么法律的名义？

佩德罗萨　（冷淡而又郑重地）

晚安！

（离去）

石　竹　（动人地）

啊，夫人，我的孩子，小石竹花，

我的心肝儿宝贝儿！

马里亚娜　（满怀着痛苦与恐惧）

伊莎贝尔，

我走了。给我披肩。

石　竹　您快逃命吧！

〔石竹探身到窗外。外面又响起雨声。

马里亚娜　我去堂路易斯家！看好孩子们！

石　竹　他们已经守住门口！走不了！

马里亚娜　当然。

（指着同盟者们逃离的地方）

从这里！

石　竹　不行！

〔当马里亚娜穿过时，堂娜安古斯蒂娅斯在门口出现。

安　蒂　马里亚娜！你去哪里？

你的女儿在哭。

她怕风和雨。

马里亚娜　我被捕了！我被捕了！石竹！

安　蒂　（拥抱着她）

马里亚尼塔！

马里亚娜　（扑倒在沙发上）

我现在就开始死了，

〔两个女人抱着她。

马里亚娜　看着我，哭吧。我现在就开始死了！

幕疾下

第三幕

格拉纳达，圣马丽亚·埃希普西亚卡修道院。阿拉伯特征。拱门，柏树，泉水，爱神木。几条凳子和几把皮面的旧椅子。幕启时，场上静悄悄的。管风琴声响起，从远处传来修女的声音。两个初来的修女从深处踮着脚跑来，为了不被人看见，她们环视着四周。她们穿着蓝色的服装，头戴白色的三角巾。二人十分小心地靠近左面的一扇门并从锁孔向里看。

第一场

年轻修女甲　她干什么呢？

年轻修女乙　（在锁孔处）

　　小声点！

　　她在祈祷。

年轻修女甲　躲开！

　　（自己去看）

　　多么洁白啊，多么洁白！

　　她的头在房间的昏暗中

　　闪烁着光彩。

年轻修女乙　她的头闪烁着光彩？

　　我一点也不明白。

她是个好心的女子，

可却要将她杀害。

你可说得清？

年轻修女甲　我只想

长时间而又近距离地

看清她的心灵。

年轻修女乙　多么勇敢的女性！

当昨天宣判

她的死刑，她没有

掩饰自己的笑容。

年轻修女甲　后来在教堂

我看见她哭了。

我觉得她的心

已经提到了喉咙。

她做了什么事？

年轻修女乙　绣了一面旗帜。

年轻修女甲　难道刺绣有罪？

年轻修女乙　听说她属于共济会。

年轻修女甲　这是什么组织？

年轻修女乙　是……我也不知道！

年轻修女甲　她为什么被捕？

年轻修女乙　因为她不喜欢国王？

年轻修女甲　还有什么？看得见吗？

年轻修女乙　也不喜欢王后！

年轻修女甲　我同样不喜欢他们。

（注视里面）

啊，马里亚娜·皮内达！

花儿已经开放

它们将陪着你去死亡。

〔修女卡门·波尔哈从舞台深处的门走出。

卡　门　姑娘们，你们看什么呢？

年轻修女甲　（吃一惊）

教友……

卡　门　你们不害羞吗？

马上去工作间。

谁教会你们这坏习惯？

我们过一会儿再谈！

年轻修女甲　告便！

年轻修女乙　告便！

〔两人离开。当卡门嬷嬷确信她们已走时，同样小心翼翼地走近并从锁孔向里瞧。

卡　门　她是无辜的！毫无疑问！

坚决不把口开！

为什么？我不明白。

（一惊）

来了！

（跑下）

第　二　场

马里亚娜身着光彩夺目的白色服装出场。面色苍白。

马里亚娜　教友！

卡　门　（转过身）

您想要什么？

马里亚娜　什么也不要！

卡　门　请说吧，夫人！

马里亚娜　我想……

卡　门　什么？

马里亚娜　我是不是能永远地

留在这座修道院里。

卡　门　那我们将是多么高兴！

马里亚娜　我不能！

卡　门　为什么？

马里亚娜　（微笑）

因为我已经死了。

卡　门　（吃惊）

堂娜马里亚娜，看在上帝的份上！

马里亚娜　世界靠近我身边，

岩石，水，空气，

我知道我看不见！

卡　门　他们将把你赦免！

马里亚娜　（冷静地）

让我们等着看！

这寂静魔术般地

压抑着我。宛似一个

香堇菜的屋顶在不断增大，

（激动地）

可有时又装扮成

我头上的长发。

啊，多么好的梦啊！

卡　门　（抓住她的手）

马里亚娜！

马里亚娜　我怎么样？

卡　门　你很好。

马里亚娜　我是个大逆不道的人，

不过我爱的方式

会让上帝将我原谅

就像他原谅抹大拉① 一样。

卡　门　无论在世外还是世上

他都会将你原谅。

马里亚娜　如果您晓得！

教友啊，我的身上

受尽了大地万物的创伤！

卡　门　上帝就充满爱的创伤，

这些伤口永远也愈合不上。

马里亚娜　受难而死的人出生，

我知道自己瞎了眼睛！

卡　门　（为马里亚娜的状况而难过）

一会儿见！您去

参加九日祭的祈祷吗？

马里亚娜　一如从前。教友，再见！

〔卡门下场。

① 受耶稣感化而改邪归正的妓女。

第三场

马里亚娜小心翼翼，迅速地走向深处，阿莱格里托，修道院的园丁在那里。他总是在笑，笑容温柔而又健康。身着当时的猎装。

阿里托　别着急

听我对您讲！

马里亚娜　快点，别让人看见！

你去堂路易斯家了吗？

阿里托　他们告诉我，

救您毫无希望。

想也不要想，

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死亡，

但是他们将尽力而为。

马里亚娜　（勇敢地）

他们会竭尽所能！对此我很肯定！

阿莱格里托，他们是高尚的人，

我与他们相同，

你没见我很镇静？

阿里托　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气氛。

大街上一片静寂。

只有风在吹来吹去，

人们都关在家里。

我只碰见一个小女孩儿

在古老的阿尔凯塞里亚

门口哭泣。

马里亚娜　你相信他们会让

没有过失的人死吗？

阿里托　我不知他们如何考虑。

马里亚娜　其它的呢？

阿里托　（茫然失措）

夫人！……

马里亚娜　说下去。

阿里托　我不愿意。

〔马里亚娜做出一个不耐烦的表示。

阿里托　堂佩德罗·

索托马约尔先生

据说已经离开国境。

都说他去了英国。

堂路易斯知道实情。

〔马里亚娜将信将疑而又动人地笑了，因为她实际上知道这是真的。

马里亚娜　对你这样说的人

想让我更加伤心。

阿莱格里托，不要相信！

你不相信，可是当真？

（心中苦闷）

阿里托　（茫然）

随您怎么想，夫人。

马里亚娜　当堂佩德罗获悉

我因为给他绣这面旗

而被关在这里

他会疯狂地纵马奔向此地。
如果他们将我问斩
他会死在我的身边，
这是一天夜晚，
他吻着我的头对我所言。
他将像圣乔治一样到来①，
在缀满宝石和黑色
水珠的橙色的斗篷上
绚丽夺目的花朵随风飘荡。
为了谁也看不见他
他将在黎明时到来。
因为他谦逊而又高尚，
在凉爽的黎明时光，
柠檬园还在
黑暗的天空闪亮
晨曦宛似三桅的船只
在丝绸和阴影的波涛上荡漾。
你知道什么？多么高兴呀！
你知道吗？我一点也不惊慌。

阿里托　夫人！

马里亚娜　谁对你说的？

阿里托　堂路易斯。

马里亚娜　他知道判决吗？

阿里托　他说不相信。

马里亚娜　（忧伤地）

---

① 圣乔治是传说中的一位王子，英俊勇敢，于三〇三年殉难，每年的四月二十三日是他的节日。

这可是千真万确。

阿里托　告诉他那么坏的消息

使我伤心。

马里亚娜　你要回去！

阿里托　随您。

马里亚娜　你回去要告诉他们

我非常满意称心

因为我知道一旦需要

他们都会来，有很多的人。

上帝会偿还你的艰辛！

阿里托　回头见。

（离去）

第　四　场

马里亚娜　（小声地）

我孤孤单单

在花园盛开的金合欢

下面，死神在将我偷看。

（小声地并走向果园）

然而我的生命就在这里。

我的血在激荡和抖颤

宛似一棵珊瑚树

在温柔的波涛之间。

尽管你的马在岩石上

播下四个月亮

在春天绿色的微风上

撒下火光，
跑得更快些！快来寻找我！
你看我感到
那些骨头和苔藓的指头
就在身边将我的头抚摩。
（走向花园，宛似与什么人说话）
你不能进来。不能！
啊，佩德罗！为了你自已，别进来；
但是坐在那泉边
将白色的六弦琴拨弹。
（坐在一个凳子上，用双手支撑着头）
〔花园中响起吉它声。

声　音　在水边，
谁也没有看见，
我的希望已死去。
〔舞台深处出现两名修女，后面跟着佩德罗萨。马里亚娜没看见她们。

马里亚娜　这一首民谣
说的事情我不想知道。
没有希望的心灵，
让大地将它吞掉！

卡　门　佩德罗萨先生来了。

马里亚娜　（感到害怕，站起身，似乎在摆脱梦境）
他是谁？

佩德罗萨　夫人！
〔马里亚娜吃一惊，不禁尖叫。两个修女开始退场。

马里亚娜　（对二修女）

你们要走吗？

卡　门　我们要去干活。

〔二修女走开。此时场上笼罩着极大的不安。佩德罗萨，冷漠却一本正经，死盯着马里亚娜，而后者，忧伤而又勇敢，接受着他的目光。

第　五　场

佩德罗萨穿一身黑衣服，披着斗篷。他的冷漠的表情显而易见。

马里亚娜　心灵已经告诉我：佩德罗萨。

佩德罗萨　还是那个
一如既往地等候您的消息的人。
是时候了。您不觉得吗？

马里亚娜　永远都该
保持沉默和快乐地生活。

〔坐在一个凳子上。这时，乃至整个这一幕，马里亚娜都有一种轻微的痴癫，直至最后爆发。

佩德罗萨　您知道判决了吗？

马里亚娜　知道。

佩德罗萨　判得对吗？

马里亚娜　（神采奕奕）
我认为那是谎言。
对于绞刑来说，我的脖子太短。
他们无法执行。您等着看。
况且，它洁白而又美丽。
没人愿将它绞断。

佩德罗萨　（紧接着）

马里亚娜！

马里亚娜　（狠狠地）

人们已忘记

要想使我死亡

整个格拉纳达都要死去。

而且会有非常伟大的人们

来拯救我的性命，

因为我是贵族。因为我是

卡瓦耶罗·德·卡拉特拉瓦舰长之女。

请您让我安静。

佩德罗萨　当您和您的伙伴经过时

在格拉纳达没有人会探出身影。

安达卢西亚人只会说；然后……

马里亚娜　就抛下我孤孤零零；

那又怎样？会有一个人

来与我死在一起，这就足够了。

不过他是来搭救我的性命！

（微笑并有力地呼吸，将双手放在胸前）

佩德罗萨　（突如其来地）

我不愿你死，我不愿意！

你也不会死，因你将说出

同谋者的消息。我对此坚信不疑。

马里亚娜　（狠狠地）

我什么也不会说，不会满足你的愿望，

尽管在我的心中

再也容不下更多的创伤。

对你们的奉承我充耳不闻
而且意志坚强。从前我害怕您的目光。
现在我和您面对面地相望
（靠近）
并和您的眼睛较量，
您的眼睛注视着那个地方，
我在那里将世界的任何力量
都无法使我说出的秘密珍藏。
我是勇敢的。佩德罗萨，我勇敢！

佩德罗萨　很好！
（停顿）
您知道，只要我一签字
就能抹去您眼睛的光芒。
用一支笔和一点墨水
就能使您进入漫长的梦乡。

马里亚娜　（高昂地）
为了我的幸福，
但愿您别耽搁时光！

佩德罗萨　（冷淡地）
今天下午他们就来。

马里亚娜　（恐惧并察觉）
什么？

佩德罗萨　今天下午；
已经下令你听候处决。

马里亚娜　（激愤并强烈地抗议她的死刑）
这不行！胆小鬼！在西班牙
谁指挥如此卑鄙的勾当？

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杀害我？

法庭的公理又在何方？

我将一生中最伟大的爱

绣在了自由的旗帜上。

难道我该当关在这里？

谁有一双透明的翅膀

为了寻找你而飞翔！

〔佩德罗萨得意地看到马里亚娜这突然的绝望并向她走去。光线开始呈现黄昏的色调。

佩德罗萨 （离马里亚娜非常近）

快说出来，国王会将你赦免。

马里亚娜，同谋者都是谁？

我知道你和他们有牵连。

每秒钟都在增加你的危险。

在白昼散尽之前

就会有人从街上来押解你。

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别再耽搁时间！

不要拿法律当作儿戏，

否则就为时太晚。

马里亚娜 （凶狠地）

我不会说！

佩德罗萨 （恶狠狠地，抓住她的双手）

他们是谁？

马里亚娜 现在我更不会开言。

（蔑视地）

放开，佩德罗萨，滚。卡门嬷嬷！

佩德罗萨 （可怕地）

你找死！

〔卡门嬷嬷胆战心惊地出场，两个修女在深处像幽灵似地交叉走过。

卡　门　怎么了，马里亚尼塔？

马里亚娜　没怎么。

卡　门　先生，这是不对的……

〔佩德罗萨冷漠、镇静而又威严，向修女投去一瞥严厉的目光，并开始退场。

佩德罗萨　下午好。

(对马里亚娜)

如果你通知我，我将不胜欢欣。

卡　门　先生，她是非常好的人！

佩德罗萨　(高傲地)

我没问你。

〔下场，修女卡门跟下。

第　六　场

马里亚娜坐在凳子上，用温柔而又动人的安达卢西亚语调说话。

马里亚娜　那一首歌谣我记得清

说着它在格拉纳达的橄榄中穿行：

“啊，三桅的小船啊，

真正的海盗！你的勇气

在哪里？

一条两桅的帆船

已经在瞄准你。”

（宛似在梦中，朦胧地）
在大海与繁星之间
我多么喜欢流连
身体靠着海风
长长的一条栏杆。
（激动而又满腹忧伤地）
佩德罗，带着你的骏马
或是骑着它来，在天黑之前。
但是要快！他们就要来了
要让我离开人间！
一定要快马加鞭！
（哭泣）“啊，三桅的小船啊，
真正的海盗！你的勇气
在哪里？
一条有名的帆船
已经瞄准了你。”
〔两个修女上。

修女甲　要坚强，愿上帝帮助你。

卡　门　马里亚娜，孩子，你要休息。（带马里亚娜下）

第　七　场

修女们的铃声响了。背景处出现了几名修女，她们穿过舞台，当从一位受难圣母前经过时在胸前划着十字，圣母的心上插着几把匕首，在墙上饮泣，一个巨大的用纸做成的金色和银色的玫瑰花的拱门遮掩着她。年轻修女甲和乙尤其引人注目。柏树开始染上金色的光芒。

年轻修女甲　什么叫声！你听到了吗？
年轻修女乙　从花园传出；这声响
　　似乎来自远方
　　伊内斯，我怕得慌！
年轻修女甲　她会在哪儿呢，马里亚尼塔，
　　格拉纳达的玫瑰和茉莉花。
年轻修女乙　在等她的未婚夫。
年轻修女甲　她的未婚夫迟迟未到。
　　如果你看见她在怎样
　　从窗口一次一次地观瞧！
　　她说："如果没有那些山峦，
　　无论多远她也能看见。"
年轻修女乙　她满怀信心地等着他。
年轻修女甲　他不会来看她的不幸！
年轻修女乙　马里亚尼塔将要死亡！
　　家中会有另一道光芒！
年轻修女甲　多少只鸟啊！看到了吗？
　　在花园里的枝头上
　　和屋檐下已是满满当当；
　　我从未见过这么多，黎明时
　　一看到那"蜡烛"就唱呀，唱呀，唱……
年轻修女乙　白云和轻风
　　从枝头的凉爽
　　唤醒了黎明。
年轻修女甲　为了黎明
　　每死去一颗星星
　　就有一支短笛诞生。

年轻修女乙　而她呢？……你可看见？

我觉得当她穿着那么白的衣裙

穿过低音部合唱班

好像已经装殓。

年轻修女甲　多不公道啊！这个女人

肯定是受了骗。

年轻修女乙　她的脖子真是美不可言！

年轻修女甲　（本能地将双手放在脖子上）

是的，不过……

年轻修女乙　当她哭的时候

我觉得它好像

要掉在裙子上面。

〔修女们走近。

修女甲　我们排练“圣母颂”；

年轻修女甲　很好！

年轻修女乙　我毫无兴趣。

修女甲　它很美。

〔年轻修女甲给其他修女做个手势，都匆匆向舞台深处走去。

年轻修女甲　可是很难！

〔马里亚娜从左边的门出场，修女们一见她都悄悄退去。

马里亚娜　（微笑着）

都在将我回避？

年轻修女甲　（颤抖地）

我们去……！

年轻修女乙　（茫然地）

我们要去……我是说……

已经很晚了。

马里亚娜 （以好心的诙谐）

我那么坏吗？

年轻修女甲 （激愤地）

不，夫人！谁说的？

马里亚娜 你知道什么，姑娘？

年轻修女乙 （指年轻修女甲）

什么也不知道！

年轻修女甲 可我们都喜欢您！

（紧张地）

难道您没看出来？

马里亚娜 （苦涩地）

谢谢！

〔马里亚娜坐在凳子上，交叉着双手，垂着头，一副神圣的升天姿态。

年轻修女甲 我们走吧！

年轻修女乙 啊，马里亚尼塔，

格拉纳达的玫瑰和茉莉花，

等候着她的情人，

可她的情人却迟迟没有到达！……

马里亚娜 谁曾对我说！……

不过……耐心！

卡 门 （进场）

马里亚娜！

一位先生，他带来了

法官的许可证，来拜访您。

马里亚娜 （站起身，精神焕发）

叫他进来！终于，上帝呀！

〔修女出去。马里亚娜走向墙上的一个烛台镜，她满怀甜蜜的痴情，整理着发鬈和领口花边。

马里亚娜　快……我多有信心！

这衣服使我太显苍白，

我要更换衣裙。

第　八　场

马里亚娜坐在凳子上，一副爱恋的姿态，背向人们进来的地方。卡门嬷嬷上场。马里亚娜，难以自制，转过身来。在一片寂静中，费尔南多进场，面色苍白。马里亚娜目瞪口呆。

马里亚娜　（绝望地，似乎不愿相信）

不！

费尔南多　（伤心地）

马里亚娜！你不愿

与我说话？告诉我！

马里亚娜　佩德罗，佩德罗在哪里？

上帝呀，请你们放他进来！

他在下面，在门口！

他一定在那里！让他上来！

你和他一起来的，

对吗？你非常好。

他很累了，但马上就会上来。

费尔南多　我一个人来的，马里亚娜。

我怎么知道堂佩德罗的事情？

马里亚娜　大家都该知道，可却无人知道，

那么他几时来搭救我的性命？

他几时来死，既然死神在将我窥视？

他来吗？告诉我，费尔南多。时间还够用！

费尔南多　（看到马里亚娜的态度，有力而又绝望）

堂佩德罗

不会来，因为他从不爱你，马里亚尼塔。

他已经和其他自由党人一起到了英国。

你的老朋友都已经将你抛弃。

只有我年轻的心在陪伴着你。

马里亚尼塔！你要看看并记住我多么爱你！

马里亚娜　（激动地）

你为什么这样说？我非常明白，

但从不愿意把我的希望讲出来。

现在已无关紧要。我的希望已经看到

在我死去时注视着我的佩德罗的眼睛。

我为了他而绣那面旗帜。我为了热爱

他的思想并生活在其中而与他结盟。

我爱他胜过爱我的孩子和我自己。

你对自由的爱是否比对你的马里亚娜的爱

更加忠贞？

因为我将是你所爱慕的自由之神！

费尔南多　我知道你会死去！马里亚娜

过一会儿他们就会来带你。保全生命，

说出那些姓名！

为了你的孩子！为了我，我愿为你献出生命！

马里亚娜　我不愿我的孩子将我蔑视！

他们的名字将像圆圆的月亮一样光明！
我的孩子们的脸上将会有光辉闪耀！
无论是岁月还是空气都无法将它抹掉！
如果我告密，在格拉纳达的所有街巷
人们说这名字时都会充满恐慌。

费尔南多 （动人而又绝望地）

不会！我不愿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必须活着！马里亚娜，为了我的爱情！

马里亚娜 （疯狂、痴迷，处在极度的激动与痛苦中）

费尔南多，什么是爱情？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费尔南多 （靠近）

可是谁也没有我这么爱你，马里亚尼塔！

马里亚娜 （有所反应）

在世界上我本该最爱你！
如果心灵不与我们为敌
心灵啊，你为什么驾驭着我，既然我不愿意？

〔费尔南多跪下，马里亚娜将他的头放在自己的胸前。

费尔南多 啊，他们都抛弃了你！你说，你爱我并要活下去！

马里亚娜 （推开他）

费尔南多，我已经死了！我通过自己
抛下的世界的伟大河流听到你的话语。
我就像深水上面的星星，
就像消失在杨树丛中的最后的微风。

〔一位修女从深处经过，双手交叉着，满怀忧虑地注视着这一对人。

费尔南多 我不知怎么办！真苦恼！他们就要来找你！

谁能够为了你活着而去死！

马里亚娜　死！既无憧憬又无黑暗的梦多么漫长！

佩德罗，我愿死去正因为你还活在世上，

为了照亮你双眼的纯洁的理想：

自由！为了你高尚的火光永不熄灭，

我愿奉献全部生命。振作起来吧，心灵！

佩德罗，你看你的爱情从我身上带走了什么！

我死了你仍要那么爱我，爱得痛不欲生。

〔两个修女进来，双手交叉着，同样忧伤的表情，不敢靠近。

马里亚娜　现在我已不爱你了，因为我变成了阴影。

卡　门　（进来，几乎喘不过气来）

马里亚尼塔！

（对费尔南多）

先生，请您马上出去！

费尔南多　（忧伤地）

别管我！

马里亚娜　走吧！你是谁？我已经不认识任何人！

我要安静地休息！

〔另一个修女匆匆进来，由于恐惧和激动，几乎喘不过气来。在深处，还有一个修女极快地穿过，一只手放在前额上。

费尔南多　（激动万分）

再见了，马里亚娜！

马里亚娜　去吧！他们找我来了。

〔两个修女带费尔南多出去。

马里亚娜　我觉得世界

就是手指中的沙粒。死！可死是什么？

（对修女们）

你们呢，在做什么？我觉得你们多么遥远啊！

卡　门　（哭着进来）

马里亚娜！

马里亚娜　您为什么哭泣？

卡　门　他们到下面了，姑娘！

修女甲　他们在上楼梯！

最后一场

所有的修女都从舞台深处进来。脸上反映出内心的痛苦。年轻修女甲和年轻修女乙站在最前面，修女卡门，尊严而又充满痛苦，站在马里亚娜身旁。整个场面，到最后将呈现出格拉纳达黄昏时壮丽的奇光异彩。玫瑰色和绿色的光线从拱门射入，柏树优雅地调和着颜色，简直宛似宝石。从屋顶射下一束柔和的桔黄色的光，越来越强烈，直到剧终。

马里亚娜　心灵啊，不要抛弃我！安静！只有一只翅膀，

你能去何方？你同样需要休息。

在死的后面，明亮的星星的一道漫长的疯狂

等候着我们。心灵啊，不要昏厥迷茫！

卡　门　高贵的马里亚尼塔，请你将人世遗忘！

马里亚娜　我觉得它多么遥远啊！

卡　门　他们找你来了！

马里亚娜　不过这光线的含义我多么清楚！

爱情，爱情，爱情，和永恒的孤独！

〔法官从左边的门进来。

年轻修女甲　是法官！

年轻修女乙　要把她带走！

法　官　夫人，听您的安排；

有一辆轿车在门外。

马里亚娜　非常感谢。卡门嬷嬷，

我拯救了许多人，他们将为我哭泣。

别忘了照顾我的儿女。

卡　门　愿圣母保佑你！

马里亚娜　我将心献给你们！请给我一束花！

在最后的时刻，我要将自己打扮。

我愿感到戒指的有力抚摩

并将绣着花边的披巾戴在头发上面。

热爱自由，要胜过一切，

而我就是自由本身。我献出我的血，

这也是你的血和所有人的血。

任何人的心灵都不可能买到！

〔一个修女帮她戴好头巾。马里亚娜喊叫着向舞台深处走去。

马里亚娜　现在我明白了夜莺和树木所说的话。

人是一个囚徒而无法获得自由。

高尚和自由！真正的自由啊，

请为我将你遥远的星星点燃。

再见了！请将眼泪擦干！

（对法官）

咱们马上走！

卡　门　姑娘啊，再见！

马里亚娜　请将我这痛苦的故事

讲给过往的孩子们。

卡　门　由于你爱得这么深，上帝会给你开门。

啊，可怜的马里亚尼塔，玫瑰园里的鲜花！

年轻修女甲　（跪着）

你的眼睛将再也看不见桔黄色的光芒

照在格拉纳达黄昏的屋顶上。

〔外面响起遥远的钟声。

修女甲　（跪着）

再也听不见春天的和风

黎明时敲打你的玻璃窗。

年轻修女乙　（跪着并吻马里亚娜衣裙的花边）

五月的石竹！安达卢西亚的玫瑰！

你的情人等着你，在高高的栏杆上。

卡　门　马里亚尼塔，这名字多么悲哀多么美丽，

街上的孩子们为你的痛苦而惋惜！

马里亚娜　我就是自由，因为这是爱情的心愿！

佩德罗！为了自由你才将我抛在一边。

我就是自由，受到人们的伤害！

爱情，爱情，爱情，和永恒的孤单！

（离开）

〔动人而又庄严的钟声在舞台回响，远处传来孩子们合唱的谣曲。马里亚娜倚着修女卡门缓缓离去。修女们一齐跪下。一道优美而又迷离的光笼罩舞台。在深处，孩子们在歌唱：

啊，多么悲哀的日子，在格拉纳达，

就连石头也会哭泣，

当看到马里亚娜在断头台上死去

只因为她不肯告密！

〔钟声不止。

幕缓缓落下

1925年1月8日于格拉纳达

血的婚礼

（三幕七场悲剧）

人　物

母亲
新娘
岳母
莱奥纳多之妻(莱妻)
女仆
邻居(女)
姑娘们
莱奥纳多
新郎
新娘之父(父亲)
月亮
死神(乞丐状)
砍柴人
小伙子们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粉刷成黄色的房间。

新　郎　（进来）母亲。

母　亲　干什么？

新　郎　我走了。

母　亲　去哪儿？

新　郎　葡萄园。（欲走）

母　亲　等一下。

新　郎　你想要什么吗？

母　亲　孩子，午饭。

新　郎　放在那儿吧。我吃葡萄。给我刀子。

母　亲　干什么？

新　郎　（笑着）摘葡萄。

母　亲　（一边嘟囔一边寻找）刀子，刀子……所有的刀子连同发明它们的蠢货，没有一个好东西。

新　郎　咱们不谈这个。

母　亲　还有猎枪、手枪、更小的刀子，就连锄头和打谷场的草叉也在其内。

新　郎　好了。

母　亲　凡是能伤人的东西都在其内。一个漂亮的男子汉，嘴像花儿似的，到葡萄园或者到他自己的橄榄园去，因为那是他的，是他的家产……

新　郎　（垂下头）您别说了。

母　亲　……可那个人有去无回。就是回来，也是为了叫人给他盖上一片棕榈叶儿或撒上一把盐，免得肿起来。我真不明白你怎么敢带着刀子，也不明白我怎么能让这蛇一样的东西藏在箱子里。

新　郎　您说完了吗？

母　亲　就是活上一百岁，我也不会说旁的事情。首先，是你父亲，他的香味就像石竹花一样，我只享受了短暂的三年。然后，是你哥哥。一个像手枪或刀子那么小的玩艺儿竟能结果一个像公牛一样强壮的人，这难道合理吗？我永远不会沉默的，岁月过去了，可绝望还在刺着我的眼睛甚至我的头发梢儿。

新　郎　（有力地）咱们有完没有？

母　亲　不。没完。有人能把你父亲给我带回来吗？能把你哥哥带回来吗？尔后呢，是监狱。什么是监狱？在那里吃饭，抽烟，弹奏乐器。可我那两个死人却盖满了野草，不再说话，化做灰尘；两个像水葱儿似的人……杀人犯呢，在牢房里，活生生的，看着青山……

新　郎　难道您想让我把他们杀死吗？

母　亲　不……我说这些，是因为……看到你从那个门出去，我怎能不说呢？因为我不喜欢你带着刀子。因为……我是不愿意让你到田里去。

新　郎　（笑着）行了！

母　亲　我真想你是个闺女。那样，你现在就不会到小河边去，

咱们俩就会一起用毛线绣花边和小狗。

新　郎　（拉住母亲的一只手臂并笑起来）母亲，我要是带着您去葡萄园呢？

母　亲　一个老太太在葡萄园里能干什么？你想把我埋在葡萄叶子底下吗？

新　郎　（用双手将母亲抱起来）老太婆，老老太婆，老老老太婆。

母　亲　你父亲倒是带我去。那是健壮的家族。健壮的血统。你爷爷在每个街口都留下个儿子。我喜欢这样。男人，就该生儿子；小麦，就该长麦粒。

新　郎　那么我呢，妈妈？

母　亲　你，你什么？

新　郎　我还得再和您说一次吗？

母　亲　（严肃地）啊！

新　郎　难道您觉得她不好吗？

母　亲　不。

新　郎　那么？……

母　亲　我自己也不清楚。这么突然，总是让我感到意外。我知道她是个好姑娘。不是吗？温顺，勤劳。自己做面包，自己缝裙子。可我觉得，一说她的名字，就好像有人在我脑门儿上打了一石子。

新　郎　犯傻！

母　亲　不全是犯傻，而是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就只有你了，我不愿你走。

新　郎　可您跟我们在一起呀。

母　亲　不。我不能把你父亲和你哥哥丢在这里。我每天早上都得去，我要是走了，费利克斯家要是死了人，杀人犯家要是死了人，他们很容易埋在旁边。这绝不行！哼！这绝不

行！我就是用指甲也会把他们抠出来，就是我一个人也能把他们砸烂在墙上。

新　郎　(强有力地)又来了。

母　亲　对不起。(停顿)你们处了多久了？

新　郎　三年了。我早能买那葡萄园了。

母　亲　三年。她有过未婚夫，不是吗？

新　郎　我不知道。我想没有。姑娘们对和谁结婚很注意。

母　亲　是的。我谁都不看。只看你父亲，人们把他杀死了，我就只看眼前的墙。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就行了。

新　郎　您知道我的未婚妻是好人。

母　亲　我没怀疑。但不管怎么说，我不知道她母亲是怎样的人，对这一点我很遗憾。

新　郎　那又怎么样？

母　亲　(看着他)孩子。

新　郎　什么？

母　亲　我想是这样！你说得对！你想让我什么时候去提亲呢？

新　郎　(高兴地)星期天，您说行吗？

母　亲　(严肃地)我把那副铜耳环送给她，那是老年间的，你给她买……

新　郎　您更懂……

母　亲　你给她买几双挑花的袜子，你自己呢，两套衣服……三套！除了你，我什么也没有！

新　郎　我去。明天我就去看她。

母　亲　对，对；看你能不能给我生六个孙子，让我高兴高兴，或者想生多少就生多少，谁让你爹没有叫我生那么多呢。

新　郎　头一个就给您。

母　亲　好，不过要有女孩儿。我想绣花和做花边，安安静静地。

新　郎　我保证您会喜欢我的新娘子。

母　亲　喜欢。(要去吻儿子，有所察觉地)咳，你已经长大了，不能吻了。把这些吻给你的妻子吧。(停顿，旁白)要等她娶过来的时候。

新　郎　我走了。

母　亲　把小磨旁边的那块地好好挖一挖，你总不大注意那块地方。

新　郎　好了！

母　亲　上帝保佑你。

〔新郎走了。母亲背向门坐着。门口来了一位女邻居，穿深色衣服，戴头巾，进来。

邻　居　你好吗？

母　亲　你看呢？

邻　居　我去买东西，顺便来看你。咱们住得太远了！……

母　亲　我有二十年没往街上头去了。

邻　居　你挺好。

母　亲　你这么以为？

邻　居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两天前，我邻居的儿子被送回来了，两只胳膊都被机器绞断了。(坐下)

母　亲　拉菲尔。

邻　居　是。就在那儿。我时常想，你我的儿子，他们睡觉、休息、呆的地方更好，因为他们没有变成残废的危险。

母　亲　住嘴。那全是瞎编，可当不了安慰。

邻　居　唉！

母　亲　唉！

〔稍停。

邻　居　(伤心地)你儿子呢？

母　亲　出去了。

邻　居　他还是买了那葡萄园！

母　亲　他走运。

邻　居　现在可以成亲了。

母　亲　(似有所察，并将椅子靠近邻居的椅子)喂。

邻　居　(做秘密状)说吧。

母　亲　你认识我儿子的未婚妻吗？

邻　居　好姑娘！

母　亲　不错，不过……

邻　居　不过没有人真正了解她。她独自和父亲住在那儿，那么老远，离最近的住家也有五十多公里远。不过是挺好的。安于寂寞。

母　亲　她母亲呢？

邻　居　她母亲我倒认识。漂亮、神采奕奕，像个圣徒似的；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她不爱自己的丈夫。

母　亲　(有力地)你们对人家的事情知道得可真多！

邻　居　对不起。我不想惹你生气；可这是真的。至于她是不是正派，谁也不会对你讲。没人说过。她那时很骄傲。

母　亲　总是这样！

邻　居　是你问我。

母　亲　因为我希望谁也不认识她们，不管活着的还是死了的。她们就像两棵刺儿菜，虽然谁也不提她们，可到时候还会扎人。

邻　居　你说得对。你儿子是个了不起的人。

母　亲　是了不起。所以我才爱护他。我听说那姑娘早先有过情人。

邻　居　那时她十五岁。对了，两年前那男人和她的堂姐结婚

了。没人记得她那段恋爱了。

母　亲　你怎么记得呢？

邻　居　你问我！……

母　亲　每个人都想了解使她痛苦的事情。男方是谁？

邻　居　莱奥纳多。

母　亲　哪个莱奥纳多？

邻　居　费利克斯家的。

母　亲　（站起身）费利克斯家的！

邻　居　你这女人！莱奥纳多有什么错？出事时他才八岁。

母　亲　是这样……不过我一听见这费利克斯就总是这样。（咬牙切齿地）一说这费利克斯就会脏了我的嘴，（吐唾沫）我非唾不可，要不我会杀人的。

邻　居　冷静点。这有什么用呢？

母　亲　没一点用。不过你懂。

邻　居　别妨碍你儿子的幸福。什么也别对他说。你已经老了。我，也一样。你我都到了少说话的时候了。

母　亲　我什么也不会对他说。

邻　居　（吻她）别说。

母　亲　（冷静地）事情啊！……

邻　居　我走了，我家的人很快就该从地里回来了。

母　亲　你没看这天有多热吗？

邻　居　给割麦子的人送水的小孩子们都成了黑人了。喂，再见。

母　亲　再见。（走向左边的门。走到半路停下来并慢慢地划十字）

幕落下

第 二 场

用铜器和常见的鲜花装点、粉刷成玫瑰色的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铺着桌布的桌子。上午。莱奥纳多的岳母抱着一个婴儿。摇晃着他。他的妻子在另一个角落织袜子。

岳　母　小宝宝，哦哦哦，
大马不愿把水喝。
树枝下的水是黑色，
停在桥旁便唱歌。
小宝宝，谁能说
河里的水有什么？
它的尾巴长又长，
从绿色大厅里流过……

莱　妻　（低声地）
石竹花，快快睡，
要不马儿不喝水。

岳　母　玫瑰花，快快睡，
要不马儿要流泪。
蹄儿受伤，
鬃儿冻僵，
两只眼睛里，
匕首闪银光。
要往河里走，
啊，怎么下得去！
鲜血在流淌，
流得比水急。

莱　妻　石竹花，快快睡，
　　　　要不马儿不喝水。
岳　母　玫瑰花，快快睡，
　　　　要不马儿要流泪。
莱　妻　湿河岸
　　　　不愿碰。
　　　　唇儿热乎乎，
　　　　苍蝇亮晶晶。
　　　　对着峥嵘的山峰，
　　　　一声声嘶鸣。
　　　　静静的河水，
　　　　停在峡谷中。
　　　　高头大马啊，
　　　　不愿把水饮！
　　　　黎明的马儿啊，
　　　　白雪多伤心！
岳　母　你不要过来，
　　　　将窗儿关好，
　　　　用枝条的梦，
　　　　用梦的枝条。
莱　妻　宝宝要睡觉。
岳　母　不哭也不闹。
莱　妻　马儿啊，我的小宝宝：
　　　　枕头不会少。
岳　母　钢架的摇篮。
莱　妻　麻布的褥垫。
岳　母　小宝宝，哦哦哦。

莱　妻　大马不愿把水喝！

岳　母　别过来，别进来！

快到山上去。

灰色的山谷里，

有你的小马驹。

莱　妻　（看着）我的宝宝要睡觉。

岳　母　我的宝宝要休息。

莱　妻　（低声地）

石竹花，快快睡，

要不马儿不喝水。

岳　母　（起身，声音很小地）

玫瑰花，快快睡，

要不马儿要流泪。

〔两人将孩子抱进去。莱奥纳多进来。

莱奥纳多　孩子呢？

莱　妻　睡着了。

莱奥纳多　昨天孩子不舒服。夜里哭来着。

莱　妻　（高兴地）今天就像一朵大丽花似的。你呢？去钉掌匠家了吗？

莱奥纳多　就从那儿来。你信吗？两个月来我一直在给马换新掌，可总是掉下来。很明显，是石子儿使它们掉下来的。

莱　妻　是不是你让马跑得太多了？

莱奥纳多　不是。我几乎没用马。

莱　妻　昨天邻居们告诉我，她们在平原边上见过你。

莱奥纳多　谁说的？

莱　妻　采刺山柑的女人们说的。真的，我吃了一惊。是你吗？

莱奥纳多　不是。我去那个旱地方干什么？

莱　妻　我也这么说。不过，马身上的汗可都湿透了。

莱奥纳多　你看见了？

莱　妻　没。我妈见了。

莱奥纳多　她和孩子在一起吗？

莱　妻　是。要杯柠檬水吗？

莱奥纳多　凉凉的。

莱　妻　你怎么没来吃饭！……

莱奥纳多　我和小麦收购员在一起。他们总是拖延时间。

莱　妻　（准备冷饮，极温柔地）他们出的价钱高吗？

莱奥纳多　合理。

莱　妻　我缺条连衣裙，孩子要一顶带带儿的帽子。

莱奥纳多　（站起身）我去看看他。

莱　妻　小心点，他睡着呢。

岳　母　（出来）那么是谁让马跑了那么多路呢？它在下边躺着呢，眼睛都陷了坑，好像从天边回来的。

莱奥纳多　（生硬地）我。

岳　母　对不起；马是你的。

莱　妻　（怯生生地）他和小麦收购员在一起来着。

岳　母　对我来说就是死了又怎么样。（稍停）

莱　妻　冷饮。凉吗？

莱奥纳多　凉。

莱　妻　知道有人向我堂妹求婚吗？

莱奥纳多　什么时候？

莱　妻　明天。婚礼在一个月后举行。我希望请我们去。

莱奥纳多　（严肃地）我不知道。

岳　母　我以为男方的母亲对这门婚事不大满意。

莱奥纳多　或许她是对的。对那姑娘是要谨慎点。

莱　妻　我可不喜欢你们把一个正派的姑娘往坏里想。

岳　母　可他这么说是因为他了解她。(有意地)你没见她曾是他三年前的未婚妻吗？

莱奥纳多　可我不要她了。(对他的妻子)你要哭了吗？别烦人！(粗鲁地将她的双手从脸上拿下来)咱们看看孩子去。

〔互相拥抱着进去。做女仆的小姑娘欢快地上场。跑着进来。

女　仆　太太。

岳　母　怎么了？

女　仆　新郎到商店来了，买了店里最好的东西。

岳　母　他一个人来的？

女　仆　不，和他母亲来的。他母亲很严肃，高高的。(模仿)可真阔气！

岳　母　他们有钱。

女　仆　他们买了一些挑花袜子！……嘿，那袜子！女人做梦都想要的袜子！您瞧，这儿有一只燕子(指着踝部)，这儿有一条船(指着小腿)，这儿有一朵玫瑰(指大腿)。

岳　母　丫头！

女　仆　一朵带着籽儿和梗儿的玫瑰！全是丝的！

岳　母　两大笔财产要合起来了。

〔莱奥纳多和他的妻子上。

女　仆　我来告诉你们他们买的东西。

莱奥纳多　(有力地)这与我们无关。

莱　妻　让她说吧。

岳　母　莱奥纳多，别这样。

女　仆　请原谅。(欲哭)

岳　母　你有什么必要和别人发火？

莱奥纳多　我没征求您的意见。(坐下)

岳　母　好。(稍停)

莱　妻　(对莱奥纳多)你怎么了？你心里打的是什么鬼主意？你不能让我这样，蒙在鼓里……

莱奥纳多　别烦人。

莱　妻　不。我要你看着我。告诉我。

莱奥纳多　别烦我。(站起身)

莱　妻　去哪儿，亲爱的？

莱奥纳多　(不耐烦)你能不能少说几句？

岳　母　(用力地，对她的女儿。莱奥纳多的妻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住嘴！

〔莱奥纳多下。

岳　母　孩子！(进去抱着孩子出来)

蹄儿受伤，
鬃儿冻僵，
两只眼睛里。
匕首闪银光。
要往河里去，
血流比水急。

莱　妻　(渐渐醒过来，如入梦境)

石竹花，快快睡，
要不马儿不喝水。

岳　母　玫瑰花，快快睡，

要不马儿要流泪。

莱　妻　小宝宝，哦哦哦。

岳　母　大马不愿把水喝。

莱　妻　(充满激情)

别过来，别进来！

请你上山岗！

黎明的马儿啊，

白雪多悲伤！

岳　母　（哭着）我的小宝宝要睡觉……

莱　妻　（哭着并缓缓靠近）我的小宝宝要休息……

岳　母　石竹花，快快睡，

要不马儿不喝水。

莱　妻　（哭着并倚在桌子上）

玫瑰花，快快睡，

要不马儿要流泪。

幕落下

第　三　场

新娘居住的窑洞里。窑洞深处有一个用大朵的玫瑰花编织的十字架。门都是圆形的，帘子上镶着玫瑰色的花边和结儿。墙壁洁白坚硬，墙上有团扇，蓝色的陶罐和小镜子。

女　佣　（极和蔼可亲，一副故作谦卑的样子）请进。

〔新郎和他的母亲进屋。母亲身穿黑缎子衣服，戴着镶花边的头巾。新郎，身穿黑灯芯绒衣裤，戴着大的金链。

女　佣　请随便坐吧。他们这就来。

〔女佣下场。母亲和儿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宛若两尊雕像。长时间的停顿。

母　亲　你带表了吗？

新　郎　带了。（掏出表来看）

母　亲　咱们得按时回去。这些人住得太远了！

新　郎　可这里的土地很好。

母　亲　好是好，可太孤单了。四小时的路程，没有一户人家，连棵树也没有。

新　郎　这是旱地。

母　亲　要是你爹，他会种满树木的。

新　郎　不用水？

母　亲　他会找到水的。他和我结婚的那三年，就种了十棵樱桃树。(回忆)磨房那儿的三棵胡桃树，整个一个葡萄园，还有一种叫朱庇特的植物，开的花又肥又大，可它干枯了。

〔稍停。

新　郎　(指新娘)她大概在穿衣服。

〔新娘的父亲上场。老人，满头白发，容光焕发。垂着头。母亲和新郎站起身，他们互相握手，谁也不说话。

父　亲　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吧？

母　亲　四小时。(坐下)

父　亲　你是从最远的那条路来的。

母　亲　我已经老了，走不了河边那些坎坷的地方了。

新　郎　她头晕。(稍停)

父　亲　大麻的收成挺好吧。

新　郎　的确挺好。

父　亲　我年轻时，这地方连针茅也不长。必须整治它，甚至得让它哭鼻子，它才会向我们提供点益处。

母　亲　可现在有出产了。你不用抱怨。我不是向你要什么来了。

父　亲　(微笑着)你比我富。葡萄园子值一大笔钱。一片葡萄叶就是一枚银币。让我遗憾的是这些地……你明白吗？……没有连在一起。我喜欢连成一整块。我的心里有一根刺，

就是我的地中间的那个小果园，就是拿出世界上所有的金子，他们也不肯卖给我。

新　郎　这样的事情总是有的。

父　亲　如果能用二十对牛把你那里的葡萄园拉过来，放在山坡上，该有多高兴啊！……

母　亲　为什么？

父　亲　我的属于她，而你的属于他。就为这个。为了看到它们连成一片，连成一片是件美事！

新　郎　而且可以节省劳力。

母　亲　等我死后，你们卖了那块，在这边买一块。

父　亲　卖，卖！咳！要买，要都买下来。我要是有儿子，就会把这山都买下来，一直到小河边。因为这不是什么好地，可是用双手能让它变成好地，而且没人从这里经过，也就没人偷你的果实，可以放心地睡觉。

母　亲　你知道我干什么来了。

父　亲　知道。

母　亲　怎么样？

父　亲　我觉得挺好，他们谈过了。

母　亲　我儿子能干而且肯干。

父　亲　我女儿也一样。

母　亲　我儿子漂亮。不认识别的女人，他的名声比晒在阳光下的床单还干净。

父　亲　对女儿，我说什么呢。启明星一出，三点钟就起来做早饭。从不说话，像羊毛一样温柔，什么花样儿都会绣，能用牙齿将一根粗绳咬断。

母　亲　上帝保佑您全家。

父　亲　愿上帝保佑。

〔女佣端着两个托盘上场。一个里面放着酒杯，另一个放着甜食。

母　亲　(对儿子)你们想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新　郎　下星期四。

父　亲　那一天她正好满二十二岁。

母　亲　二十二岁！我大儿子要是活着就二十二岁了。要是没有人发明刀子，他还会那么血气方刚地活着。

父　亲　不必想那个事了。

母　亲　每分钟都在想。我总是憋在心里。

父　亲　那么就星期四了。是吗？

新　郎　是这样。

父　亲　新郎，新娘和咱们坐轿车去教堂，离这儿可远呢，陪同的人乘坐你们带来的车马。

母　亲　就这么办。

〔女佣走过。

父　亲　告诉她可以进来了。(对母亲)你要是喜欢她，我就太高兴了。

〔新娘上场。双手谦恭地垂着，低着头。

母　亲　走近点。你高兴吗？

新　娘　高兴，夫人。

父　亲　你别这么严肃。归根到底，她将是你的婆婆。

新　娘　我高兴。我说了愿意，是因为我真的愿意。

母　亲　当然。(端着她的下巴)看着我。

父　亲　哪儿都像她娘。

母　亲　是吗？多么漂亮的眼神啊！你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吗，孩子？

新　娘　(严肃地)我知道。

母　亲　一个男人，几个孩子和一堵宽不足两米的墙，这就是一切。

新　郎　难道还需要别的东西吗？

母　亲　不。大家好好生活，就是这样！好好生活！

新　娘　我会尽职。

母　亲　这是给你的礼物。

新　娘　谢谢。

父　亲　不喝点什么吗？

母　亲　我不想。（对新郎）你呢？

新　郎　我要点。

〔拿起一块甜食。新娘也拿一块。

父　亲　（对新郎）葡萄酒？

母　亲　他尝都不尝。

父　亲　更好！

〔稍停，大家都站在那里。

新　郎　（对新娘）我明天来。

新　娘　几点钟？

新　郎　五点。

新　娘　我等你。

新　郎　我一从你身边过就感到别扭，嗓子里就像被堵住了似的。

新　娘　等你成了我的丈夫就不会这样了。

新　郎　我也这么说。

母　亲　咱们走吧。太阳可不等人。（对父亲）一切都说定了吧？

父　亲　说定了。

母　亲　（对女佣）再见，姑娘。

女　佣　愿上帝与你们同去。

〔母亲吻别新娘，然后他们默默离去。

母　亲　(在门口)再见，孩子。

〔新娘挥手回答。

父　亲　我和你们一起去。

〔三人下场。

女　佣　我多想看看那些礼物呀。

新　娘　(没好气地)去。

女　佣　咳，姑娘，给我看看。

新　娘　我不愿意。

女　佣　就看看袜子也行。听说都是挑花的。姑娘！

新　娘　啊，不！

女　佣　上帝啊，好吧，好像你一点儿也不想结婚。

新　娘　(气得咬自己的手)啊！

女　佣　姑娘，闺女，你怎么了？你不想丢下这女王的生活？别想那些心酸的事情。有什么缘故吗？一个也没有。咱们看礼物吧。(拿起匣子)

新　娘　(抓住她的两只手腕)放下。

女　佣　唉哟，姑娘！

新　娘　我叫你放下。

女　佣　你的力气比男人还大。

新　娘　我没干过男人干的活吗？但愿我是个男人。

女　佣　别这么说！

新　娘　我叫你住嘴。咱们说别的事吧。

〔台上的灯光渐渐消失。长时间的停顿。

女　佣　昨天晚上你没觉得有一匹马吗？

新　娘　几点？

女　佣　三点。

新　娘　可能是一匹离群的马。

女　佣　不对，有人骑着。

新　娘　你怎么知道？

女　佣　因为我看见了。他停在你的窗口。我很奇怪。

新　娘　是不是我的未婚夫？他有时在这时候从这里过。

女　佣　不是他。

新　娘　你看见那人了？

女　佣　看见了。

新　娘　是谁？

女　佣　是莱奥纳多。

新　娘　（有力地）撒谎！撒谎！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女　佣　他来了。

新　娘　住嘴！你那该死的舌头！

〔响起一匹马的声音。

女　佣　（在窗口）你看，探出头来。是他吗？

新　娘　是！

幕疾落

第二幕

第一场

新娘家的门厅。大门在舞台深处。夜晚。新娘出场，穿着白色的熨出皱折的衬裙，上面全是花边和刺绣的图案，还有一件白色紧身背心，双臂裸露在外面。女佣，同样的打扮。

女　佣　我在这儿给你把头梳好。

新　娘　这么热，在那里边可不行。

女　佣　这地方，天亮时都不凉快。

〔新娘坐在一张矮椅上，对着手里的一面小镜子照着。女佣为她梳头。

新　娘　我母亲的家乡有很多树。土地很好。

女　佣　所以她是个快活的人！

新　娘　可在这里熬死了。

女　佣　这是命。

新　娘　就像熬着我们所有的女人一样。墙壁在喷火。唉！别太使劲拉。

女　佣　我要把这个花给你梳得更好些。我想让它垂到脑门儿上。

〔新娘照镜子。

女　佣　你多漂亮啊！嘿！（热情地吻新娘）

新　娘　（严肃地）接着梳。

女　佣　(给新娘梳头)你真幸福，拥抱一个男人，他会吻你，你会感到他的重量。

新　娘　住嘴！

女　佣　最妙的是当你醒来时，觉察到他在你身边，他的气息抚摩着你的肩膀，就像一根夜莺的羽毛一样。

新　娘　(用力地)你想不想住嘴？

女　佣　可是，姑娘！婚礼是什么？婚礼就是这，仅此而已。难道是那些点心？是那些花朵？不。是一张闪光的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新　娘　用不着说。

女　佣　那是另一回事。反正特别快活！

新　娘　或者特别苦恼。

女　佣　我把桔花给你从这儿戴到这儿，好让花冠在梳好的头发上闪光。(给新娘试戴一枝桔花)

新　娘　(照镜子)拿来。(拿起桔花，看看它，沮丧地低下头)

女　佣　怎么回事？

新　娘　别管我。

女　佣　这可不是伤心的时候。(起劲地)把桔花拿来。

〔新娘把桔花扔掉。

女　佣　姑娘！把花冠扔到地上，你找打呢？抬起头来！难道你不愿结婚？说出来，还来得及反悔。(站起身)

新　娘　憋气，胸中有一股闷气。谁没有烦闷的时候呢？

女　佣　爱你的未婚夫吗？

新　娘　我爱他。

女　佣　没错，没错，我敢肯定。

新　娘　不过，这可是很重要的一步。

女　佣　应当迈出这一步。

新　娘　我已经答应了。
女　佣　我给你戴上花冠。
新　娘　（坐下）快点，他们该到了。
女　佣　他们在路上至少也有两个钟头了。
新　娘　从这里到教堂有多远？
女　佣　走河边有二十八公里，要是走大路得加倍。
〔新娘站起身，女佣一见便激动起来。
女　佣　婚礼的早上
醒来吧，新娘，
世界所有的河流
会把花冠冲走！
新　娘　（微笑着）咱们走吧。
女　佣　（热情地亲吻她并围着她跳起舞来）
醒来吧
戴着爱情的绿枝
锦簇花团。
醒来吧
靠着桂树的枝条
和树干！
〔响起敲击门环的声音。
新　娘　开门！可能是第一批客人。（进门）
〔女佣开门，大吃一惊。
女　佣　你？
莱奥纳多　是我。早安。
女　佣　头一个。
莱奥纳多　你们没邀请我吗？
女　佣　请了。

莱奥纳多　所以我来了。

女　佣　你妻子呢？

莱奥纳多　我是骑马来的。她还在路上走呢。

女　佣　你没碰上谁吗？

莱奥纳多　我骑马超过了他们。

女　佣　跑这么快，你会把那畜生累死的。

莱奥纳多　该死的时候就死吧！

〔稍停。

女　佣　请坐。还没人起床呢。

莱奥纳多　新娘呢？

女　佣　我现在就给她穿衣服去。

莱奥纳多　新娘子！她高兴吧！

女　佣　（改变话题）孩子呢？

莱奥纳多　什么孩子？

女　佣　你儿子。

莱奥纳多　（如梦方醒）啊！

女　佣　带来了吗？

莱奥纳多　没有。

〔稍停。远方传来歌声。

歌　声　婚礼的早上
醒来吧，新娘！

莱奥纳多　婚礼的早上
醒来吧，新娘。

女　佣　这是他们。还远着呢。

莱奥纳多　（站起身）新娘戴顶大花冠，是吗？不应该这么大。小一点对她更合适。新郎把别在胸前的桔花送来了吗？

新　娘　（依然穿着衬裙，戴着花冠）送来了。

女　佣　（用力地）别这样出来！

新　娘　这有什么？（严肃地）问送没送来桔花，干什么？你有什么企图吗？

莱奥纳多　绝没有。能有什么企图呢？（靠近）你是了解我的，你知道我没有什么企图。告诉我，我曾是你的什么人？打开你的记忆，并让它清清楚楚的。两头牛和一间破草房可几乎什么也不是。这就是那根刺。

新　娘　你来干什么？

莱奥纳多　看你结婚来了。

新　娘　我也看见过你结婚！

莱奥纳多　你策划的，你亲手策划的。人们可以杀我，但不能污辱我。而银子呢，那么闪闪发光，可有时候玷污人。

新　娘　谎话！

莱奥纳多　我不愿说，因为我是个血性男儿，不愿这些山头听见我的声音。

新　娘　我的声音会更响亮。

女　佣　别再说这些话了。你不必再提过去的事情。（看看门口，惴惴不安）

新　娘　你说得对。我根本不该和你说话。可是你鼓动了我的心灵，居然来看我，来窥伺我的婚礼，并且别有用心地问起桔花来。去你的吧，到门口等你老婆去吧。

莱奥纳多　难道你和我就不能谈谈吗？

女　佣　（气愤地）不能，不能谈。

莱奥纳多　结婚之后，我白天黑夜都在想，是谁的错，每当我一想，就会出来一个新的错儿，把另一个错儿吃掉，不过，总是有错儿！

新　娘　一个男人再加上他的马，很会也很能欺负一个住在荒

漠中的姑娘。然而我很骄傲。所以我要结婚。我将和丈夫守在一起，我爱他要胜过一切。

莱奥纳多　骄傲对你不会有一点用处。(靠近)

新　娘　你别过来！

莱奥纳多　沉默和煎熬是我们对自己最大的惩罚。骄傲，不见你，使你日夜不眠，对我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只是使我火冒三丈！因为你以为时间能治愈创伤，墙壁能遮住眼睛，可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当事情发展到中心点的时候，是无人能够挽回的！

新　娘　(在发抖)我不能听你的话。我不能听你的声音。它好像使我喝了一瓶茴芹酒并睡在了一个玫瑰花的垫子上。它拖着我，我知道自己要憋死的，可还得跟着走下去。

女　佣　(拉着莱奥纳多的衣领)你应该马上出去！

莱奥纳多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她说话了。你什么也别怕。

新　娘　我知道，我疯了，我知道我的心都被忍耐折磨烂了，能在这里平静地听着他的话，看着他挥动手臂。

莱奥纳多　我要是不把这些事情告诉你，就无法安静。我已经结了婚。现在你结婚吧。

女　佣　(对莱奥纳多)她要结婚！

歌　声　(更近了)

婚礼的早上

醒来吧，新娘。

新　娘　醒来吧，新娘！(跑向她的房间)

女　佣　人已经来了。(对莱奥纳多)你别再靠近她了。

莱奥纳多　你不用担心。(从左边出去)

〔天开始发亮。姑娘甲进来。

姑娘甲　婚礼的早上

醒来吧，新娘；
欢闹在滚滚向前
阳台上都有花冠。

歌　声　醒来吧，新娘！

女　佣　（鼓动着欢闹声）
醒来吧
戴着爱情的绿枝
锦簇花团。
醒来吧
靠着桂树的枝条
和树干！

姑娘乙　（进来）
醒来吧
长长的秀发，
雪白的衬衣，
漆黑的靴子镶银扣
前额上面是茉莉。

女　佣　啊，牧羊姑娘，
月亮露出了脸庞！

姑娘甲　啊，美丽的青年，
将礼帽丢在了橄榄园！

小伙子甲　（高举礼帽入场）
醒来吧，新娘，
娶亲的人来自田野上，
婚礼多么热闹，
带着大丽花的托盘
和香甜的面包。

歌　声　醒来吧，新娘！

姑娘乙　新娘

戴上了白色的花冠，

新郎给她系上了金丝线。

女　佣　经过柚子园

新娘睡不着。

姑娘丙　（入场）

经过橙子园

新郎献上了桌布和餐刀。

〔三位宾客入场。

小伙子甲　醒来吧，小鸽子！

黎明已经驱散

阴影的钟声。

宾　客　新娘子，多洁白，

今天是姑娘，

明天是太太。

姑娘甲　黑姑娘，下来吧，

拖着你的绸尾巴。

宾　客　黑小妞，下来吧，

早晨的寒露如雨下。

小伙子甲　醒来吧，夫人，醒来吧，

空中下的雨，全是柑桔花。

女　佣　我要为她绣一棵树

充满石榴红的彩带

而每条带子都有一份爱情，

周围是祝福的欢呼声。

歌　声　醒来吧，新娘。

小伙子甲　婚礼的早上

你多么漂亮；

山中的花儿，

就像司令的娇娘。

父　亲　（进场）

司令的娇娘

新郎要娶回。

他已带牛来，

为了接宝贝。

姑娘丙　新郎

就像黄金的花儿一样。

当他走路时

石竹都聚集在他的脚掌上。

女　佣　啊，我幸福的姑娘！

小伙子乙　醒来吧，新娘。

女　佣　啊，我漂亮的姑娘！

姑娘甲　娶亲的人们

在窗口叫嚷。

姑娘乙　出来吧，新娘。

姑娘甲　出来吧，出来吧！

女　佣　你听那钟声

敲得响不停！

小伙子甲　已经来了！已经出来了！

女　佣　就像一头公牛，

婚礼开始举行！

〔新娘出场。身穿一九〇〇年的黑色套装，臀部拖着长长的裙尾，上面裹着薄薄的绉纱和坚挺的花边。在梳好

的探出来的头发上戴着桔花的花冠。吉它齐奏。姑娘们吻新娘。

姑娘丙　你往头发上洒了什么香水？

新　娘　（笑着）什么也没洒。

姑娘乙　（看新娘的衣服）这布料是哪儿都买不到的。

小伙子甲　新郎来了！

新　郎　大家好！

姑娘甲　（往他耳朵上戴一朵花）

新郎，

就像黄金的花儿一样。

姑娘乙　平静安详的神采

从眼中闪出来！

〔新郎向新娘身旁走去。

新　娘　你怎么穿这双鞋？

新　郎　这比黑色的喜幸。

莱　妻　（上场并吻新娘）你好！

〔大家欢乐地说笑。

莱奥纳多　（似乎为了完成某种任务而来）

结婚的早上

我们给你戴上花冠。

莱　妻　为了让头发上的露水

使田野快乐喜欢！

母　亲　（对新娘之父）那两个人也来了？

父　亲　他们是家里人，今天是谅解的日子！

母　亲　我可以忍受，但不谅解。

新　郎　看你戴着花冠真让人高兴！

新　娘　咱们很快就去教堂！

新　郎　你急吗？

新　娘　急，我渴望成为你的妻子，单独和你在一起，只听到你的声音。

新　郎　这正是我的心愿！

新　娘　除了你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你那么使劲地拥抱我，就是我死去的母亲召唤我，也不能使我和你分开。

新　郎　我的胳膊有力气。我要一直拥抱你四十年。

新　娘　（认真地，挽起他的手臂）永远拥抱我！

父　亲　我们要走了！收拾马匹车辆！太阳已经出来了。

母　亲　你们要当心！别碰上坏时辰。

〔舞台深处的大门打开。人们开始离去。

女　佣　（哭着）

洁白的姑娘！

当你离开家庭，

要记住你离开的时候，

就像一颗星星……

姑娘甲　离家去举行婚礼

纯洁的身体和衣裳。

〔人们退场。

姑娘乙　你已离开家

一直奔教堂！

黄沙的路上

洋溢着花香！

姑娘丙　啊，洁白的姑娘！

女　佣　昏暗的气氛笼罩

在她头巾的花边上。

〔退场。吉它声、响板声和手鼓声响成一片。只剩下莱

奥纳多夫妇。

莱　妻　咱们走吧。

莱奥纳多　去哪儿？

莱　妻　去教堂呀，你可别骑马。跟我一起去。

莱奥纳多　坐车？

莱　妻　还有什么别的？

莱奥纳多　我不是坐车的男人。

莱　妻　我也不是不在丈夫陪伴下去参加婚礼的女人。我受不了了！

莱奥纳多　我也一样！

莱　妻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你每只眼睛里都有一根刺。

莱奥纳多　走吧！

莱　妻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了。可我想，却又不愿想。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你已经嫌弃我了。可我有了一个儿子。另一个也要出世了。咱们就这样吧。我母亲也是这种命运。不过我不会离开这里的。

〔外面传来歌声。

歌　声　离开你的家
一直奔教堂，
要记住你离开的时候
像一颗星星一样！

莱　妻　（哭着）
要记住你离开的时候
像一颗星星一样！
我也是这样离开家的。嘴笑得能把整个田野都装下。

莱奥纳多　（站起身）咱们走吧。

莱　妻　但要跟我在一起！

莱奥纳多　好吧。(稍停)走！(下场)

歌　声　离开你的家

一直奔教堂，

要记住你离开的时候

像一颗星星一样。

幕徐徐落下

第　二　场

新娘窑洞外面。灰、白和蓝的冷色调。巨大的仙人掌丛。阴暗和银色的氛围。一派土黄色的高原景象，一切都很坚硬，宛似民间陶瓷的风韵。

女　佣　(收拾桌子上的杯、盏和托盘)

旋转，

风轮在旋转

水在流动

婚礼已在举行，

在白色的栏杆

月亮将自己打扮

树枝躲到一边。

你把桌布铺上！

人们在歌唱，

新郎新娘在歌唱

水在流淌，

婚礼已在举行，

白霜闪银光

苦涩的杏仁

甜得像蜜糖。
准备葡萄酒!
美丽的姑娘,
家乡美丽的姑娘,
看水怎样流淌。
你的良辰已到
将裙子提起
在新郎的翅膀下
永别离开家。
新郎是一只雄鸽
胸脯像火炭一样
而田野期待着
血流的声响。
旋转,
风轮在旋转
水在流淌。
你的良辰已到
让水闪银光!

母　亲　(进场)终于结束了!

父　亲　我们是第一批吗?

女　佣　不。莱奥纳多和他的妻子到了一会儿了。他们跑得像鬼似的。那女人到的时候都快吓死了。他们好像是骑马来的。

父　亲　这家伙是找不自在。不是什么好种。

母　亲　能是什么好种?他们家的种呗。从他曾祖父起,就是凶杀犯,一直是孽种流传,都是耍刀子的货,笑里藏刀的人。

父　亲　咱们不理他!

女　佣　您怎么能不理他呢!

母　亲　我连心尖儿都疼。在他们一家人的脑门儿上，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杀人的手，杀我的人。你看见我了吗？你不觉得我疯了吗？是疯了，因为不能不把我心中非喊出来不可的东西喊出来。我心中藏着一种呐喊，对于我一定要惩治并把他们埋在黑纱里的人来说，这种呐喊随时会冲出来。可人们把我带到死人的身边，还要保持沉默。而后呢，人们便评头品足。（摘掉披巾）

父　亲　今天不是你回忆那些事情的日子。

母　亲　一和别人谈话，我就得说。今天更得说，因为今天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父　亲　等着有人会陪伴你。

母　亲　那是我的希望：孙子们。（坐下）

父　亲　我希望他们生许多孩子。这块土地需要不花钱的劳动力。对那些杂草、刺儿菜和那些不知从哪儿出来的乱石，要打一场持久的战争。这些劳动力应当是主人的臂膀，他们修整、治理，让种子发芽。要有许多儿子。

母　亲　还要个女儿！男孩子随风走！他们不得不摆弄武器。女孩子从不到街上去。

父　亲　（快活地）我相信他们都会有。

母　亲　我儿子会满足她的。他的身体很好。本来他爹跟我就能生好多儿子。

父　亲　我恨不得这就是一天的事。我希望他们马上就有两三个儿子。

母　亲　可不是这么回事。需要很长时间。所以看见地上流的血才那么可怕。血流一分钟，就得消耗我们好多年。当我去看儿子时，他已经倒在街上。我的双手沾满了血，我是用舌头舔净的。因为那是我的血。你不懂那是怎么回事。我

真想把那浸透鲜血的土放在水晶和黄玉的圣体匣里。

父　亲　现在你等着好了。我女儿很丰满，你儿子很强壮。

母　亲　我正是这么想的。（站起身）

父　亲　准备好小麦的托盘。

女　佣　准备好了。

莱　妻　（上场）愿一切顺利！

母　亲　谢谢。

莱奥纳多　举行庆祝活动吗？

父　亲　没什么。大家没时间。

女　佣　已经到了！

〔客人成群结伙欢乐地进来。新郎新娘挽臂上场。莱奥纳多走开。

新　郎　哪个婚礼也没有这么多人。

新　娘　（阴郁地）没有。

父　亲　真是气派。

母　亲　都是全家一起来的。

新　郎　有的人从没离开过家。

母　亲　你父亲播下了许多种子，现在轮到你收获了。

新　郎　有的表兄弟我都不认识。

母　亲　都是海边的人。

新　郎　（快乐地）他们对马感到害怕。

母　亲　（对新娘）你想什么呢？

新　娘　没想什么。

母　亲　祝福词是很有份量的。

〔吉它琴声响起。

新　娘　像铅一样。

母　亲　（有力地）可不该那么重。你该像鸽子一样轻。

新　娘　今天晚上您留在这儿吗？

母　亲　不行，我的家里没人。

新　娘　您应该留下！

父　亲　（对母亲）你看他们跳的舞，海滨地区的舞蹈。

〔莱奥纳多出场并坐下。他的妻子，跟在他后面，一副紧张的样子。

母　亲　那是我丈夫的堂兄弟。跳起舞来像石头一样硬。

父　亲　看到他们，我很高兴。这个家起了多大的变化呀！（离去）

新　郎　（对新娘）那桔花你喜欢吗？

新　娘　（目不转睛地注视他）喜欢。

新　郎　都是蜡制的。永远不会坏，我愿看到你带在所有的衣服上。

新　娘　没必要。

〔莱奥纳多从右边下场。

姑娘甲　咱们给她把别针取下来。

新　娘　（对新郎）我马上就回来。

莱　妻　愿你幸福地和我堂妹在一起。

新　郎　我相信会的。

莱　妻　两个人生活在这里；永远不用出去，在这里建房子。但愿我也能住在这么远的地方！

新　郎　你们为什么不买地呢？山地便宜，孩子们可以更好地成长。

莱　妻　我们没钱。再说离我们太远！

新　郎　你丈夫是干活的好手。

莱　妻　不错，可他喜欢满天飞。这山望着那山高。不是个安分的人。

女　佣　你们不喝点什么吗？我给你包几个酒心儿面包圈去，

送给你母亲，她很喜欢。

新　郎　给她包上三打吧。

莱　妻　不，不。有半打就足够了。

新　郎　一天是一天呀。

莱　妻　（对女佣）莱奥纳多呢？

女　佣　我没见他。

新　郎　应当和那些人在一起吧。

莱　妻　我看看去！（走开）

女　佣　那舞真好看。

新　郎　你不跳舞吗？

女　佣　没人请我跳。

〔两个姑娘从远处走过；在这场中，远处总是人来人往，气氛热烈。

新　郎　（高兴地）那个舞的名字叫“不理会”。像你这样健壮的老太太比姑娘们跳得更好。

女　佣　怎么，你向我献殷勤吗，孩子？你们这一家子呀！汉子中的汉子！我小时候见过你爷爷的婚礼。那副样子！就像是一座山似的。

新　郎　我的块头没那么大。

女　佣　可眼睛闪着同样的光。我们姑娘呢？

新　郎　摘面纱呢。

女　佣　啊！你看，因为你们不会睡觉，半夜时，我给你们准备了火腿肉和几大杯陈年葡萄酒。在柜橱的下边。说不定你们会需要的。

新　郎　（微笑着）我半夜不吃东西。

女　佣　（狡猾地）如果你不吃，新娘子吃。（离去）

小伙子甲　（进场）你得和我们一起喝酒！

新　郎　我等着新娘呢。

小伙子乙　天亮时她就回来了！

小伙子甲　那是迷人的时候！

小伙子乙　等一会儿。

新　郎　咱们走。

〔三人出去。热闹非凡。新娘出场。对面跑出来两个姑娘，与她相遇。

姑娘甲　你把第一根别针给了谁？是我还是她？

新　娘　我记不得了。

姑娘甲　你就是在这儿给我的。

姑娘乙　是在神坛前面给我的。

新　娘　（心神不定，内心斗争激烈）我什么也不知道。

姑娘甲　因为我愿你……

新　娘　（打断她的话）对我无关紧要，我有许多事情要想。

姑娘乙　请原谅。

〔莱奥纳多在背景中走过。

新　娘　（看见莱奥纳多）这是让人心神不安的时刻。

姑娘甲　我们一点儿也不明白！

新　娘　轮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明白了。要迈出这几步是很难的。

姑娘甲　你不高兴了？

新　娘　没有。请你们原谅。

姑娘乙　原谅什么？不过两根别针，都是为了结婚戴的，不是吗？

新　娘　两根都是。

姑娘甲　现在，一个要比另一个先结婚了。

新　娘　你们那么想结婚？

姑娘乙　（害羞地）想。

新　娘　为什么呢？

姑娘甲　因为……（拥抱姑娘乙）

〔两个姑娘跑开。新郎上，慢慢地，从后面拥抱新娘。

新　娘　放开！

新　郎　你还怕我吗？

新　娘　啊，是你。

新　郎　还能是谁呢？（停顿）要么是你父亲，要么是我。

新　娘　真是这样！

新　郎　现在你父亲不会这么使劲儿拥抱你了。

新　娘　（忧郁地）当然了！

新　郎　因为他上了年纪。（用力拥抱新娘，有点粗鲁）

新　娘　（冷漠地）放开我！

新　郎　为什么？（放开）

新　娘　因为……人们……会看见。

〔女佣从背景中穿过，但没看新郎新娘。

新　郎　那又怎么样？这已经是神圣的了。

新　娘　不错，不过放开我……过一会儿。

新　郎　你怎么了？你好像吓着了！

新　娘　我没怎么。你别走。

〔莱奥纳多的妻子出场。

莱　妻　我不想打断你们……

新　郎　说吧。

莱　妻　我丈夫从这儿过了吗？

新　郎　没有。

莱　妻　因为我没找到他，而且马也不在马棚里了。

新　郎　（快乐地）准是遛马去了。

〔莱妻不安地走了。女佣出来。

女　佣　你们对这样多的祝贺还不满足吗？

新　郎　我想该结束了。新娘有点累了。

女　佣　这是怎么回事，姑娘？

新　娘　我的太阳穴像挨了一下子似的！

女　佣　山里的新娘子应该很壮。（对新郎）只有你能治她的病，因为她是你的。（跑着离开）

新　郎　（拥抱新娘）我们去跳一会儿舞吧。（吻她）

新　娘　（苦闷地）不，我要去床上躺一会儿。

新　郎　我陪你。

新　娘　不行！当着大家的面？人家会怎么说呢？让我安静一会儿。

新　郎　随你便吧！不过晚上你可别这样！

新　娘　（在门里）晚上我就好了。

新　郎　这正是我的愿望。

〔母亲出场。

母　亲　孩子。

新　郎　您到哪儿去了？

母　亲　在整个那些吵吵嚷嚷的地方，你高兴吗？

新　郎　高兴。

母　亲　你妻子呢？

新　郎　她歇一会儿。对新娘子来说真是坏日子！

母　亲　坏日子？唯一的好日子。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一笔家产。

〔女佣进场并向新娘的房间走去。

母　亲　是土地的界标和树木的栽培。

新　郎　您要走吗？

母　亲　是，我得在自己的家里。

新　郎　您一个人。

母　亲　一个人，不。我的头脑里充满了事物、人和搏斗。

新　郎　可已经不再是搏斗的搏斗。

〔女佣很快地出场；又跑着在背景中消失。

母　亲　只要一个人活着，就要搏斗。

新　郎　我永远听您的！

母　亲　对你的妻子要尽量温柔，如果发现她不痛快或者犯脾气，就抚摩她，让她觉得有点疼，使劲儿拥抱她，咬她一下，然后再轻轻地吻她。别让她不高兴，但要让她感到你是个男子汉，是主人，是指挥者。我这是从你爹那儿学来的。因为你没有这种本领，所以我得教给你。

新　郎　我永远照您的话去做。

父　亲　（进来）我女儿呢？

新　郎　在里边。

姑娘甲　新郎新娘快来呀，我们要跳转圈舞了！

小伙子甲　（对新郎）你要领头儿。

父　亲　（出去）不在这里！

新　郎　不在？

父　亲　可能到平台去了。

新　郎　我去看看。（进去）

〔欢闹声和吉它声起。

姑娘甲　已经开始了。（出去）

新　郎　（出来）不在。

母　亲　（不安地）不在？

父　亲　她会到哪儿去呢？

女　佣　（进来）姑娘呢，她在哪儿？

母　亲　（严肃地）我们不知道。

〔新郎出来。三位宾客进去。

父　亲　（认真地）会不会在跳舞呢？

女　佣　不在那里。

父　亲　（气冲冲地）那儿人多着呢，看看去！

女　佣　我看过了。

父　亲　（痛苦地）那可在哪儿呢？

新　郎　（进来）没有。哪儿也没有。

母　亲　（对父亲）这是怎么回事？你女儿在哪儿？

〔莱奥纳多的妻子进来。

莱　妻　他们逃走了。逃走了。她和莱奥纳多。骑着马。两人拥抱着，像一颗贼星似的。

父　亲　不会！我女儿，不会！

母　亲　你女儿，会的！坏娘留下的苗儿。那小子呢，他也一样，他。不过，她已经是我儿子的妻子了！

新　郎　（进来）我们追去！谁有马？

母　亲　谁的马在这里，谁有马？我把一切都给他，我的眼睛，甚至我的舌头……

人　声　这儿有一匹。

母　亲　（对儿子）去吧！追去！（与两个男青年一同离开）不，你别去。那些家伙动不动就杀人，而且会……不过去吧，快，我跟在你后面！

父　亲　不会是她。也许跳河了吧。

母　亲　诚实、纯洁的姑娘才会跳河呢；那个女人，不会。不过她已经是我儿子的妻子。誓不两立。现在是誓不两立。

〔众人进来。

母　亲　我的家和你的家。大家都离开这儿。把鞋上的尘土抖干净。一同帮我儿子去。

〔众人分成两伙。

母　亲　因为他有人：从海滨来的他的表兄弟和所有从内地来

的人。离开这儿！到各条路上去。流血的时刻又到了。誓不两立。你和你的人，我和我的人。靠后站！靠后站！

幕落下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树林。夜晚。潮湿粗大的树干。气氛昏暗。小提琴齐奏。三个砍柴人上。

砍柴人甲　找到他们了吗?

砍柴人乙　没有，但是在到处找呢。

砍柴人丙　就快找到了。

砍柴人乙　嘘……!

砍柴人丙　怎么?

砍柴人乙　好像在从各条道路同时包抄。

砍柴人甲　月亮一出来就看得见他们了。

砍柴人乙　应当放他们走。

砍柴人甲　世界很大。大家都能在世界上生活。

砍柴人丙　可是会把他们杀死。

砍柴人乙　应该顺其自然：他们逃得对。

砍柴人甲　一个早就在欺骗另一个，归根到底，血更厉害。

砍柴人丙　血?

砍柴人甲　要走血的道路。

砍柴人乙　不过大地会把见到光明的血喝掉。

砍柴人甲　那又怎么样?宁可流着鲜血死去也不带着腐烂的血活着。

砍柴人丙　别说了。

砍柴人甲　怎么？你听到什么了？

砍柴人丙　我听到蟋蟀、青蛙，还有黑夜的埋伏。

砍柴人甲　可没听见马的声音。

砍柴人丙　没听见。

砍柴人甲　现在他正亲她呢。

砍柴人乙　姑娘的身子是给他的，而他的身子也是给那姑娘的。

砍柴人丙　人家在寻找他们，而且会把他们杀掉。

砍柴人甲　但是那时他们的血液已经混在一起了，就像是两个空坛子，两条干涸的小溪似的。

砍柴人乙　天上的云很多，月亮很可能不出来。

砍柴人丙　不管有没有月亮，新郎都会找到他们的。我见他去的。就像一颗愤怒的星星。脸色铁青。就像他们家族的命运。

砍柴人甲　死在大街上的家族。

砍柴人乙　就是！

砍柴人丙　你相信他们会冲出包围吗？

砍柴人乙　很难，方圆一百里都有刀子和猎枪。

砍柴人丙　他骑着一匹好马。

砍柴人乙　可是他带着个女人。

砍柴人甲　我们快到了。

砍柴人乙　一颗有四十根枝条的树，我们很快就砍下来。

砍柴人丙　现在月亮出来了。咱们快点吧。

〔左侧射出一线光亮。

砍柴人甲　啊，月亮出来了！

大叶中间的月亮！

砍柴人乙　充满茉莉的血浆！

砍柴人甲　啊，孤单的月亮！

绿叶中间的月亮!

砍柴人乙　新娘脸上的银光。

砍柴人丙　啊，讨厌的月亮!

让爱情在昏暗的枝条后躲藏。

砍柴人甲　啊，悲伤的月亮!

让爱情在暗昏的枝条后躲藏!

〔砍柴人离开。月亮从左边的光亮中出来。月亮是个年轻的樵夫，白皙的脸庞。舞台笼罩在生动的蓝色光辉之中。

月　亮　我是河中圆圆的天鹅，

大教堂的眼睛，

树叶上微弱的黎明;

他们无法逃生!

谁在隐藏? 谁在

山谷的草丛中哭泣?

月亮将一把刀子

抛在空中，

铅的埋伏

要化做血的伤痛。

让我进来! 我从

墙壁和玻璃窗而来，寒冷如冰!

我要在那里暖暖身体

请打开瓦楞和心胸!

我很冷! 我沿着山峦和街巷

我梦游的金属的灰烬

寻觅火的巅峰。

可是白雪却将我

带在晶莹的脊背上，
池塘又将我
浸在残酷的冷水中。
然而今夜我的面颊
将染上鲜红的血，
在空气宽大的脚上
聚集着灯心草丛。
既不能藏匿也没有阴影，
要让他们无法逃生！
为了能够暖暖身体
我要进入一个人的心胸！
那是一颗为了我的心灵！
滚烫的！流淌在
我胸部的山中；
让我进去，啊，让我进去！（对树枝）
我不喜欢阴影重重。
我的光线无孔不入，
让昏暗的树干出现光明的响声，
为了今夜我的面颊
染上鲜红的血，
在空气宽大的脚上
聚集着灯心草丛。
谁在藏匿？我说的是外面！
不行！他们将不能逃生！
我要让背上
闪耀着一种宝石的火红。
〔月亮在树干中间消失，舞台重又笼罩在昏暗的光线

中。一老妇出场，身披深绿色薄薄的衣服，赤脚，满脸皱纹，几乎看不清面孔，这个人物在人物表中未出现①。

叫花婆　月亮要走，他们临近。
他们过不了此地。
树干的细语与河水的流淌
将扼杀叫喊声放荡地飞翔。
就在此处，顷刻之间。我已经疲倦。
打开箱子，白色的线
在卧室的地上
等候将脖子受伤的沉重的尸体裹缠。
鸟儿也不要醒来，
微风用裙裾将呻吟收拢。
从黑色的树冠上和它们一起逃亡
或者在白色的淤泥上将它们埋葬。
月亮啊，月亮！
(不耐烦地)月亮啊，月亮！
〔月亮出来，光线变强。

月　亮　他们已经靠近。
有的从峡谷，有的从河道。
我去照亮石头。你有什么需要？

叫花婆　什么也不需要。

月　亮　冷酷的风，两面带刃，徐徐吹来。

叫花婆　照亮坎肩并将钮扣吹开，
然后刀子便知道刺向何方。

月　亮　但要拖延很久才会死亡。

---

① 这里的老妇即下面的叫花婆，亦即人物表中的死神。

让鲜血在我的指间轻轻作响。

你看我一条条灰烬的

山谷已经醒来

将这激流的源泉期待！

叫花婆　咱们不能让他们渡过小溪。别出声！

月　亮　他们来了！（下场）

〔舞台变暗。

叫花婆　快！多多地发光。你听见了吗？他们逃不掉！

〔新郎和小伙子甲进场。叫花婆坐下并用披巾蒙住自己。

新　郎　在这一带。

小伙子甲　你找不到他们。

新　郎　（强有力地）我就找得到他们！

小伙子甲　我认为他们从别的路走了。

新　郎　不会，刚才我听到了马跑的声音。

小伙子甲　那是别的马。

新　郎　（认真地）听着。世界上只有一匹马，就是这匹。你明白了吗？你要跟着我，就别吭声。

小伙子甲　因为我想……

新　郎　住嘴。我肯定会在这儿找到他们。你看见这只手臂了吗？这并不是我的手臂。这是我哥哥的、我父亲以及我死去的全家人的手臂。它力大无穷，只要愿意，就能把这棵树连根拔起。咱们赶快走，我觉得全家人都在咬牙，使我连气都出不来了。

叫花婆　（抱怨地）唉！

小伙子甲　听见了吗？

新　郎　到那里去转一圈。

小伙子甲　这简直是在狩猎。

新　郎　是狩猎。世上最大的狩猎。

〔小伙子走下。新郎迅速地向左边走去并与叫花婆（死神）相遇。

叫花婆　唉！

新　郎　你怎么了？

叫花婆　我冷。

新　郎　你要到哪里去？

叫花婆　（总是像叫花子那样抱怨）到那很远的地方……

新　郎　你从哪里来呢？

叫花婆　从那儿，很远的地方。

新　郎　你看见一男一女骑在一匹马上跑了吗？

叫花婆　（醒悟过来）等一下……（打量新郎）漂亮的小伙儿。（站起身）可要是睡着了就会更加漂亮。

新　郎　告诉我，你说，看见了吗？

叫花婆　等等……多宽的脊背呀！你怎么就不喜欢躺在脊背上却喜欢站在那么小的脚掌上走呢？

新　郎　（盛气凌人地）我跟你说的是看见他们没有！他们从这儿过去了吗？

叫花婆　（有力地）没从这儿过；不过正离开那山包，你没听见吗？

新　郎　没有。

叫花婆　你认识路吗？

新　郎　不管认不认识，我都要去！

叫花婆　我陪你去。这一带我熟悉。

新　郎　（不耐烦）可倒走呀！从哪里？

叫花婆　（做作地）从那里！

〔速下。两把表现树林的小提琴声奏起。砍柴人回来。

肩上扛着斧头。在树干中间缓缓走过。

砍柴人甲　啊，出来的死神！

硕大叶片的死神。

砍柴人乙　不要让鲜血喷涌！

砍柴人甲　啊，孤单的死神。

枯干叶片的死神。

砍柴人丙　不要用花朵将婚礼遮笼！

砍柴人乙　啊，可悲的死神！

将绿色的枝条留给爱情。

砍柴人甲　啊，可恶的死神！

将绿色的枝条留给爱情！

〔砍柴人边说边离开。莱奥纳多和新娘上。

莱奥纳多　住口！

新　娘　我自己走，从这里起。走吧！我要你回去！

莱奥纳多　我叫你住口！

新　娘　你要用牙齿

用双手，要千方百计

将这条金属的锁链

从我诚实的脖颈上摘去，

让我呆在家乡的角落里。

如果你不想杀死我

像杀死一条小小的毒蛇，

就把猎枪的枪管

放进我新娘的手里。

啊，多么难过！我的心头

燃烧着多么强烈的火！

舌头上全是玻璃

碴儿，有口难说！

莱奥纳多　我们已跨出这一步；不要再说！

因为他们紧追不舍，

我一定要你跟着我。

新　娘　这可是你的逼迫！

莱奥纳多　逼迫？下楼梯时，谁是第一个？

新　娘　是我。

莱奥纳多　是谁给马

换上了新的笼头？

新　娘　是我。的确是我。

莱奥纳多　又是谁

亲手为我带上了马刺？

新　娘　是属于你的这一双手，

因为一见到你

它们就想把蓝色的枝条

和你血管的细语打破。

我爱你！我爱你！走开吧！

如果他将你杀死，

我会用带紫罗兰

花边的裹尸布将你包裹。

啊，多么难过，我心头

燃烧着多么强烈的火！

莱奥纳多　舌头上全是玻璃碴儿，

我有口难说！

因为想忘记

所以在你我之间

筑起一道墙壁。

真的。你记得吗
每当我远远地看见你
眼前便扬起沙粒。
可我骑的马儿
却向你家门口走去。
白银的簪子
使我的血变成黑色，
我的梦中
便充满野草的肌体。
我没有过错，
过错来自大地
还有你的胸脯和发辫
洋溢的那股气息。

新　娘　啊，多么无理！我并不愿意
与你同用餐，共枕席，
却又没有一分钟
不愿与你在一起，
因为你拖我，我便去，
你叫我返回
我便像一根草屑儿
在空中跟随着你。
我已戴上花冠
正在举行婚礼
却抛弃了一个诚实的汉子
和他的全家。
惩罚将落在你的头上
这岂是我的心意。

让我独自留下！你快逃离！
没有人会保护你。

莱奥纳多　清晨的鸟儿
为了树木而丧命。
黑夜渐渐消亡
在岩石的尖顶。
咱们去黑暗的角落，
只要能永远爱你
无论是人还是投向我们的毒药
对我都无足轻重。
（用力拥抱她）

新　娘　（动情地）
我将睡在你的脚旁
等候你梦中所想。
赤裸着身躯，注视着田野，
宛似一条狗儿，
因为我就是这样！看着你，
你的英姿使我化作火光。

莱奥纳多　火光与火光一起燃烧。
同一个小小的火焰
将两个麦穗一起烧掉。
我们走吧！

新　娘　你把我带往何处？

莱奥纳多　到这些包围我们的人
不能去的地方。
到我能好好看你的地方！

新　娘　（讥讽地）

把我带到一个一个的庙会上，
诚实女人的悲痛忧伤，
让大家都看见我，
婚礼的床单
像旗帜迎风飘扬。

莱奥纳多　我也愿将你放开
如果我像大家一样想。
可是我要和你同去一个地方。
迈出这一步。试一试。你也一样。
月亮的钉子已将我的腰
和你的臀钉在同一根木桩上。
〔整个场面动人心魄，充满激情。

新　娘　你逃走吧！
我该当死在此地，
双脚浸在水里，
头巾刺着荆棘。
放荡的女人、姑娘，
树叶会为我哭泣。

莱奥纳多　住口，他们已经上来了。

新　娘　你走吧！

莱奥纳多　安静！他们会发现我们。你先走。我说，咱们走吧！

新　娘　咱俩一起走！

莱奥纳多　（拥抱着她）
随你！
要使我们分离，除非
我已断气。

新　娘　我也停止呼吸。

〔两人拥抱着离开。"月亮"缓缓而出。舞台上出现一道强烈的蓝色的光。两把小提琴奏响。突然有两声长长的令人心碎的叫声，提琴声中断。随着第二声叫喊，叫花婆出场，背向观众。张开披巾站在中央，宛似一只巨翅大鸟。"月亮"停住。幕在一片寂静中落下。

最后一场

带拱形窗户的白色房间，墙壁厚实。左右都有白色的楼梯。远处是高大的拱门和同样颜色的墙壁。地面也是闪闪发亮的白色。这朴实无华的房间具有教堂的永垂不朽的韵味。没有灰色，没有阴影，也没有远景的明确的体现。

两个身穿深蓝色服装的姑娘在用红色的线桄绕线。

姑娘甲　线桄儿，线桄儿，
你要做什么？

姑娘乙　衣裙的茉莉，
纸张的水晶。
十点钟已死，
四点钟才生。
羊毛纺成的线，
束缚你双脚的锁链。
同时是一个绳结儿，
将苦涩的桂枝纠缠。

女孩儿　（唱着）你去参加婚礼了吗？

姑娘甲　没有。

女孩儿　我也没去！
葡萄藤下出了什么事情？

橄榄枝下出了什么事情？
怎么谁都没有回来？
你去参加婚礼了吗？

姑娘乙　我们说了没有去参加。

女孩儿　（边走边说）我也没去！

姑娘乙　线桃儿，线桃儿，
你想唱什么？

姑娘甲　蜂蜡的伤口，
爱神木的悲痛。
清晨入梦，
夜晚清醒。

女孩儿　（在门口）
线与火石相遇，
青山放它过去。
奔跑，奔跑，
一刀终于切下面包。
（走开）

姑娘乙　线桃儿，线桃儿，
你想说什么？

姑娘甲　新郎身穿洋红，
情夫一言不发。
在沉默不语的河岸
我见他们躺下。
（停下来，看着线桃儿）

女孩儿　（探身到门口）
跑啊，跑啊，跑啊，
线儿已到此地。

我觉得他们来了，
浑身全是泥。
象牙似的拳头，
直挺挺的身躯！
〔离开。莱奥纳多的妻子和岳母出场，闷闷不乐。

姑娘甲　来了吗？

岳　母　（生硬地）我们不知道。

姑娘乙　你们说婚礼怎么样？

姑娘甲　告诉我。

岳　母　（干巴巴地）没什么。

莱　妻　我想回去看个究竟。

岳　母　（强有力地）
你，回家去。
勇敢、孤独地呆在那里。
去衰老，去哭泣。
但是家门要紧闭。
无论活的死的，永不许进去。
我们将窗户钉牢，
让黑夜和雨水
落在苦涩的草地。

莱　妻　会出什么事呢？

岳　母　这无足轻重。
你将那面纱往脸上蒙。
你的儿子属于你
其余等于零。
在床上，将一个灰烬的十字架
放在他搁枕头的地方。

〔母女俩离开。

叫花婆　（在门口）姑娘们，给块面包。

女孩儿　去！

〔姑娘们凑在一起。

叫花婆　为什么？

女孩儿　因为你在呻吟；去！

姑娘甲　丫头！

叫花婆　我能要你的眼睛！一群
鸟儿跟着我：你想要一只吗？

女孩儿　我想走！

姑娘乙　（对叫花婆）别理她！

姑娘甲　你是从小溪的路上来吗？

叫花婆　我是从那里来。

姑娘甲　（胆怯地）我能问问你吗？

叫花婆　我看见了他们；很快就来到：
两股激流汹涌
终于在巨石中间平静，
两条汉子在马蹄下，
在黑夜的英姿中丧命。（欢愉地）
丧命，是的，丧命。

姑娘甲　住口，老婆子，住口！

叫花婆　眼睛是破碎的花，
牙是坚硬的雪块儿两把。
两个人一齐倒下，新娘回来
鲜血染红了裙子和头发。
毛毯儿盖在他们的身上
高高的小伙儿将他们抬上肩膀。

如此而已；就是这样。天理该当。

污秽的沙子，盖在黄金的花朵上。

〔走开。姑娘们低下头，有节奏地离去。

姑娘甲　污秽的沙子。

姑娘乙　盖在黄金的花朵上。

从小溪带回来两个新郎。

一个黑黝黝。

另一个也同样。

是什么阴影的夜莺

飞翔和呻吟在黄金的花朵上！

〔走开。舞台上无人。母亲和一个女邻居出场。后者在哭泣。

母　亲　别哭！

邻　居　我忍不住。

母　亲　别哭，我说了。(在门口)这里没人吗？(双手摸前额)我儿子应该回答。可我儿子已变成一把干枯的花。我儿子已化作群山背后一个听不到的声音。(愤怒地，对邻居）你能不哭吗？我不愿这个家里有哭声。你们的眼泪只是眼睛里的泪水，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的泪水来自脚底，来自我的根，比血还要烫。

邻　居　到我家来吧；你别呆在这里。

母　亲　这里，我就想呆在这里。安安静静的。全都死了。我在半夜时睡觉，再也不怕猎枪和刀子了。其他的母亲，被雨声惊醒，就会探出窗外，看看儿子的面孔。我，不用了。我让自己的梦，化作一只寒冷的象牙的鸽子，将带霜的山茶花送到墓地去。不，不是墓地，是大地的铺，是接纳他们的床，是上天为他们摆下的床。

〔一位黑衣女子进场，向右走去并跪下。对邻居。

母　亲　不要捂着脸。我们要过几天可怕的日子。我不想看见任何人。只有大地和我，只有我的哭声和我。还有这四面墙。唉！唉！(痛苦地坐下)

邻　居　你自己珍重。

母　亲　(将头发向后甩)我要冷静。(坐下)因为邻居们要来，而我不愿她们看我这么可怜。可怜巴巴的！连一个可以亲吻的儿子都没有的女人。

〔新娘出场。没戴桔花，披一条黑披巾。

邻　居　(看见新娘，气愤地)你去哪儿？

新　娘　我到这儿来了。

母　亲　(对邻居)谁呀？

邻　居　你不认识她？

母　亲　所以我才问是谁。因为我不能认识她，否则我会咬住她的脖子。毒蛇！(怒不可遏地走向新娘；停住。对邻居)看见了吗？她在那儿，在哭，而我很平静，没有挖她的眼睛。我不明白。难道我不爱自己的儿子？可是他的名誉呢？他的名誉在哪里呢？

〔殴打新娘，新娘倒在地上。

邻　居　看在上帝的份上！(欲拉开她们)

新　娘　让她打吧；我来就是为了让她把我打死，让他们把我一起带走。(对母亲)别用手；用铁钩子，用镰刀，使劲儿打，直到它们碎在我的骨头里。让她打吧！我要让她知道我是干净的，或许我疯了，人们可以把我埋掉，可是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见过我洁白的胸脯。

母　亲　住口，住口，那与我有什么相干？

新　娘　因为我跟另一个男人去了，我去了！(苦恼地)要是你也

会去的，我是一个燃烧着的女人，里里外外都充满了创伤，你的儿子是一点水，我对它的期待是儿女、土地和健康；可那另一个男人是一条浑浊的河，充满树枝，带着灯心草的细语和哼哼唧唧的歌声从我身旁流过。我和你的儿子一起跑着，他像一个水的小孩儿，冷冰冰的，而那一个男人给我送来一百只鸟儿，它们使我无法动弹，将寒霜降在我这个可怜人的伤口上，我这个枯萎的女人，这个被火抚摩的女人。我不愿意，你们清楚！我不愿意，听清楚！我不愿意！你儿子是我的归宿，我没有骗他，可那另一个男人的手臂就像大海的冲击，就像骡子甩头一样地拖着我，他会永远地拖着我，永远地，永远地，即使是，我老了，即使你儿子的所有的子孙都抓住我的头发！

〔一位邻居进来。

母　亲　她没有错，我也没有！（嘲讽地）那么谁有错呢？轻浮、娇嫩、睡不好觉的女人才会丢掉桔花的花冠去守着一块被另一个女人焐热的床呢！

新　娘　住口，住口！报复我吧，我就在这儿！你看我的脖子是软的；比在你的果园里剪掉一棵大丽花还省事。不过不行！我是忠贞的，就像刚出生的女孩儿一样。我也是坚强的，我可以叫你看看。你点起火。咱们把手伸进去；你为你的儿子，我为我的身子。肯定是你先撤出来。

〔另一位邻居进来。

母　亲　可你的贞洁与我有什么相干呢？你的死与我有什么相干呢？这一切的一切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我只想祝福麦苗，因为我的儿子都在下面；祝福雨水，因为它润湿死人的面孔。求上帝保佑，让我们在一起安息。

〔又进来一个邻居。

新　娘　让我和你一起哭吧。

母　亲　哭吧，可是在门口。

〔女孩儿进来。新娘呆在门口。母亲，在舞台中央。莱妻进场并走向左边。

莱　妻　他曾是漂亮的骑手，
现在是一堆雪团。
他曾纵马奔驰
在庙会、山峦
和女人的手臂之间。
现在黑夜的苔藓
为他戴上了王冠。

母　亲　你母亲的葵花，
大地的明镜。
愿人们将苦涩
夹竹桃的十字架
放在你的胸前；
闪光的绸缎
是遮盖你的床单；
让流水化作哭泣
在你宁静的双手之间。

莱　妻　啊，四个小伙子的肩膀
是多么疲倦！

新　娘　啊，将死神抬到这里，
四个英俊的青年！

母　亲　邻居们。

女孩儿　（在门口）已经把他们抬来了。

母　亲　就是这样。

十字架，十字架。

女人们　温柔的十字架，

温柔的钉，

耶稣，耶稣，

温柔的名。

新　娘　愿十字架保佑死者和生者。

母　亲　邻居们，在一个特殊的日子

下午两三点之间，

两个男子汉，

为了爱情，只用一把刀子，

一把小小的刀子，

就都命丧黄泉。

用一把刀子，一把小小的刀子，

握在手中，只露出一点点，

扎开一个小口儿

并停在惊恐的肌体里边，

喊声深深的根

在那里抖颤。

新　娘　一把刀子，

一把小小的刀子，

握在手中，只露出一点点；

像一条鱼儿，没有河流和鳞片，

在一个特殊的日子

下午两三点之间，

两条坚强的汉子

就是这把刀子

使他们离开人间。

母　亲　握在手中，只露出一点点，
扎开一个小口儿
并停在惊恐的肌体里边，
喊声深深的根
在那里抖颤。
〔女邻居们跪在地上，哭泣。

幕落下

全　剧　终

叶 尔 玛

（三幕六场悲剧）

人　物

叶尔玛
马丽亚
老妇(异教徒)
多洛雷斯
洗衣妇甲
洗衣妇乙
洗衣妇丙
洗衣妇丁
洗衣妇戊
洗衣妇己
姑娘甲
姑娘乙
雌性(面具)
小姑甲
小姑乙
女人甲
女人乙
男孩
胡安
维克托
雄性(面具)
男人甲
男人乙
男人丙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开幕时，叶尔玛正在睡觉，脚旁放着一个针线笸箩。一束梦幻般的奇异光线笼罩着舞台。放牧人踮着脚出场，注视着叶尔玛。他领着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男孩儿。时钟打点。当牧人离去时，光线变成春天欢快的晨曦。叶尔玛醒来。

歌　声　（幕内）哦，哦，哦，

田野上

盖小房

咱们往里藏。

叶尔玛　胡安，听见了吗？胡安。

胡　安　我走了。

叶尔玛　是时候了。

胡　安　牲口过去了吗？

叶尔玛　过去了。

胡　安　回头见。（欲走）

叶尔玛　不喝杯牛奶？

胡　安　干嘛喝牛奶？

叶尔玛　你干的活儿重，身体受不了。

胡　安　人要是干巴瘦，就会像钢一样结实。

叶尔玛　可你不。我们结婚的时候，你不这样，现在你的脸白白的，好像没有晒过太阳似的。我喜欢你到河里去游泳，喜欢你在我们的房子漏雨时爬到屋顶上去。我们结婚都二十四个月了，可你却越来越苦闷，越来越消瘦，好像是在往回缩似的。

胡　安　你有完没有？

叶尔玛　（站起身）你别以为这是坏事。要是我病了，我就喜欢你照顾我。"我的妻子生病了，我把这只羊羔宰了，给她好好地炖一锅肉。我的妻子生病了，我留下这只肥母鸡，给她压压咳嗽，我把这张羊皮给她拿去，叫她在下雪天盖盖脚防寒。"我就喜欢这样。所以我照顾你。

胡　安　那我谢谢你。

叶尔玛　可你不让我照顾你。

胡　安　因为我没事儿。那全是你的猜测。我干的活很多。我会一年比一年老的。

叶尔玛　一年比一年……你我一年一年在这里生活下去……

胡　安　（微笑）当然了，而且是平平安安的。农活儿都很顺利，没有费钱的孩子。

叶尔玛　我们没有孩子……胡安！

胡　安　说吧。

叶尔玛　难道我不爱你吗？

胡　安　你爱我。

叶尔玛　我认识不少怕得发抖的姑娘，她们在与丈夫同床之前，哭哭啼啼。我第一次和你睡觉的时候哭过吗？当我掀开那亚麻布的盖头时，我没有唱歌吗？我没有对你说"这些衣服的苹果味真香吗？"

胡　安　你说了！

叶尔玛　由于我和妈妈分别时没有难过，她都哭了。的确是这样！谁结婚时也没有我那么高兴，可是……

胡　安　住口。我没功夫听你没时没刻地……

叶尔玛　不。你别跟我重复别人说的话。我亲眼看见不会是那样……不停地落在石头上的雨水会使石头软化并生出草芥来的，尽管人们说这些草芥一点用也没有。"它们一点用也没有"，可我却清清楚楚地看见它们摇动着黄色的花朵。

胡　安　这要等待！

叶尔玛　对，我愿意等。（主动地拥抱并亲吻她的丈夫）

胡　安　如果你需要什么，就告诉我，我给你带来。你知道我不喜欢你出去。

叶尔玛　我从不出去。

胡　安　你在这里比在哪儿都好。

叶尔玛　是的。

胡　安　街道是闲人的天地。

叶尔玛　（忧郁地）当然。

〔丈夫走了，叶尔玛走向针线笸箩，用手摸摸肚子，举起双臂伸了个姿态优美的懒腰，坐下缝纫。

叶尔玛　亲爱的孩子，你从哪里来？

来自寒冷的山顶。

亲爱的孩子，你需要什么？

柔软的布料把衣缝。（纫针）

让树枝儿向着太阳挥舞，

让泉水向着周围飞腾！

（好像和一个孩子讲话）

狗儿在院子里吠，

风儿在树梢上鸣。

牛儿向着牧人叫，
月亮将我的头发拢。
孩子，从那么远的地方，你在要什么？
你胸中有洁白的山峰。
让树枝儿向太阳挥舞！
让泉水向周围飞腾！（缝纫）
为了你，我肝肠欲断，
孩子呀，我将讲给你听。
腰部使我多么疼痛，
你的第一个摇篮用它做成！
你的肌体儿时散发茉莉的幽香
孩子呀，你儿时才能降生？（停顿）
让树枝儿向太阳挥舞！
让泉水向周围飞腾！

〔叶尔玛唱着，马丽亚带着一卷衣服进门。

叶尔玛　你从哪儿来？

马丽亚　从商店。

叶尔玛　这么早就从商店来？

马丽亚　我喜欢等着商店开门；你不知我买了什么吧？

叶尔玛　买了早饭用的咖啡、糖和面包。

马丽亚　不对。我买了花边、三轴儿线、做缨子的彩色带子和毛线。是我丈夫的钱，他亲自给我的。

叶尔玛　你要做一件上衣。

马丽亚　不，难道……知道吗？

叶尔玛　什么？

马丽亚　因为我已经有了！（低下头）

〔叶尔玛站起身，敬重地望着她。

叶尔玛　才五个月就有了!

马丽亚　是的。

叶尔玛　你有感觉了吗?

马丽亚　当然。

叶尔玛　(好奇地)有什么感觉?

马丽亚　不知道。闷得慌。

叶尔玛　闷得慌。(抓住她)不过……什么时候有的?告诉我。你没有留心吧?

马丽亚　是,没留心……

叶尔玛　你想唱歌了,是吗?要是我,就唱。你……告诉我……

马丽亚　别问了。你从没拿过一只活生生的、缩成一团的鸟儿吧?

叶尔玛　拿过。

马丽亚　就是那种感觉……不过不是在手里,而是在血液里。

叶尔玛　多美呀!(出神地望着她)

马丽亚　我都不知怎么好了。什么也不懂。

叶尔玛　不懂什么?

马丽亚　不懂我该做什么。我去问我母亲。

叶尔玛　问她做什么?她老了,记不得这些事情了。别走动太多,吸气时要轻轻地吸,就像嘴里含着一朵玫瑰花似的。

马丽亚　喂,听说往后他会用小腿轻轻地踢你。

叶尔玛　那时候就更爱他了,就该说"我的儿子"了。

马丽亚　不管怎么说,我害羞。

叶尔玛　你丈夫怎么说?

马丽亚　什么也没说。

叶尔玛　他很爱你吗?

马丽亚　他不对我讲，不过他总在我身边，他的眼睛就像两片绿叶儿一样抖动。

叶尔玛　他知道你……？

马丽亚　知道。

叶尔玛　怎么知道的？

马丽亚　不晓得。不过我们结婚的那天晚上，他用嘴亲着我的脸，不停地跟我说这件事，使我觉得我的孩子就像是他从耳朵给我塞进来的一只闪光的小鸽子。

叶尔玛　真幸福！

马丽亚　对这件事，你比我懂得还多。

叶尔玛　可有什么用呢？

马丽亚　真的！那是为什么呢？在和你同时结婚的人中，你是唯一的。

叶尔玛　是的。当然还有时间。艾莱娜拖了三年，其余年纪更大的，我母亲那一辈的，时间更长；不过像我这样的人，两年零二十天，等得太久了。我想这样毁掉自己是不行的。好多天夜里，我光着脚出来踩在院子里的地上，我也不知为什么。这样下去，我会垮掉的。

马丽亚　过来吧，瞧你说话的样子，像个老太婆。我在说什么呀！谁也不能抱怨这些事情。我母亲的一个妹妹十四岁就有了，要是你看见那小宝贝儿多漂亮！

叶尔玛　（渴望知道）他都干什么呢？

马丽亚　哭起来像牛犊儿似的，那劲头儿就像一千只蝉一块叫，往我们身上撒尿，拽我们的辫子，才四个月就把我们的脸抓得花瓜似的。

叶尔玛　（笑）可不疼。

马丽亚　我跟你说……

叶尔玛　咳！我见过姐姐给她的孩子喂奶，胸脯全是一道儿一道儿的，很疼，不过那是一种新鲜的疼，舒心的疼，身体需要的疼。

马丽亚　听人说养儿育女使人受罪。

叶尔玛　瞎说！只有懦弱的母亲，怨天尤人的母亲，才这么说。为什么生儿育女？有个儿子并不是有一朵玫瑰花。为了看着他们长大，我们就得受苦。我想我们要费掉一半的心血。但这是高尚的、健康的、美好的。每个女人都有供养四五个孩子的血，如果没有这些孩子，血液就会变成毒液，就像我要发生的那样。

马丽亚　我不知道我有的是什么。

叶尔玛　我总听人说生头胎女人害怕的。

马丽亚　（胆怯地）走着瞧吧……因为你缝纫的技术高明……

叶尔玛　（拿起那一捆衣物）拿来。我给你裁两套小衣服。这个呢？

马丽亚　这是尿布。

叶尔玛　好。（坐下）

马丽亚　那就……回头见。

〔走近叶尔玛，后者用双手亲切地抚摩她的肚子。

叶尔玛　别在石子儿路上跑。

马丽亚　再见。（吻她，离去）

叶尔玛　再见！（表情如开始时那样。拿起剪刀，开始裁剪）

〔维克托出场。

叶尔玛　再见！维克托。

维克托　（深沉、坚定、严肃）胡安呢？

叶尔玛　在田里。

维克托　你在缝什么呢？

叶尔玛　裁几块尿布。

维克托　（微笑）行啊！

叶尔玛　（笑）我要给尿布绣上花边。

维克托　要是女孩儿，让她叫你的名字。

叶尔玛　（颤抖地）什么？……

维克托　我为你高兴。

叶尔玛　（差点背过气去）不……不是为我。是给马丽亚的孩子做的。

维克托　好吧，那么就看看她的榜样能不能使你受到鼓舞。这个家需要一个男孩儿。

叶尔玛　（苦恼地）需要！

维克托　那么，就干吧，告诉你丈夫少想点农活儿。他想攒钱，而且会攒下的，可他死后留给谁呢？我放羊去了。告诉胡安把他向我买的那两只羊赶过来，至于另外那件事，让他好好钻一钻！

〔微笑着走开。

叶尔玛　（满怀激情地）

啊！好好钻一钻！
为了你，我肝肠欲断，
孩子呀，我将讲给你听。
腰部使我多么疼痛，
你的第一个摇篮用它做成！
你的肌体几时散发茉莉的幽香！
孩子呀，你几时才能降生？

〔叶尔玛若有所思地站起身来，走到维克托呆过的地方，深深地呼吸，好像在吸山里的空气，然后走到房间的另一端，似乎在找什么，重新坐下，又拿起针线管

箩。开始缝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某一点。

幕落

第 二 场

田野。叶尔玛出来。挎着一个篮子。老妇出来。

叶尔玛 早晨好。

老 妇 漂亮的姑娘，早晨好。去哪儿？

叶尔玛 我刚给我丈夫送饭回来，他在橄榄林里干活。

老 妇 结婚很长时间了吗？

叶尔玛 三年了。

老 妇 有孩子吗？

叶尔玛 没有。

老 妇 啊！就会有的。

叶尔玛 （渴望地）您这么以为？

老 妇 为什么不呢？（坐下）我也是给我丈夫送饭回来。他老了。还得干活，我有九个儿子，像九个太阳似的，可因为一个女儿也没有，我这不还得顾了这头顾那头嘛。

叶尔玛 您住在河那边。

老 妇 是。在磨坊那儿。你是哪一家的？

叶尔玛 我是放牧人恩里克的女儿。

老 妇 啊！放牧人恩里克。我认识他。好人。起床，流汗，吃几片面包，就这样过了一辈子。什么也不玩，什么嗜好也没有，庙会是别人的事。沉默寡言的人。我本来可以跟你的一个叔叔结婚。可没那码子事！我是个撩着裙子过日子的女人，哪儿有切好的香瓜、节日活动和甜饼我就照直往哪儿去。我有好多次在清晨从门口探出身去，以为听见了

飘来飘去的十二弦琴的声音，其实是风。(笑)你会笑我。我有两个丈夫，十四个儿子，死了五个，可我并不难过，还想多活些年呢。我就这么说。无花果树，多么长久！房屋，多么长久！只有我们，不值钱的女人，随便什么事就能把我们毁掉。

叶尔玛　我想问您一件事。

老　妇　说吧。(看着她)我已经知道你要和我说什么了。这些事情是不能说出来的。(站起身)

叶尔玛　(阻止她)为什么不？您的话给了我信心。我早就想和一个老太太谈谈。因为我想知道。对，您会告诉我……

老　妇　什么？

叶尔玛　(低声地)您知道。我为什么不生育呢？难道我全部的生命力就只是为照管家禽和给我的小窗户装上熨好的窗帘吗？不。您一定要告诉我该做什么，我什么事情都肯做，哪怕是让我把针扎进眼睛里最娇嫩的地方。

老　妇　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嘴巴朝上，开始唱歌。孩子就像流水似的来了。哎，谁能说你的身材不漂亮呢？你在街这头一迈步，就连街那头的马都会撒欢儿。哎！姑娘，饶了我吧，别逼我说。我有许多想法不愿说出来。

叶尔玛　为什么？我和丈夫不说别的事！

老　妇　喂，你喜欢自己的丈夫吗？

叶尔玛　什么？

老　妇　你喜不喜欢他？你愿不愿意和他在一起？……

叶尔玛　不知道。

老　妇　当他靠近你的时候，你不颤抖吗？当他的嘴唇靠近时，你没有梦一样的感觉吗？告诉我。

叶尔玛　没有。我从没有这样的感觉。

老　妇　从来没有？跳舞的时候也没有？

叶尔玛　(回忆)也许……有一回……维克托……

老　妇　说下去。

叶尔玛　他搂着我的腰，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没法说。还有一回，也是维克托，我那年十四岁（他是个大小伙子），他抱着我，跳过一条水渠，我颤得直打牙。可那是因为我害羞。

老　妇　而和你丈夫……

叶尔玛　我丈夫是另一回事。父亲把他给了我，我就接受了，高高兴兴地。这完全属实。从我给他作新娘的第一天起，我想的就是……孩子……我从他的眼睛里看着自己。是的，那是为了看很小的、很好支配的我，好像我就是自己的女儿。

老　妇　和我恰恰相反。或许是因为如此你才没有按时生育。男人们必须惹人爱，姑娘。他们要打开我们的辫子，用他们的嘴喂我们水喝。世界就是这样。

叶尔玛　你的是这样，而我的，不。我考虑许多事情，许多，我确信我想的那些事情要我儿子来实现。就是为了他，我才把自己献给了丈夫，还要继续献给他，只是为了看看儿子会不会降生，而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快活。

老　妇　结果是怀不上！

叶尔玛　不，不是怀不上，是怀满了怨恨。告诉我，是我的错吗？难道就是为了找男人而找男人吗？他把你放在床上，让你用悲伤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然后转过身就睡，那么这时候，你会怎么想呢？我一定得想着他呢，还是想着从我的心中生出来的那个闪光的东西？我不知道，请你发发善心，告诉我！(跪下)

老　妇　哎，盛开的花朵，你真是个美人，饶了我吧！别逼着

我说。我不想再说了。这有关名誉，我不能诋毁任何人的名誉。你会晓得的。无论如何，你不该这么天真。

叶尔玛　（伤心地）对于像我这样的在农村长大的姑娘，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话语、表情会变得模棱两可，因为据说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不该知道的。你也一样，你也不肯开口，也像个学究儿似的，无所不知，却任凭人家渴望得要死，也不告诉人家。

老　妇　要是另一个冷静的女人，我会对她说的。可你不行。我是老人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叶尔玛　那么，让上帝保护我吧。

老　妇　上帝，不。我从来不喜欢上帝。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发现上帝不存在呢？应该成为保护者的是男人。

叶尔玛　可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个呢，为什么？

老　妇　（走动）不过应该有上帝，哪怕很小很小，好对那些使农村的欢乐化为泡影的孽根劣种天打雷劈。

叶尔玛　我不明白你想对我说什么。

老　妇　好了，我懂。你别难过。要坚定地等待。你还年轻。你想让我做什么呢？（离开）

〔两个姑娘出场。

姑娘甲　我们到处都碰到人。

叶尔玛　男人们在橄榄林干活，得给他们送饭。只有老人呆在家里。

姑娘乙　你回村吗？

叶尔玛　我要往那儿走。

姑娘甲　我得快走。我出来时，孩子睡着了，家里没人。

叶尔玛　快走吧，女人。不能撇下孩子们。你家有猪吗？

姑娘甲　没有。不过你说得对。我得快走。

叶尔玛　哎呀。事儿就是这么出的。你肯定把他锁在屋里了。

姑娘甲　当然了。

叶尔玛　是的，不过你们还不明白小孩子的情况。我们觉得是最不会出事的东西都会要他们的命的。一根针儿，一口水。

姑娘甲　说得对。我得跑着回去。问题是我没想这么多。

叶尔玛　哎呀！

姑娘乙　你要是有四五个孩子，就不会这么说了。

叶尔玛　为什么？即使有四十个也一样。

姑娘乙　不管怎么说，你我都没有孩子，我们可以更自在些。

叶尔玛　我，不。

姑娘乙　我，是。图什么呢！可我妈呢，正相反，为了叫我生孩子，一天到晚让我吃草药，十月份还要领我去求神，听说只要心诚，有求必应。我母亲去，我可不去。

叶尔玛　那你为什么结婚呢？

姑娘乙　因为他们要我结。大家都结。如果这样下去，就只有小姑娘是单身女人了。好了，另外呢……其实一个女人，在上教堂之前，早就结婚了。可是老太太们在这些事情上总是很固执。我十九岁了，既不爱做饭也不爱洗衣服。这下子好了，一天到晚都得干那些不喜欢干的事情。为了什么呢？我丈夫有什么必要非当我丈夫不可呢？因为我们谈恋爱时早就干着现在所干的事了。老人们真蠢。

叶尔玛　住口！别这么说。

姑娘乙　你也许会说我疯了，疯了！疯了！（笑）我可以告诉你，我在生活中学到的唯一的一件事：所有的人都关在家里，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在大街上有多好。我要到小河边去了，爬上去敲钟，喝一杯茴芹冷饮。

叶尔玛　你还是个女孩子。

姑娘乙　当然了，可我不是疯子。(笑)

叶尔玛　你母亲是住在村里最高的那个门里吗？

姑娘乙　是。

叶尔玛　最边儿上那座房子？

姑娘乙　是。

叶尔玛　她叫什么名字？

姑娘乙　多洛雷斯。为什么问这个？

叶尔玛　不为什么。

姑娘乙　你大概要打听什么事情。

叶尔玛　不知道……说说而已。

姑娘乙　你知道……你瞧，我要给丈夫送饭去了。(笑)这非去不可的。不能叫情人，真遗憾，是吗？(笑) 疯子走了！(欢乐地笑着走了)再见！

维克托　(唱)放牧人，为何独自安眠？

放牧人，为何独自安眠？

在我的羊毛床垫

你会睡得更甜。

放牧人，为何独自安眠？

叶尔玛　(倾听)

维克托　(唱)放牧人，为何独自安眠？

在我的羊毛床垫

你会睡得更甜。

放牧人，你深色岩石的床垫，

放牧人，还有寒霜的衬衫，

冬天灰色的灯心草

堆在你黑夜的床上边。

放牧人，栎树长出了针刺，

放牧人，在你的枕头下面，
放牧人，如果你听到女人的声音，
那是流水嘶哑的语言。
放牧人啊，放牧人，
高山想要你做什么？
苦涩野草的高山，
什么样的孩子在杀害你？
金雀花上的针尖！

〔叶尔玛欲走开，与上场的维克托相遇。

维克托　(欢快)美人儿，去哪儿？

叶尔玛　是你在唱吗？

维克托　是我。

叶尔玛　真好！我从没听你唱过。

维克托　没有吗？

叶尔玛　嗓子真豁亮。好像嘴里充满一股水流。

维克托　我快活。

叶尔玛　是的。

维克托　就像你伤心那样。

叶尔玛　不是我伤心，是事出有因。

维克托　你丈夫比你更伤心。

叶尔玛　他，是的。他是性格冷漠的人。

维克托　从来就这样。(停顿)

〔叶尔玛坐下。

维克托　你送饭来了？

叶尔玛　是的。(瞧着他。停顿)你这儿怎么了？(指着他的脸)

维克托　哪儿？

叶尔玛　(站起身并靠近维克托)这儿……脸蛋儿这儿，好像是

块烧伤。

维克托　没什么。

叶尔玛　我觉得是烧伤。

维克托　可能是太阳……

叶尔玛　也许是……

〔停顿。格外寂静，两个人物的矛盾在毫无表情中开始。

叶尔玛　（颤抖地）听见了吗？

维克托　什么？

叶尔玛　你没听见有人哭吗？

维克托　（倾听）没有。

叶尔玛　我觉得有个孩子在哭。

维克托　是吗？

叶尔玛　很近。哭得快憋死了。

维克托　这一带总有好多孩子来偷水果。

叶尔玛　不。这是个婴儿的哭声。（停顿）

维克托　我什么也没听见。

叶尔玛　大概是我的幻觉。

〔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维克托，后者也注视着她，目光慢慢地移开，似乎有些担心。胡安出场。

胡　安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叶尔玛　说话。

维克托　你好。（走开）

胡　安　你应该呆在家里。

叶尔玛　我散散心。

胡　安　我不明白你拿什么散心呢？

叶尔玛　我听鸟叫了。

胡　安　好了。这样别人就有得说了。

叶尔玛　(有力地)胡安，你想哪儿去了？

胡　安　我不是指你说的，我是指别人说的。

叶尔玛　那关我什么事！

胡　安　别胡说！女人这样是很糟糕的。

叶尔玛　但愿我真是个女人。

胡　安　咱们别争了。回家去吧。(停顿)

叶尔玛　好吧。我等你吗？

胡　安　不用。我整夜都要浇水。水来得很少，一直到太阳出来，都是我的水，我得防着偷水的人。你躺下睡吧。

叶尔玛　(痛苦不堪)我去睡觉！(下场)

幕落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幕启时有歌声。女人们在村子的河边洗衣服。洗衣妇们处在不同的层次上。她们在唱歌。

歌　声　我为你洗腰带
在寒冷的小溪，
你的笑声
像热情的茉莉。

洗衣妇甲　我不喜欢说话。

洗衣妇丙　可大家都在说。

洗衣妇丁　说说没什么不好。

洗衣妇戊　谁想要贞操，谁就能得到。

洗衣妇丁　种一棵百里香，我看着它成长。
想要名誉的人，行为要高尚。
〔一齐笑。

洗衣妇戊　人家都这么说。

洗衣妇甲　可谁也无从知道。

洗衣妇丁　那丈夫真的让两个妹妹和他们一起住去了吗？

洗衣妇戊　她们是老姑娘吗？

洗衣妇丁　是。她们本来负责看教堂，现在看嫂子了。要是我，可不能和她们住在一起。

洗衣妇甲　为什么？

洗衣妇丁　可怕。她们像突然从坟墓上长出来的大片的叶子，脸上涂着蜡。关在家里。我想她们是用灯油做饭。

洗衣妇丙　她们已经在家里？

洗衣妇丁　从昨天起。那男人又下地了。

洗衣妇甲　能说说出了什么事吗？

洗衣妇戊　前天夜里，尽管很冷，她却是坐在门槛上度过的。

洗衣妇甲　可为什么呢？

洗衣妇丁　她很难呆在家里。

洗衣妇戊　这些不生育的女人就是这样：本来可以绣花边或者做蜜饯苹果，可她们却喜欢到屋顶上去，要么就光着脚到河滩去。

洗衣妇甲　你凭什么说这种话？她没有儿女，可这不是她的过错。

洗衣妇丁　想要，就能生。问题是贪舒适、图快活的懒女人可不愿意弄松了肚皮。（众人笑）

洗衣妇丙　她们涂脂抹粉，佩戴着夹竹桃去找野汉子。

洗衣妇戊　再也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

洗衣妇甲　不过，你们见过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吗？

洗衣妇丁　我们没见过，可人家见过。

洗衣妇甲　总是人家！

洗衣妇戊　听说有两回。

洗衣妇乙　他们在干什么？

洗衣妇丁　在说话。

洗衣妇甲　说话又不是罪过。

洗衣妇丁　世上有一种东西，就是眼神。我母亲说的。女人看玫瑰花和看一个男人的大腿，那不是一回事。她就看着他。

洗衣妇甲　看谁？

洗衣妇丁　看一个男人，听见了吗？自己打听吧，难道让我大声地说出来吗？(笑声)她不看他，是因为只有她一个人，因为他不在眼前，但这个人的形象却在她的眼睛里。

洗衣妇甲　这是谎话！

洗衣妇戊　她丈夫呢？

洗衣妇丙　她丈夫像个聋子似的。一动不动，活像太阳底下的蜥蜴。

〔众人笑。

洗衣妇甲　要是他们有孩子，就全解决了。

洗衣妇乙　这全是那些不肯认命的人才有的问题。

洗衣妇丁　在那个家里，每过一小时就是向地狱靠近一步。她和两个小姑子，一声不吭，整天价在粉刷墙壁，擦拭铜器，用呵气擦玻璃，给地板上油，可那住房越是发亮，里面就燃烧得越厉害。

洗衣妇甲　男人的错，就是他；一个男人不生儿子，就要照顾好女人。

洗衣妇丁　女人的错，因为她的舌头硬得像一块火石。

洗衣妇甲　什么鬼附在你身上了，让你说出这样的话？

洗衣妇丁　谁允许你来教训我？

洗衣妇乙　别吵了！

洗衣妇甲　我真想用做袜子的针，刺穿那些散布流言飞语的舌头。

洗衣妇乙　住口！

洗衣妇丁　我要堵死那些虚伪女人的心。

洗衣妇乙　安静！你没见她的小姑子们过来了吗？

〔窃窃私语。叶尔玛的两个小姑子上场。身穿黑色丧服。在寂静中开始洗衣服。铃声起。

洗衣妇甲　牧羊人走了吗？

洗衣妇丙　走了，现在羊群全出去了。

洗衣妇丁　（吸气）我喜欢绵羊的气味。

洗衣妇丙　是吗？

洗衣妇丁　怎么不是？一个女人发出的气味。我真喜欢冬天从河里带来的红色泥巴的气味。

洗衣妇丙　怪毛病！

洗衣妇戊　（看着）羊群都走了。

洗衣妇丁　羊群泛滥。卷走了一切。绿色的麦苗要是有头脑，看见它们过来，一定会发抖的。

洗衣妇丙　你瞧它们跑得多快！多大一伙妖魔呀！

洗衣妇甲　全走了，一群不少。

洗衣妇丁　看看……不……少一群，是的，少一群。

洗衣妇戊　哪一群？

洗衣妇丁　维克托的那群。

〔两个小姑子直起身，张望。

歌　声　我为你洗腰带

在寒冷的小溪。

你的笑容

像热情的茉莉。

我愿生活在

那茉莉

薄薄的雪花里。

洗衣妇甲　啊，结了婚而不生育的妇女！

啊，乳房像沙丘的妇女！

洗衣妇戊　告诉我你的丈夫

是不是将种子收藏

以便让水流
为了你的衬衣歌唱。
洗衣妇丁　你的衬衣
是白银和风的船儿
沿着河岸开航。
洗衣妇甲　我来这里洗涤
我宝贝儿的衣裳
为了它像水一样
像水晶般透亮。
洗衣妇乙　我的丈夫下山
到这里来用餐。
他给我一朵玫瑰
我却要以一还三。
洗衣妇戊　我的丈夫从平地
到这里来充饥。
他献给我和风
我还给他爱意。
洗衣妇丁　我的丈夫乘风
到这里来安眠。
我把紫罗兰送他
他用同样的花报还。
洗衣妇甲　当夏日将农夫的血液烤干
应该使花儿与花儿相连。
洗衣妇丁　当冬天颤抖着来敲门户
要打开不能入梦的鸟儿的腹部。
洗衣妇甲　要在床单上呻吟。
洗衣妇丁　而且还要歌唱！

洗衣妇戊　当男人给我们带来面包

并把王冠戴上。

洗衣妇丁　因为手臂已经交叉。

洗衣妇乙　因为光线已使我们的喉咙嘶哑。

洗衣妇丁　因为花枝儿已经变甜。

洗衣妇甲　风儿已经笼罩群山。

洗衣妇己　（在激流上方出现）

为了让一个孩子

将黎明冷静的玻璃冶炼。

洗衣妇甲　我们的躯体具有

珊瑚愤怒的枝头。

洗衣妇己　为了在海面上

出现水手荡桨。

洗衣妇甲　一个小小的孩子，孩子。

洗衣妇乙　鸽子张开了嘴和翅膀。

洗衣妇丙　一个呻吟的孩子，一个儿子。

洗衣妇丁　男人们在前进，

像受伤的鹿一样。

洗衣妇戊　快乐，快乐，快乐，

衬衣下圆圆的肚子！

洗衣妇乙　快乐，快乐，快乐，

肚脐儿，金盏花娇嫩的花萼！

洗衣妇甲　可是那婚后不育的妇女！

啊，她的乳房就像沙地！

洗衣妇丙　让她闪光！

洗衣妇乙　让她奔跑！

洗衣妇戊　再闪光！

洗衣妇甲　让她歌唱！

洗衣妇乙　让她躲藏！

洗衣妇甲　再歌唱。

洗衣妇己　我儿子带来黎明

在他的围嘴儿上。

众洗衣妇　（齐唱）

我为你洗腰带

在寒冷的小溪。

你的笑容

像热情的茉莉。

哈，哈，哈！

（有节奏地抖动并捶打衣服）

幕落

第　二　场

叶尔玛的家。傍晚。胡安坐着。两个小姑子站着。

胡　安　你说她刚刚出去了？

〔年长的妹妹点点头。

胡　安　她太概在泉边。可你们知道我不喜欢她单独出去。（停顿）你可以去摆桌子。

〔年幼的妹妹退场。

胡　安　我好不容易挣来吃的面包。（对他妹妹）昨天，我连一个苹果都吃不上，为什么对工作还抱那么大的幻想？我厌烦了。（用手捂一下脸。停顿）她没来……你们中的一个应当和她一起出去，因为只有这样，你们才配在我的桌子上吃饭，才配喝我的葡萄酒。我的生活在田里，可我的名誉在这

里。我的名誉也就是你们的名誉。

〔妹妹低下头。

胡　安　你别把我的话当做坏事。

〔叶尔玛提着两个水罐进来，站在门口。

胡　安　你从泉边来？

叶尔玛　为了吃饭时有凉水喝。

〔另一个妹妹出场。

叶尔玛　地怎么样？

胡　安　昨天我给树木剪了枝。

〔叶尔玛放下水罐。停顿。

叶尔玛　你留在这儿吗？

胡　安　我得去照料牲口。你知道这是男主人的活儿。

叶尔玛　我清楚。用不着重复。

胡　安　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叶尔玛　每个女人也有自己的生活。我没有要求你留下。我在这儿应有尽有。你的妹妹们精心照看着我。我在吃着新鲜的面包，鲜奶酪和烤羊羔，你的牲畜在山上吃着带露水的牧草。我想你可以安安静静地生活。

胡　安　人要安静地生活就得放心才行。

叶尔玛　你不放心吗？

胡　安　不。

叶尔玛　胡思乱想。

胡　安　难道你不了解我的为人吗？羊在圈里，女人在家里。你出去得太多了？你没听见我总是对你这么讲吗？

叶尔玛　不错。女人在家里。当家不是坟墓的时候。当椅子会打破，床单会用坏的时候。可这里，不是这样。每天晚上，当我躺下时，会看到我的床更新了，更亮了，好像是刚刚

从城里运来的。

胡　安　你自己知道我的抱怨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的警惕事出有因！

叶尔玛　警惕，警惕什么？我没有任何触犯你的地方。我顺从地活着，将苦水咽在自己的肚子里。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坏。咱们谁也不说。我会尽量好好地戴着自己的十字架，不过你什么也别问。如果我能一下子变成老太婆，嘴巴像一朵凋谢的花儿一样，我会向你微笑并和你共同生活。现在呢，现在请你让我独自烦恼好了。

胡　安　你说话的方式，使我无法理解你。我什么也没有剥夺你的。我叫人到周围的村子去寻找你喜欢的东西。我有我的缺点，可我愿意和你平静、和睦地相处。我愿意在外面睡觉，同时想着你也在睡觉。

叶尔玛　可我没有睡，我睡不着。

胡　安　难道你缺少什么吗？你说，你回答！

叶尔玛　（故意地注视着丈夫）是的，我缺。（停顿）

胡　安　总是这样。已经五年多了。我几乎都把这忘掉了。

叶尔玛　可我不是你。男人们有另外的生活：牲畜、树木、聊天，而我们女人只有生孩子，养孩子。

胡　安　人并不是都一样。你为什么不领一个你弟弟的孩子呢？我不反对。

叶尔玛　我不愿照料别人的孩子。我觉得一抱起别人的孩子，我的手臂就会冻僵。

胡　安　这个毛病会使你发疯的，不考虑应该做的事情，硬是把脑袋往石头上撞。

叶尔玛　不体面的事情才是你所说的石头，因为它本该是一只盛着鲜花和水果的篮子。

胡　安　和你在一起只让人不安宁、不平静。退一万步说，你总该忍耐吧。

叶尔玛　我到这间房子里来并不是为了忍耐。当我蒙上头巾不再张嘴、当我的手被结结实实地捆起来躺在棺材里，只有到那时候我才会忍耐。

胡　安　那么，你想做什么？

叶尔玛　我想喝水，可是既没有杯子也没有水；我想上山，可是没有脚；我想绣自己的裙子，可是找不到线。

胡　安　这是因为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你所寻求的是使一个没有意志的男人破产。

叶尔玛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你让我走一走，让我轻松一下吧。我根本不需要你。

胡　安　我不喜欢别人戳我脊梁骨。所以我愿意每个人都关在家里。

〔第一个妹妹慢慢地出来，走近饭橱。

叶尔玛　和别人讲话不是罪过。

胡　安　但可以让人觉得是罪过。

〔第二个妹妹出来，走向水罐，并灌满一坛水。

胡　安　（压低声音）我没有能力管这些事情。当别人和你说话时，请你闭上嘴巴并想一想你是一个结了婚的人。

叶尔玛　（惊奇地）结了婚的！

胡　安　家庭要有名誉，而名誉是大家共同承担的责任。

〔那个妹妹拿着水坛慢慢地出去。

胡　安　可它在同样的血管里却既暗淡又微弱。

〔另一个妹妹拿着大盘子出场，几乎像参加宗教游行。停顿。

胡　安　请原谅。

〔叶尔玛看着丈夫，后者抬起头，与她的目光相遇。

胡　安　尽管按照你看着我的样子，我不该说“请原谅”，而应该强迫你，关着你，因为正是为此我才做丈夫。

〔两个妹妹出现在门口。

叶尔玛　我求你不要说了。把这个问题放下吧。(停顿)

胡　安　咱们吃饭吧。

〔两个妹妹进来。

胡　安　听见了吗?

叶尔玛　(温柔地)你和妹妹们吃吧。我还不饿呢。

胡　安　随你便。(进去)

叶尔玛　(似乎在做梦)

啊，多么痛苦的草地!
啊，竟然将美事关在外面的门庭!
我请求一个使我受苦的儿子，而天空
却献给我沉睡月亮的大丽花丛。
两眼温馨乳汁的泉
我丰满肌体的两匹骏马的脉搏
在将我苦闷的枝头摇动。
啊，衣裙下盲目的乳房!
像两只鸽子，失去了洁白，失去了眼睛!
啊，受欺凌的血液多么痛苦!
让成群的马蜂蜇我的脖颈!
可是亲爱的孩子，你一定要来，
因为水产盐，树结果，
娇儿怀在我们的腹内
如同甜蜜的雨水孕育在云中。
(望着门口)

马丽亚！为什么那么急匆匆地从我的门前过去？

马丽亚　（抱着一个婴儿进来）

当我抱着孩子的时候，我让他

……你总是哭！……

叶尔玛　你说得对。(抱过孩子，坐下)

马丽亚　你的妒忌使我痛苦。

叶尔玛　不是妒忌，是贫乏。

马丽亚　别抱怨。

叶尔玛　看到你和别的女人，怀里都是一朵一朵的花儿，而我在这么美的环境中却毫无用处，怎么叫我不妒忌呢！

马丽亚　可你有别的东西。你要是听我的话，就会幸福的。

叶尔玛　农村妇女不生孩子就像一把带刺的灌木，毫无用处甚至可恶，尽管我这废物是上帝丢下来的。

〔马丽亚做了一个要抱孩子的手势。

叶尔玛　给你，他跟你更高兴。我不该有一双做母亲的手。

马丽亚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叶尔玛　(站起)因为我厌烦了。因为我对有一双手却不能用它们干应该干的事情厌烦了。因为我在受侮辱，受侮辱而且被贬到了最低的程度，看到小麦发芽，泉水不停地喷涌，绵羊生出几百只羊羔，还有母狗，似乎整个田野都站起来向我显示它的娇嫩的、贪睡的孩子，可我却感到这里挨了两锤子，而不是我儿子的吮吸。

马丽亚　你说的这些，我不喜欢。

叶尔玛　女人们一有了孩子，就不会再为我们这些没有孩子的女人着想了。你们踏实了，无忧无虑了，就像在水里游泳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渴。

马丽亚　我不想总对你重复同样的话。

叶尔玛　我的欲望越来越大，希望越来越小。

马丽亚　糟糕。

叶尔玛　我最终只好认为我就是自己的儿子。有好多个夜晚，我下去喂牛，而从前我不这样，因为哪个女人也不这样做，当我从昏暗的屋檐下走过时，我觉得自己的脚步声就像男人的一样。

马丽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

叶尔玛　尽管如此，他还爱我。你看清我怎样生活了吧！

马丽亚　你的小姑子们呢？

叶尔玛　有时我和她们说话，她们把我看成死人，没有裹尸布的死人。

马丽亚　你丈夫呢？

叶尔玛　三个人对付我一个。

马丽亚　他们是怎么想的？

叶尔玛　胡猜乱想。认为我是不安分的人。他们以为我会喜欢别的男人，可他们不知道，即使我真的喜欢，对我的家族来说，首要的是名誉。他们是我面前的石头。可他们不知道，如果我愿意，可以化作溪水，把他们冲走。

〔一个小姑子进来，拿走一个面包。

马丽亚　不管怎么说，我想你丈夫还是爱你的。

叶尔玛　他给我面包吃，给我房子住。

马丽亚　你多么苦，多么痛苦啊！不过别忘了我们主的创伤。

〔众人在门口。

叶尔玛　（看着孩子）醒了吗？

马丽亚　很快就该唱起来了。

叶尔玛　眼睛和你的一样，你知道吗？

〔孩子哭。

叶尔玛　他的眼睛和你的一模一样！

〔叶尔玛轻轻地推马丽亚一下，后者悄悄地走了。叶尔玛走向门口，她丈夫正进来。

姑娘乙　嘘！

叶尔玛　（转过身）怎么了？

姑娘乙　我等你出来呢。我母亲在等你。

叶尔玛　她一个人？

姑娘乙　还有两个邻居。

叶尔玛　告诉她等一会儿。

姑娘乙　可你去不去呢？你不怕吗？

叶尔玛　我去。

姑娘乙　在那儿！

叶尔玛　不管晚不晚，叫她们等我！

〔维克托进来。

维克托　胡安在吗？

叶尔玛　在。

姑娘乙　（默契）那么，回头我把那件上衣送来。

叶尔玛　随你便。

〔姑娘乙下场。

叶尔玛　请坐。

维克托　我这样挺好。

叶尔玛　（呼叫）胡安！

维克托　我是来告别的。（轻轻一颤，又恢复平静）

叶尔玛　和你兄弟们一起走吗？

维克托　这是我父亲的主意。

叶尔玛　他已经上年纪了吧。

维克托　是，很老了。（停顿）

叶尔玛　换换地方挺好。

维克托　田都是一样的。

叶尔玛　不。要是我，会去很远的地方。

维克托　都一样。同样的绵羊，同样的羊毛。

叶尔玛　对男人来说，是的；可我们女人就不同。我从没听哪个男人在吃东西时说：这些苹果真好。你们总是我行我素，无所顾忌。对于我，我就会说：这些井里的水，我已经喝够了。

维克托　可能是这样。（舞台笼罩在淡淡的阴影中）

叶尔玛　维克托。

维克托　说吧。

叶尔玛　你为什么要走呢？这里的人喜欢你。

维克托　我的表现不坏。（停顿）

叶尔玛　你的表现很好。你是大小伙子时，有一回你抱过我，记得吗？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维克托　一切都变了。

叶尔玛　有些事没有变。有些关在墙后面的事情不会改变，因为没有人听得见。

维克托　是这样。

〔第二个妹妹出场，缓缓地向门口走去，站在那里，傍晚的余辉照耀着她。

叶尔玛　可一旦它们冲出去并喊叫起来，就会响遍世界。

维克托　不会有进展的。水渠在原地，羊群在圈里，月亮在空中，男人握着犁。

叶尔玛　得不到老人们的教诲，真是遗憾！

〔响起放牧人悠长而又伤感的螺号声。

维克托　羊群。

胡　安　（出场）

你已经上路了吗？

维克托　我想在天亮前走过港口。

胡　安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维克托　不。你付的钱不少。

胡　安　（对叶尔玛）我买了他的羊群。

叶尔玛　是吗？

维克托　（对叶尔玛）羊群是你的了。

叶尔玛　我不知道。

胡　安　（满意地）是这样。

维克托　你丈夫会看到在他的庄园里到处是羊。

叶尔玛　寻求果实的劳动者，就会得到它。

〔站在门口的妹妹进来。

胡　安　我们已经没有地方放那么多羊了。

叶尔玛　（闷闷不乐地）地方大着呢。

胡　安　我们可以一起走到河边。

维克托　祝这个家有最大的幸福。（把手伸向叶尔玛）

叶尔玛　借你的吉言！祝你健康！

〔维克托给她让路，叶尔玛一个难以觉察的动作使他转过身来。

维克托　你说什么了吗？

叶尔玛　（严肃地）我说，祝你健康。

维克托　谢谢。

〔他们走了。叶尔玛伤心地留在那里，看着维克托握过的手。叶尔玛迅速地向左边走去，并拿起一条大披巾。

姑娘乙　咱们走吧。（不声不响地，将披巾给她围在头上）

叶尔玛　咱们走。

〔她们悄悄地离开。舞台上几乎一片昏暗。第一个妹妹

手持油灯上场。剧场不应有任何光线，只有自然光。她向舞台的尽头走去，寻找叶尔玛。传来赶羊群的螺号声。

小姑子甲 （低声地）叶尔玛！

〔胡安的第二个妹妹出来。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一起向门口走去。

小姑子乙 （声音较高）叶尔玛！

小姑子甲 （走向门口并以一种蛮横的声音）叶尔玛！

〔传来放牧人的海螺号和牛角号声。台上一片漆黑。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神婆多洛雷斯的家。黎明。叶尔玛和多洛雷斯及两个老妇一起过来。

多洛雷斯　你是勇敢的。

老妇甲　世界上什么也没有欲望的力量大。

老妇乙　可那坟墓太黑了。

多洛雷斯　我在那里为求子的女人祷告已经好多次了，她们都很害怕。只有你是例外。

叶尔玛　我是为了有个结果而来的。我相信你不是骗子。

多洛雷斯　不是。我要是撒过谎，就让我的舌头爬满蚂蚁，就像死人的嘴那样。上次我为一个女叫花祈祷，她不生育的时间比你还长呢，肚子使她变得温柔了，那个漂亮劲儿，一下子就在河下边生了个双胞胎，由于来不及回家，她就用一块尿布把他们带来，叫我料理。

叶尔玛　她能从河那儿走过来？

多洛雷斯　过来了。鞋子和衬裙上沾满了血……脸上可是闪着光呢。

叶尔玛　她什么事也没有吗？

多洛雷斯　能有什么事呢？上帝就是上帝。

叶尔玛　当然，上帝就是上帝。她什么事也不会有。只要抓住

孩子，用活水把他们洗干净。动物舔它们的幼崽，是吗？我的孩子不会使我恶心的。我想，刚刚分娩的女人，心里好像被照得亮堂堂的，孩子一连几个小时睡在她们身上，倾听那温馨乳汁的涓涓细流，她们的乳房里充满了汁液，叫孩子吮吸、玩耍，直到他们不想吃了，直到他们挪开了脑袋："再吃一点儿吧，孩子……"他们的脸蛋儿和胸脯儿上全是点点滴滴的白色的乳汁。

多洛雷斯　现在你将有一个儿子了。我可以向你保证。

叶尔玛　我会有的，因为我必须得有。否则我就不明白这个世界。有时候，当我确信"绝不会，绝不会……"的时候，就会有一股火浪从两脚涌上来，我会觉得万物皆空，街上的行人、公牛和石头，都好像棉花似的。我寻思："它们在这儿有什么意义呢？"

老妇甲　一个结了婚的女人想孩子是好事，可既然没有，想他们干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过日子。我不是批评你。你看见了我是怎样为这些祈祷出力的。可是你拿什么吉星、拿什么幸福、拿什么金交椅给你的儿子呢？

叶尔玛　我不想明天，只想今天。你已经老了，你把一切都看得像一本读过的书似的。我想，我只有渴望，没有自由。我想自己的怀里有一个儿子，那样我睡得踏实。请你听清楚，而且不用吃惊：即使我明知道日后我的儿子会折磨我，会仇恨我，而且会揪着我的头发满街上走，我也会欢迎他的出生的，因为为一个用匕首刺伤我们的活人哭泣比为那个成年累月地压在我们心上的幽灵哭泣要好得多。

老妇甲　你还太年轻，还不懂得听人劝告。不过在等待上帝恩赐的同时，你应该在丈夫的爱情里寻求庇护。

叶尔玛　啊！你的手指可是触到我肌体上最深的痛处了！

多洛雷斯　你丈夫是好人。

叶尔玛　(站起)是好人！是好人！那又怎么样?但愿他是坏人。可他不是。他沿路放羊，晚上数钱。当他跟我睡的时候，他尽了自己的义务，可我觉得他的腰是凉的，好像是个死人的尸体。而我呢，尽管我一向讨厌狂热的女人，可在那个时候也愿意像座火山似的。

多洛雷斯　叶尔玛！

叶尔玛　我不是结了婚的下流女人；可我知道孩子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生出来的。唉，要是我一个人能生就好了！

多洛雷斯　你要想想你丈夫也在难过。

叶尔玛　他不难过。因为他不想要孩子。

老妇甲　别这么说！

叶尔玛　我能从他的眼神上看出来，由于他不想要，所以不让我生。我不爱他，不爱他，可他是我唯一的救星。为了名誉和家族。我唯一的救星。

老妇甲　(害怕地)天就要亮了。你该回家了。

多洛雷斯　羊群最先出来，别让他们看见你独自一个人。

叶尔玛　我需要这种发泄。这些祷告，我要重复几次?

多洛雷斯　月桂经要念两遍，中午要诵圣安娜经。你发现自己怀孕时，把那袋子小麦给我送来，你答应过的。

老妇甲　山顶上已经发亮了。你走吧。

多洛雷斯　马上就开大门了，你要从水渠边绕着过去。

叶尔玛　(气馁地)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到这儿来?

多洛雷斯　你后悔了?

叶尔玛　不。

多洛雷斯　(惶惑地)要是你害怕，我送你到街口。

老妇甲　(不安地)你到家时，天就亮了。

〔人声。

多洛雷斯　别说了！（倾听）

老妇甲　没人。上帝保佑。

〔叶尔玛走向门口，这时有人叫她。三个女人都愣住了。

多洛雷斯　谁？

人　声　我。

叶尔玛　开门。

〔多洛雷斯犹豫不决。

叶尔玛　开还是不开？

〔有人窃窃私语。胡安和两个小姑子出场。

小姑子乙　她在这儿。

叶尔玛　我在这儿

胡　安　你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如果我大声叫嚷，会把全村人都叫起来，看看我家的名声，因为你是我的女人。

叶尔玛　要是你大声叫嚷，我也会大声叫嚷，叫大家甚至连死人都起来，看看我浑身的清白。

胡　安　不，不能那样！除了这个，我什么都能忍受。你欺骗我，蒙蔽我，我是种地的汉子，没你那么多鬼主意。

多洛雷斯　胡安！

胡　安　你们，什么也别说！

多洛雷斯　（有力地）你女人没干任何坏事。

胡　安　从举行婚礼的那天起，她就一直在干。看我的时候，两只眼睛像针一样，整夜整夜地不睡觉，睁着眼睛在我身旁，弄得卧室里全是可恶的长嘘短叹。

叶尔玛　住口！

胡　安　我忍无可忍了。因为只有铁打的人才能看着身边的女人把手指戳进他的心里，看着她深更半夜地走出家门，去找

什么？你说！找什么？街上没有可采的花。到处是雄性动物。

叶尔玛　我不许你再说一个字。一个字也不行。你和你的人以为，你们是唯一维护名誉的人，可你不知道，我的家族从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来吧。你过来，闻闻我的衣服；你过来！看看能不能闻出不是你的气味，不是你身上发出的气味。你可以在广场中央把我的衣服剥光，你可以往我身上吐唾沫。你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我是你的女人，但是，你不能把男人的名字加在我的胸脯上。

胡　安　做这种事的人不是我，而是你和你的行动，村里人对此已经开始说长道短了。已经开始清清楚楚地议论此事。我一走近人群，大家就不吭声了，哪怕我去称面粉，大家也不吭声，就连夜晚在田里，当我醒来时，我觉得连树枝都不做声了。

叶尔玛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刮起使小麦倒下去的龌龊的风，你看，是不是小麦不好！

胡　安　我不知一个女人不在家里，时刻在外面找什么。

叶尔玛　（在冲动中，拥抱她的丈夫）我找你。我在找你，我日夜找的就是你，因为我没有呼吸的地方。我所渴求的正是你的血液和你的保护。

胡　安　躲开我！

叶尔玛　别让我离开，跟我在一起。

胡　安　去！

叶尔玛　你看我独自一人。就像月亮在天空中寻找自己。你瞧着我！（注视着他）

胡　安　（看她，并粗暴地把她推开）放开我！

多洛雷斯　胡安！

〔叶尔玛倒在地上。

叶尔玛　(高声地)我去找我的石竹花，却撞在墙上。啊！啊！我就该在这堵墙上碰得头破血流。

胡　安　住口。我们走。

叶尔玛　(叫喊)我的父亲太可恶了，因为他把能生一百个儿子的血液给了我！我的血液太可恶了，因为它在四处碰壁地寻找他们！

胡　安　我说了，住口！

多洛雷斯　来人了！小声点！

叶尔玛　没关系。至少要让我说话，现在我可要走向深渊的最底层了。(站起）至少让这美好的充满空间的声音从我的身体中解脱出来。

〔人声。

多洛雷斯　他们过这边来了。

胡　安　肃静。

叶尔玛　对！对！肃静。别担心。

胡　安　我们走吧。快！

叶尔玛　行了！行了！我自己着急是没有用的！用头脑来爱是一回事……

胡　安　住口。

叶尔玛　(低声地)用头脑来爱是一回事，而身体则是另一回事，可恶的是身体！它不让我们这样做。这是命中注定而我不会赤手空拳地和大海去搏斗。好了！让我的嘴沉默吧！

〔下场。

幕落

第 二 场

深山中，一座神殿的周围。近景，一些车轮、毯子，构成一个简陋的商店，叶尔玛在那里。女人们带着供品走进神殿。第一幕中的欢乐老妇人在舞台上。幕内歌声起。

当你是闺女，
无缘识尊容。
待到结婚后，
与你会相逢。
午夜黑茫茫
钟声正敲响，
我在庙会上
会让你脱光。

老　妇　(嘲讽地)你们喝过圣水了吗？

女人甲　喝过了。

老　妇　现在，看看那个人。

女人乙　我们相信他。

老　妇　你们来向圣徒求子，可到庙会来的光棍汉却越来越多。这是怎么回事？(笑)

女人甲　既然你不相信，到这里来干什么？

老　妇　来瞧瞧。为了来瞧瞧，我都要发疯了。还要照顾我的儿子。去年为了争一个不生育的媳妇，有两个男人丧了命，我想看着点。即使我什么也不为，至少是因为我想来。

女人甲　愿上帝宽恕你！

〔人们进来。

老　妇　(讥讽地)还是宽恕你吧。(离去)

姑娘甲　来了吗？

马丽亚　车就在这儿。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她们才来的。她已经在椅子上坐了一个月了。我怕她。我有个念头，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念头，反正是个坏念头。

姑娘甲　我是和姐姐一起来的。她来了八年了，毫无结果。

马丽亚　该有孩子的就会有。

姑娘乙　我也这么说。

〔人声。

马丽亚　我从来不喜欢这个庙会。咱们到场院去吧，人都在那里。

姑娘甲　去年，天黑的时候，一些小伙子揪我姐姐的乳房。

马丽亚　方圆四里瓜①之内，到处是难听话。

姑娘甲　在神殿后面，我看见有四十多桶葡萄酒。

马丽亚　成群的光棍汉像河水似的涌下山来了。

〔走开。人声嘈杂。叶尔玛和六个去教堂的女人进场。她们赤脚行走，拿着有花纹的大蜡烛。天色渐暗。

叶尔玛　主啊，让玫瑰开花
别把花给我抛在阴影下。

女人乙　在她枯萎的肌体上
让黄色的玫瑰开放。

叶尔玛　在你女仆的肚子里面
是大地昏暗的火焰。

众女人合　主啊，让玫瑰开花
别把花给我抛在阴影下。

〔众女人跪下。

叶尔玛　天上有花园

---

① 一里瓜约等于六公里。

种满欢乐的玫瑰，
在玫瑰花丛中
有一朵神奇的花。
好像黎明的光线，
天使守护着她，
翅膀恰似风暴，
眼睛宛如闪电。
在她叶片的周围
乳汁温馨的细流
将平静星星的脸庞
打湿并玩耍。
主啊！让你的玫瑰开放
在枯萎的肌体上。
〔众女人起来。

女人乙　主啊，用你的手来平和
她面颊上的烈火。

叶尔玛　在你神圣的庙会
请听她的忏悔。
尽管我的肌体布满针刺
请绽开你的玫瑰。

合　主啊，让玫瑰开花，
别把花给我抛在阴影下。

叶尔玛　在我枯萎的肌体上，
神奇的玫瑰开放。
〔众人进去。

〔姑娘们从左边跑着出来，手上拿着长长的飘带。另外三个姑娘从右边跑着出来，望着身后。舞台上，人声

和马匹的铃铛声越来越响。在更高的层面上，出现七个姑娘，她们向左面挥舞着飘带。嘈杂声更高，两个头戴民间面具的人物进场。一个代表雄性，一个象征雌性。他们戴着很大的假面具。雄性的拿着一只牛角。一点儿也不粗野，相反却很优美，并具有纯朴的乡土气息。雌性的挥舞一串大铃铛。舞台深处充满了人群，他们一边叫喊一边对舞蹈发表评论。夜已深。

孩子们　魔鬼和他的老婆！魔鬼和他的老婆！

雌　性　在山区的河水里
伤心的妻子在沐浴。
水中一只只的蜗牛
爬上她的躯体。
岸上的沙粒
和山间的风
使她的笑容燃烧
使她的脊背颤动。
啊，姑娘的裸体
沐浴在水中！

男　孩　啊，她满腹怨言！

男人甲　啊，清风与河水
使爱情凋残！

男人乙　在等谁，快开言！

男人甲　在等谁，快开言！

男人乙　唉，肚儿已干瘪，
脸色更难看！

雌　性　庙会明亮的夜晚
那时我会直言。

待到庙会的夜晚
我会撕破裙边。
男　孩　夜晚顷刻来到。
啊，黑夜正在降临！
请看山中的溪水
变得多么浑！
〔吉它声响起。
雄　性　（站起并挥舞牛角）
啊，多么洁白，伤心的妇人！
啊，在花丛中，牢骚满腹！
一旦那汉子将斗篷铺开
你将会变成虞美人和石竹
（走近）
如果你来庙会
乞求腹中儿男，
别穿黑色丧服
换上透明绸衫。
只身到墙后面
无花果密林里边，
承受我泥土之躯，
直至黎明白色的呼唤。
啊，一片光辉灿烂！
啊，一片光辉灿烂，
啊，妇人颤成一团！
雌　性　啊，爱情为她戴上
王冠和花环，
金灿灿的投枪

刺进她的胸间！

雄　性　七次呻吟，

九次站起，

十五次会合，

甜橙与茉莉。

男人丙　给她一牛角！

男人乙　玫瑰与舞蹈！

男人甲　妇人啊，抖得不得了！

雄　性　在庙会上面

男人说了算。

丈夫是公牛。

堂堂男子汉

逛庙的花朵们，

都讨他喜欢。

男　孩　给她吹口气！

男人乙　给她一树干！

雄　性　请来看火焰

她沐浴其间！

男人甲　像灯心草一样弯曲

雄　性　像花朵一样疲倦。

男人们　姑娘们，请到另一边！

雄　性　将舞蹈点燃

还有俊媳妇

闪光的身段。

〔人们拍着手掌欢笑地跳舞。唱歌。

天上有花园

玫瑰多喜欢，

一朵神奇的花
开在园中间。

〔两个姑娘叫喊着重又走过。老妇欢乐地进场。

老　妇　看看然后叫不叫我们睡觉。不过然后就该是她了。

〔叶尔玛进场。

老　妇　你！

〔叶尔玛无精打采，不说话。

老　妇　告诉我，你来干什么？

叶尔玛　不晓得。

老　妇　你不相信？你丈夫呢？

〔叶尔玛显得疲惫不堪，一种固执的念头使她头昏脑胀。

叶尔玛　在那儿。

老　妇　干什么呢？

叶尔玛　喝酒呢。（停顿　。用双手捂着前额）唉！

老　妇　唉，唉，少来点叹息，多来点朝气！从前我什么也没对你说，现在是时候了。

叶尔玛　你要和我说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来着！

老　妇　已经不能不说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儿。问题在你丈夫身上。听见了吗？要不然，我把自己的双手剁掉。无论是他父亲，他祖父，还是他曾祖父，都不像男子汉。他们都是唾沫做的，软胎货。可你们家的人就不同。你在方圆一百里瓜内，到处都有兄弟姐妹或表兄弟、表姐妹。你看多么倒霉的事儿落在了你这美人儿的身上。

叶尔玛　倒霉。一坑的毒液浇在了麦穗上。

老　妇　可是你有两只脚，可以离开你的家。

叶尔玛　离开我的家？

老　妇　我在庙会一见到你，心里就扑通一跳。女人们到这里

是另找男人来的。而创造奇迹的却是圣徒。我儿子在神堂后面坐着等你。我的家需要一个女人。跟他去吧，咱们三个人一起过日子。我的儿子，可有血性。像我一样。如果你去我的家，那里现在还有摇篮气味呢。你褥子的灰儿就会变成养儿育女的面包和食盐。他人对你无关紧要。至于你丈夫，我家有的是胆量和武器，叫他连那条街也不敢过。

叶尔玛　住嘴！住嘴！没那回事！我绝不会那么做！我不会去的。你以为我会去找另一个男人吗？我的名誉往哪儿摆？水不会倒流，月亮也不会在中午出来。去你的吧！我会继续走我的路。你认真地想过我会委身于另一个男人吗？让我像一个奴婢一样去要求本来属于我的东西吗？你要知道我是什么人，永远别再跟我讲这种话。我不会去找。

老　妇　当一个人口渴的时候，就会感谢水的。

叶尔玛　我是一片干渴的田野，那里容得下一千对耕牛犁地，可你给我的却是一小杯井水。我的痛苦已经不在肉体上。

老　妇　（强有力地）那么就这样下去吧。这可是你愿意的。就像旱地里扎手、干枯的刺儿菜一样。

叶尔玛　干枯，是的，我知道！干枯！用不着你来数落我。你别像小孩子似的，拿奄奄一息的小动物寻开心。从我结婚的时候起，我就在掂量这句话，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起它，第一次有人当面对我说。我第一次看到这是真的。

老　妇　你用不着可怜我，一点不用。我会为我儿子去找别的女人。

〔离去。远处传来香客们合唱的歌声。叶尔玛向马车走去，她丈夫从车后面出来。

叶尔玛　你一直在那儿？

胡　安　在。

叶尔玛　监视？

胡　安　是的。

叶尔玛　听见了？

胡　安　听见了。

叶尔玛　怎么样？别理我，到唱歌的地方去吧。（坐在毯子上）

胡　安　也该我说说了。

叶尔玛　说吧！

胡　安　该我发发怨气了。

叶尔玛　为什么？

胡　安　我的苦在嗓子里。

叶尔玛　我的苦在骨子里。

胡　安　已经到了忍受这无休无止的痛苦的最后时候了，这完全是由于不明不白的生活以外的事情造成的，是由悬在半空中的事情造成的。

叶尔玛　（吃惊而又动情地）你说是生活以外的？你说是悬在半空中的？

胡　安　由于那些根本没发生的事情，你我都无可奈何的事情。

叶尔玛　（强烈地）说下去！说下去！

胡　安　由于那些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情。听见了吗：对我无关紧要。我必须向你说明白。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手中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

叶尔玛　（跪着欠起身来，绝望地）

是这样，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一直想从你嘴里听到的……当事实在心里的时候，人并不觉得，可当它表现出来并举起手臂的时候，它便会变得很大而且会大喊大叫！对他无关紧要！我已经听见了！

胡　安　（靠近）你想想，应该如此。听我说。（抱她，欠起身）许

多女人要是过你这样的生活，会觉得幸福的。没有孩子，生活更加甜蜜。没有孩子，我很幸福。我们没有任何过错。

叶尔玛　那么你在我身上寻求什么呢？

胡　安　你本人。

叶尔玛　（冲动地）原来如此！你寻求的是房子、平静和一个女人。然而仅此而已。我说的是真的吗？

胡　安　是真的。像所有的男人一样。

叶尔玛　别的呢？你的儿子呢？

胡　安　（强烈地）你没听见对我无关紧要吗？不要再问我了！我是不是必须在你的耳边大叫你才听得见，看看你会不会从此安静下来！

叶尔玛　当你看见我想要孩子的时候，你就从来没有想过他吗？

胡　安　从没想过。

〔两个人坐在地上。

叶尔玛　我不能等着他吗？

胡　安　不能。

叶尔玛　你也不能吗？

胡　安　我也不能。忍耐吧！

叶尔玛　枯萎！

胡　安　平静地生活吧。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温柔地，愉快地。拥抱我！

〔抱住他。

叶尔玛　你在寻找什么？

胡　安　我在寻找你。你在月光下很漂亮。

叶尔玛　你寻找我就像你想吃一只雌鸽一样。

胡　安　吻我……就这样。

叶尔玛　不，绝不。

〔叶尔玛叫了一声并掐住丈夫的喉咙。后者向后倒下。她掐住他的喉咙直至将他掐死。响起庙会的歌声。

叶尔玛　枯萎，枯萎，但是踏实。现在是的，我真的知道他了。而我剩下一个人了。(站起身)

〔人们开始到来。

叶尔玛　我要去休息了，不会突然惊醒了，用不着查看我的血液是否在预示另一个人血液的到来了。我的身体永不会生育了。你们想知道什么？你们别靠近，因为我杀死了自己的儿子，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儿子！

〔背景中的一伙人赶到。响起庙会的歌声。

幕落

全　剧　终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